女聲

L. F. Y.

第二卷 第六期

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出版

先聲

最近本刊有一個變化，就是我們編輯室裏的一位趙女士離職了。趙女士本來在這裏是專門担任兒童欄的稿件的現在她離了職，于是就把本期的兒童欄取消了。往後我們願意多用外稿，歡迎諸君多多惠賜。

很多讀者來信，要求增加文藝欄，這次我們在文藝欄中增了許多篇幅。如辛夕照君的「紅葉」，席明君的「一個新女性的歸宿」都是很好的文藝作品。並且我們添加了關露君的長篇小說的連載「黎明」。我們相信往後能使文藝欄充實起來。

此外葉甦君的「庵東的鹽婦」和蕙君的「湘鄉的婦女」雖不是文藝作品，而是介紹婦女生活狀況的，但是文字輕鬆流暢，頗饒文學趣味，請諸君用心一讀。

此外為怕本刊的內容趨于嚴肅而呆板，我們特別添加兩篇富于趣味的文章，一篇是「清宮怨劇評引起的座談」，另一篇是方媚君的「一位天才舞蹈家」。我們想喜歡戲劇和舞蹈藝術的讀者會高興這兩篇文章的。

本社編輯室已由愛多亞路遷至博物院路光陸大樓四樓四十九號，電話號碼如舊，望諸君注意！

女聲 第二卷第六期目次

國際新聞
共榮圈中的政治建設等
評論
我國婦女信佛的背景……郭 異
修養
帮助父母去解答兒童性知識……余 拯
戀愛種種……席 明
家政
女性與家庭……陳翠珠
木刻（晨歌）……嚴藝英
婦女生活
湘鄉的婦女……蕙
陸放翁出妻事蹟考（下）……樂无恙
不祥與禍水……辛夕照
所見所聞
東京憶語……關 露
一位天才舞蹈家……方 媚
建美咖啡座紀聞……孤 嶼
清宮怨劇評引起的座談……晶 孫
木刻（街頭職業）……顧藝莘
衛生
兒童與維他命（下）……虞 澄
文藝
黎明（長篇小說）……關 露
紅葉詩話（散文）……辛夕照
向日葵。雁（詩）……歌青春
庵東的鹽婦（小說）……葉 甦
抗爭（小說）……
一個新女性的歸宿（小品文）……席 明
戲評
北京人與京華塵夢……麥 耶
新裝
體型和毛線衣
信箱……讀 者

共榮圈中的政治建設

爪哇參政　菲島憲法　日緬新約

「建設從破壞始」是任何人都承認牠的眞確性。自從大東亞戰爭爆發，南太平洋的戰事便將英美荷霸佔的地盤打破，同時解放了爪哇，菲律賓，緬甸等民族，從桎梏中救了出來，粉碎了敵人數百年來永佔東亞的迷夢。

經過一年多的時候，爲戰爭而被破壞的場所和其他物質，已經次第恢復原狀，政治也漸入軌道，不先不後在九月間，爪哇，菲島，緬甸都有着顯著的政治建設，分別詳紀如後。

參政實現

本年六月日東條首相，在臨時會議中，已闡明參政根本方針，及本月五日具體辦法準備完竣，地方當局發表法令。中央設立中央參議院，有現地居民議員四十三名，內中二十三名由各州及特別市參議互選議員十二名，各土候推荐議員二名，任期一年，每三月召集一次，採用多數決定表。至於各州及特別市設立地方參議會，每地十二名議員，半數爲民選。該制之特色最堪注目者，各議員中並沒有日本人在內，足見日本扶助佔領地的政治建設的眞誠。爪哇民衆處於荷蘭統制四百五十年來，至今重見光明云。

憲法簽名

日本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勢，不數日垂手而佔領菲律濱的首都——馬尼拉——完全將美國近年假面具揭穿，因爲美國本具稱雄於太平洋的野心，所以對於菲島民衆要求的獨立，總是用敷衍手段，年復一年，竟沒有實現的一日。誰知日本佔領該島未及兩年，菲島民衆久已渴想的願望，竟在九月四日實現。緣因六月間，菲島獨立準備委員會，便已開始起草憲法。經過兩月審愼的計議，草案方始完成，四日該會提出，經照草案通過，菲島建國大綱之憲法草案遂告成立。並由全體委員出席，舉行簽名典禮。是日該會委員長路勒爾發表談話，除感謝日本協助而得有今日外，並聲明誓將努力實現道義政策，協力日本，擊滅英美，爭取東亞全民族之眞正自由云。

日緬新約

八月一日緬甸正式獨立，已經在本刊紀載過了，在巴莫國家代表領導之下，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均有驚人發展。日本爲協力緬甸各民族協和起見，將撣部卡累尼各州及瓦地方三地域，劃入緬甸國版圖。於九月廿五日正式在仰光由日澤田大使及巴莫總理簽訂新約。內容計分四條，大意如次—（一）日本承認將撣部諸州及卡累尼諸洲，瓦地方等地編入緬甸領土。（二）取消現在前條規定各地域內所實施之行政。（三）實施本條約所必要之細目，應由兩國官憲協議決定。（四）本條約自本日施行。

鼎沸中的義大利

政變後的墨索里尼
酣戰中的英美軍隊

在協約軍攻襲西西里時，無論任何人都會知道義大利是逃避不得成爲戰場了！然而，總沒有人會預料到九日有這度驚人的消息——義國巴陀格里奧內閣無條件投降——可說是出人意料！

其實在這消息暴露以前——七月廿五日若要確定日期的話——墨索里尼即被刼持和監禁，而且常常更換地點，以防德國救護。初仍在義國本土，後竟移至撤丁島。復移回本土。若不是在這六星期後給德軍救出，墨氏必被放逐到聖海倫島去了。這島就是從前拿破崙被監禁的地方。

墨氏的被移動，當然極其祕密，但終爲德軍所偵知。並且看守人曾得到命令，無論任何人擬營救墨氏者，均得即時鎗斃。可是，他們盡心盡力的防範，竟然忽略了德軍會利用傘兵的一着。

當墨氏被拘於荒僻山中，監視也逐漸增多。故德傘兵用閃電方法出來營救，眞有飛將軍從天而降的氣概，所以墨氏才得到脫險。

十五日墨氏方抵德國，始與德元首希達勒會見。此後，墨氏東山再起，重振黨綱，命名「共和法西斯黨」。

廿三日墨氏回國組成該會，並出令委任各職官，墨氏身膺首相兼外長，至廿八日日德兩國同時承認新政府。故該日日德義三國締盟三週紀念，墨氏廣播說，本着他的一貫精神，與日德騈肩作戰，以雪巴內閣投降的恥辱。

墨氏個人雖然得重在義京，重振旗鼓；可是，義國本土早給敵人登陸，戰事正殷，古文明發祥地的羅馬，恐怕在此次戰爭也難逃刼數。

初，英美軍在西西里島陷落後，不動聲色也有兩三星期。同時在義南部的軸心軍漸漸開始向北移動——所謂解脫行動

——爲避免協約軍的陷陣包圍，因爲南部和西西里，祇隔一衣帶水而已。

六日敵在柏爾米登陸後，逐漸建立橋頭堡的地位，目的在包圍軸心軍的後衞隊，但經德方採用新戰術後，均未得逞。

九日美軍大舉北進，居然在義中部的撒列諾灣登陸，同時又在該灣稍北之那不勒斯地方上陸，雖遭德軍猛烈抵抗，美軍仍不惜犧牲拼命地謀立足地點。據說此役的激烈，也不亞於西西里陷落時的情形云。

現在義國的戰事，祇限於西南部，其東部早經德軍佔據，以防阻英美攻擊巴爾幹的便利。所以目前，英美軍在加拉比亞半島，大蘭多，撒列諾，那不勒斯各地未能取得連絡時，當然未能全佔南部。至於義國中北兩部，德軍在巴內閣投降時，曾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將義軍繳械，故目前該兩地可以說整個是在德軍鐵腕下了！

由報紙看到德軍進佔義國的巴爾幹的阿爾班尼亞，及科夫島，證明德國參謀部的戰略，每每先人一着。更有連日來所載那威的獨立政府成立，丹麥的國防動員，種種似沒有關係，而正係有關係的消息，便是德國針々相對來應付英美詭謀的策略了。

義國巴內閣在投降前議和大使會巧扮乞丐到葡萄牙，與駐葡英大使通誠，以爲政變後，立可將義國脫離了作爲戰爭彊場，誰知仍爲一場空的好夢！

英美澳內幕紊亂

一島跳一島的戰略

在奎北克會議前，澳洲方面作戰的長官就是麥克沃塞將軍；但是該會後，英國取得美總統同意，委派蒙特巴頓爵士爲最高總指揮，麥氏亦將隸屬他的麾下。

麥氏一向主張以澳洲爲攻襲日本的出發點，甚至輕視阿留申島及夏威夷作爲攻襲跳板的提議。所以力言先將澳洲前衞各島嶼克復——指所羅門新幾內等——直接由澳洲略取菲列濱，順流而上至日本。

但英美參謀總部，採用所謂「一島跳一島」的戰略：意思是先將南太平洋被日本所佔領的島嶼恢復，當然包括東印度，新嘉坡，婆羅洲，緬甸等地，然後次第到菲島。

麥氏認此種戰略代價過大，曠時過久，故會極力反對；但英美高級軍事機關則充耳不聞。所以委派蒙特巴頓爵士，足使麥克沃塞將軍哭笑不得，且在奎北克會議時，關於太平洋戰略，麥氏並未參與，亦未獲通知。

因有這新戰略，連日在報端我們常常見到，日本空軍轟炸太平洋各島嶼的劇烈。目前尤以所羅門及新幾內各島美軍登陸地點被炸更爲猛烈，是亦對付「一島跳一島」的策略了！

大凡作戰，主腦人物發生紛歧意見，最是僨事，今英美澳內幕如此紊亂，不怪其屢次聲明日本實力未容忽視。

這事最足證明西諺「廚司過多，反壞菜殺」的眞確性。奎北克會議後，邱羅所發聲明注意太平洋戰事，明眼人就知道也不過是如此罷了！

什麼叫做 解脫戰略

剛不能克柔的哲理

沒有談到哲理或戰略之前，我們回想少時讀到的一個寓言故事。牠的大意是舌和牙爭鬥，牙說牠又堅又强，舌是又軟又弱。可是牙不久蛀蝕了，脫落了，祇有孤零零的可憐的存在。那時舌便笑道，我還好好地存在咧！

這寓言十分表現剛不能克柔的哲理。東方文化，無論孔子學說，老莊言論，佛教訓義，多是着重了道德超過武力的論斷。話拉得太長了，回筆談談戰略罷。

記得兩年前，德軍用着優越的武器，精銳的兵官，長驅直入，第一年幾入莫斯科，第二年也差不多佔領史太林，這是十二分剛的表示。當時蘇俄祇有採取他們所謂的焦土抗戰的自殺戰略。

經過悠悠兩年的長久戰爭，在最近七個月內，事情好像相反了！蘇俄倒反用起大量的戰車，衆多的士卒，來攻擊德軍。這是蘇俄的剛的表示。要是德國也用剛來克服蘇俄，大家用盡九牛二虎的力量來火併，最後的勝利反是難於決定。

所以德國便採取了柔而富於彈性的戰略，這便是「解脫」戰略，又叫「避離」戰略。從字面來看，從事實來講，好像德軍沒有氣力，祇有逃避，撤退，甚而「反攻爲守」四個字也做不到了。形成了東線中南路，被蘇俄克復了許多失地，其中以卡科夫，斯摩倫克，古班，聶伯河東岸等爲最著名的據點。

但是，我們細心考慮一下，這個「解脫」行動和「焦土抗戰」有異曲同工的妙處。所謂焦土，當俄兵撤退時，將所有一切能爲敵方利用的物質或地點，盡地破壞，保留着餘力將來一舉反攻，此蘇俄之所以有今日的剛性戰力。

「解脫」戰略，也是先行焦土，然後撤退，不過同時等到敵軍兵力到達相當距點，德軍便在這時出其不意的猛烈攻擊。這種戰略在表面上，德國好像失了許多地方，但蘇俄付了許多的代價。這正是用柔來克剛的唯一戰略。

我們不妨又看一個操太極拳的人和別派祇用蠻力的人鬥拳好了，往往是後者的力，倒給前者用着柔軟的拖撥工夫克服了。

現在東線南部已經入了雨季，不久又是寒冬，德軍養精蓄銳的時候來臨，蘇俄能否一直剛强下去到什麼地位，祇有等事實來告訴我們了。

評論

我國婦女信佛的背景

郭異

一 從「社會觀點」出發

社會是進化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因爲社會是進化的，所以社會上的一切實質，也隨時轉移，不能固定。然而，社會上的一切制度或標準，是典型的，是帶呆板性的，所以不能依着進化原則，時時更迭。有這兩種關係，社會就發生種種問題。研究這項問題，就叫研究「社會問題」；這一類的智識，也就被稱爲「社會學」。

由社會問題的研究，找到了現在社會的一切制度或標準的來由，發見現在社會上的一切實質。與制度脫離關係（昇騰）的過程，以及所以發生「昇騰」的原因。揭出由昇騰後的虛殼的變質表現——虛僞和愚蠢所造成的可笑和罪惡；和指示現在所要求社會合於進化原則的大路。

社會學家們，依着研究「社會問題」所得的結果：所指示的大路，引導民衆，作種種社會運動。由社會運動的能力，剷除社會上的舊制度，或舊標準，創造一種新制度或新標準，將社會推入正軌，而適合進化之輪。

所以，社會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爲改進社會的第一步。

現在的中國，當不能例外，社會問題的發生和世界古國一樣的很多，不過分量的重輕，主賓的分別，因環境的不同，遂亦互異。婦女問題，在我們中國，實較各國的爲嚴重，而研究也不能忽視。

我國的婦女問題，實在繁複得很。要想細細的研究，非有過人的精力，費幾年功夫，參攷許多關於婦女方面的統計，用幾千萬甚而幾百萬個方塊的字，然後能夠將牠明晰地告訴人們。現在我在倉卒之間，簡直無法搜集關係婦女的各項統計，那裏能夠作具體的研究呢？不過集腋成裘，所以我竟敢寫一點短短意見，獻給本刊讀者。

現在我要從整個婦女問題中，提出一個小問題，關於婦女信佛方面的。「婦女信佛」，有些社會學專家，看見這四個字，或者要笑我淺薄和無聊吧？不錯，「淺薄」，我誠然自知是「淺薄」的，並非過謙，因爲像我這樣血氣方剛的青年，是只配討論淺薄的問題，假使一高深以後，就只有茫然，不知所措了。至於「無聊」，我却不敢；我謹在此聲明，我寫本文的時候，是「像煞有介事」的，雖然我的身心，常常是一個無聊的青年。

二 「觀音經」給予我的刺激

現在，讓我要告訴你們撰作本文的動機：

那天，我因爲無聊，所以到外面去亂跑。我跑到了崐山城中一所尼庵，在山門外聽見裏面很熱鬧，就隨便的跑進去了。

在正殿上，聽見許多婆婆們，和不少三四十歲的嫂嫂們，聚在一塊，大宣佛號。那時，有一位四十多歲的婦人，正在虔心誠意的唸得起勁，我也不覺呆立在她背後靜聽；當我聽到她這樣唸着：

——一來不淘公婆氣，二來不吃丈夫虧，三來懷中不抱子。四來清清坐涼台！

我大吃一驚，連忙問她說：「嫂嫂，你唸的是什麼經。？」她指起頭來瞥了我一眼，不經意的答道：「觀音經！」她又自顧自的唸下去了。

可是，我受了這四句經的刺激，不覺萬念奔騰，有些不能緘默的樣子。終於她引起我對於「婦女信佛」這問題的研究，研究的結果又使我大感興趣，不自量力的寫了出來，藉「女聲」寶貴的篇幅，而和讀者相見。

三 以「迷信」解釋不夠圓滿

——婦女爲什麼信佛？

——婦女容易「迷信」……。

這樣的答復不夠圓滿，雖然研究「婦女信佛」問題的人們，大都以爲不過是一野蠻民族迷信的現象」而已。

誠然，婦女信佛，雖是野蠻民族迷信的現象；然而，這祇不用以觀察原始民族的生活，而不能適合我國社會的觀察。

在我國社會，用這幾個字來解釋，雖然有些微是對的，若說全部，則大謬不然。因爲這幾個字解釋婦女信佛問題，完全是主觀的，理智的，表面的，而不是客觀的，科學的，實質的。在現在形形色色千變萬化的社會現象之下，單憑主觀的，理智的，表面的觀察，以求眞實，這不啻救溺者，不問溺者尙生已死，不問救起的是人不是人，同樣地陷於謬誤。

所以，我們對於婦女問題，只要求客觀的，科學的，實質的觀察，尋求她的背景；那末，我們立刻發覺她的後面，是站着那社會制度的魔鬼了。

四 「母系時代」至「父系時代」

佛教不是中國的創造物，婦孺盡知。佛教來入中國以前，婦女當然無信佛之舉，（雖有同樣舉動，然而性質不同，待有暇時，另文說明。）然而她們的生活狀況，却是佛教的淨土宗特別發達於婦女界的根原。所以現在非從佛教以前的中國婦女界狀況說起不可。

當太古渺茫的洪荒時代，無所謂國家，而國家之起源於氏族；至氏族之發達，則初由母姓，繼而父系；據胡行之先生「姓與社會組織關係」的考證，認爲「姓」之誕生，最初也從母的。他說：

——考「姓」，從女生，說文云：「人所生也。」其母系勢力，起初很大，部落家族一切依母。自然「姓」也從母了。所以那時著姓像姚，姒，姬，姜，嬴，嬛，姑，妊字皆從女。

——姓從母的特殊標幟，還有各姓之長，都稱做「

后」，其位置相等的，即叫做「羣后」，後世便稱之爲「諸候」。羣后當中有功德優越的人，共戴之爲「元后」，後世即稱之爲「天子」。「姓」，本是封建的產物，由「姓」而有「后」，有「羣后」而產生「天子」，更是封建之連鎖把戲，這便是古代「姓從母」初民社會的一幕。

不錯，氏族的進程，先由母系制，婚姻之過程，最初爲亂婚，漸而至於一妻多夫制。後而轉至一夫多妻及一夫一妻，便是父系時代興起了。所以，古人之姓，似都從母；但以後各人，直到現在，沒有一個不從父了，也沒有一個不從夫了。姓之從母，即是從妻屬，忽而變爲從父從夫，這是如何的呢？胡行之先生又說：——姓之從父從夫，乃完全在家屬制度上；因自昔家屬制度，多爲母系；及後因經濟變遷，時代影響，女子不能獨立，多爲男子附從，家族既以父系爲主，所以姓也從父了。女子因買賣婚姻制度，自甲家賣至乙家，所以其姓也跟從乙姓。雖是姓氏尚有相當保留，但表面全變做夫屬的人了。於是常有抹殺女子的姓，而每呼作某（從夫姓）夫人的。這種姓的變遷，是如何抹殺女子的人格啊！

夠了，總之由「母系時代」至「父系時代」，中國婦女們從此便淪爲男子的奴隸；到了周朝，雖有「周公制禮（？）」，一直到孔子，從孔子一直到現在，婦女界的狀況，迄無大變。

因爲重男輕女的關係，和歷史家的目光，只注視在政治上，所以婦女的狀況，毫無記載，我們只能從社會的制度和古人牙縫裏所洩漏的消息中，推得一二了。

五　歷代婦女的不幸遭際

試請翻檢一下中國的婦女史，她們是處於怎樣的地位？——

周朝婦女，受自然的趨勢，人爲的禮制的酷待，完全成爲附屬品。女子自出嫁後，行動的不能自由，實足令人駭異。「嫂溺援之以手」，還是從權的行爲。可見女子決不允許與男子有交接。

然而更利害的，却還有呢！像衛國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宋桓公立戴公於漕。），戴公的妹在許的穆夫人，只能咏「載馳」而不能返國，以行弔唁。又國策觸讋說趙太后的一篇大論中，也將后對於燕后而發的祭祀時的祝語；「必勿使返，」來做比喻。

關於這類例子是很多的，權舉兩個，以概其他。（孔子春秋刺歸寧事甚多。）可知那時女子出嫁後，是不准歸寧的。——歸寧除非退回母家時，才可實現。這麼一來，女子雖受盡百般苦楚，也無可告訴了。

二卷四月本刊一載有樂先慈君「陸放翁出妻事蹟考一文，是記述關于一個被迫于母遺去愛妻的悲劇。我因只讀了「前半篇」，不知作者「考證」的「結論」是如何，但像這樣的故事，即使是「傳說」而非「事實」，也可以證明爲了「孝行」的緣故，使多少年青的夫婦而受了犧牲了。這也證明婦女的另一種悲哀。

六　中國宗教的簡史

現在且讓我大略談談中國宗教的歷史：

中國古代，是瀰漫着泛神論的。天固然是神，日月星辰，山水草木，也無往而非神。然而我們的泛神論，不過是未開化民族對於自然界的解釋而已。根本不固，造詣未深，故一到了學術黃金時代的開始期的春秋，就有點不大隱固。

老子首先提倡「萬物皆生於「有」，「有」生於「無」……」的泛神論。孔老夫子贊了贊易，輕輕地將泛神論，打得粉碎。他將自然界的全部，統統歸到「幾」和「變」的裏面；將「神」字用「利用出入民咸用之」八字，劃入功利主義的界限內，，這是何等的偉大！從此一直下去，在學者的心目中，神聖的「神」，差不多不成問題。宗教思想，在先秦時代，幾乎絕迹。

可惜莊子他們提倡了出世思想，開後世方士一流的宗教；以長生不老之說，代替了泛神論。秦始皇信仰於前，漢武帝醉心於後，於是好一個光明的社會，又回到古代的幼稚思想中了。（雖然性質不同，情形却也相像。）

直到後漢明帝永平十年，西印度的攝摩竺法蘭，應祀經典而來，於是中國遂有了佛教。然而，那時佛教在中國，不受民間歡迎，所以影響極渺。後來，遂漸的民間也有人信仰了，不過甚爲少數。到三國時代，三支（支織，支亮，支謙。）皆從印度到我們這裏來傳教。曇摩訶羅也擕了戒律到我們這裏來，於是佛教大備。

到東晉以後，傳教的大都從事到民間去，惠遠開盧山，日夜說法；鳩摩羅什門從數千人。然而總看那時佛教，雖大小乘都有，宗派亦有不少，要其指歸，皆教理深微，非有學問的人，不能領會，故信仰的，都是當時所謂「士大夫」一流的人物，而普遍的一般所謂「愚夫愚婦」，都不能一窺門徑。

待淨土宗（念佛藉他力以求解脫）大師菩提流支，於北魏永平元年入中國，佛教便大盛於平民社會。後來隋大業間的道綽，唐貞觀時的善導，都是這派的大師。

他們置深微的教義而不論，專門以念佛爲解脫的手段，禮佛爲解脫的捷徑，守戒爲解脫的要決。其理淺而易明，法簡而易行，其前途的幸福，大而無窮；針對我國的所謂「愚夫愚婦」的蒙昧心理，遂大受他們的歡迎。

其盛極一時的情況，我們以善導大師在時，居肆無人過問。」即可見得。這一派自唐代深入人心之後，根深蒂固，不見稍衰。而唐宋間的所謂「士大夫」之人，又鄙夷視之，不屑齒及；而古代政治家，又利用了牠以愚黔首。

所以到了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金碧輝煌的殿宇，香烟縹縱，阿彌陀佛的聲浪，響徹天壞。一乘一乘的婦女，胸間掛了黃布袋，手裏提着佛紙，口中念念有詞。

婦女當然是懦弱者，而又是極端受苦，所以出世思想，在婦女界一觸即發，極易發展。可巧佛教淨土宗的教義，從印度流傳到中國社會，以極淺易的手段，求極遠大的幸福（？）正是婦女界的所欲得而不能者，焉得不備受歡迎，羣起信仰呢？

試看流行於我國社會婦女界中的淺近的中國經：像前面所引的觀音經，還有其他灶司經，土地經，庚生經……等等，大半都是婦女界的叫苦聲，祈求聲，而皆爲婦女界所喜歡所明瞭的。其他如心經，金剛經……之類，雖也流行，然一詰其經的意旨，則皆瞠目不能答。

即此，可見「信佛」（淨土宗的求解脫的方法）觀念在婦女界流行的緣故了。

所以，我敢將這個問題，從「社會觀點」出發研究，而將牠劃人「婦女問題」的界限內，而以說明中國婦女界的普遍狀況。

現在是怎樣的時代呢？不是已到了婦女界得露頭角的時代嗎？中國的婦女，也漸漸受人注意，而蠢爲思動了。假使此後我們能夠改良婦女的待遇，從此不受丈夫或翁姑的虐待，用「愛」來組織家庭，再用種種方法，來補救女子生理上的痛苦。（生育）使女子和男子能夠一樣地生活，那末謬誤的現象，即刻可以減少或至於無了。

我將大聲疾呼地重覆着說：——從以迷信爲解釋婦女信佛作立腳點，而要想消彌這件愚蠢的事情，只可說是妄想。我們假使要想消弭牠，非從改良婦女的待遇和生活不可；非從政治上經濟上同時下手不可；即非根本解決近來社會制度和婦女問題不可。

幫助父母去解答兒童性知識問題

余極

在我國一般的家庭中七八歲的兒童偶向父母們發問關於性的問題，如「小孩從那兒生出來的？」「母親，你會生小孩子，爲什麽惠珍姐姐不會生小孩子呢？」做母親的說總是含糊其詞，或者騙他說是「在脅下生出來的，」不肯給你一個簡括眞實的答覆，有時候甚至駡他「小孩子不懂事，不要瞎問。」其實小孩子瞎問是種好現象，表示他肯注意留心，性教育問題小孩子總會發生的，一次沒有得到滿意的答復，下次遇到機會還是會提出來問的，假使多次還得不到回答甚或對之責駡，他們就更會覺得奇怪，漸漸的向不相干的人如娘姨等或同伴探問，那些人那裏會給他正確的性知識呢？做父母的採取這種態度，實在是不對的，應該設法改變過來，以積極的態度來幫助兒童解答性的問題，施行性的教育，使他們得到正確的知識，免得他們把兩性當做神祕的事情。

怎樣纔能達到這個目的呢？第一要有準備，準備適當的答案，答復一般兒童容易發生的性教育問題。第二利用機會灌輸兒童性知識。現在不多談論，祇把個人所聽到，或親友告訴我的許多問題，用會話的方式，分成七組列下一一回答出來。這些回答，會使兒童感到滿意，爲父者遇到這種問題，大可拿牠來對付。

（一）小孩子那裏生出來？

註：關於此項問題的解答，應附帶說明，小孩的生出必須經過父母的配合，細胞的組織，和九個月的懷胎等等。

珠兒（六歲）媽媽，小孩子那裏生出來的？

媽媽　從母親肚子裏生出來的。

珠兒　從肚臍眼生出來的嗎？（因爲他聽見人家如此說）

媽媽　不是，從母親下部小便處生出來的。平常小便處是很小的一個洞，可是生小孩子的時候會慢慢漲大，讓小孩子生出來。

珠兒　唔？爲什麽養小孩子要在醫院裏養的呢？

媽媽　因爲小孩子是要醫生幫忙的，幫忙取出來，斷臍帶和紮臍帶，那時母親感到疲倦，所以要住在醫院休養十多天。

珠兒（沉思）那我不願遇到這種事情。

媽媽　呵，你將來會遇到的，得了一個小寶寶，確也是快活的一件事。

慧兒（七歲）在房間遊玩，母親取了一箱小孩子美麗的新衣服進來。

母親　慧兒，來有一件事情告訴你。

慧兒　呀什麽事？

母親　姑母就要生小孩了，你知道我們在醫院裏養小孩，可是我們並不是買來的。在醫院裏要付房錢醫生看護費，所以祖母對你說小孩子從醫院裏買來的，就是這個緣故。

慧兒　那麽小孩子從那兒來的？

母親　你看不見小雞從雞蛋卵出來嗎？小鳥也是如此孵出來的。她的媽媽孵上鳥蛋使牠溫暖，約三個星期，纔可以生出來。小孩也是從小蛋胎生來的。可是這胎兒懷在母親肚裏，使他溫暖滋養。

慧兒　小孩怎麽會養出來的？

母親　大約懷胎九個月之後，胎兒就長足了，懷胎的母親當然到醫院去，胎兒漸漸移到小便處，再得到醫生的幫助，產生下來。

慧兒　你怎樣曉得小孩要養呢？

母親　因爲小孩在母親肚裏一天一天長大，同時母親的奶囊也慢慢的漲滿乳奶，預備來喂小孩。

慧兒　那麽姑母要養男孩呢，還是女孩？

母親　那沒有方法知道的。

（二）小孩怎樣養出來的？

眞兒的爹爹找人關照眞兒，因爲他要去診視產婦遲些回來。

眞兒（臨睡）爲什麽爹爹還不回來？

母親　他要去看一個生病的母親。

眞兒　她有什麽事？

母親　她將要養小孩子。

眞兒　她怎麽會生病的？

母親（抱了眞兒慢聲說）有時候養小孩，母親很受苦的。子宮裏的筋肉要用力幫助小孩產出來，所以小孩養了之後，會感到疲倦無力，必須住院休養一二星期纔能恢復過來。

眞兒（似有感觸）你記得上次養了弟弟之後，我和姑母到醫院來看你嗎？到底小孩怎麽出來的！

母親　小孩在肚裏長足以後，子宮就收縮，用力幫助小孩產生出來。平常小孩總是頭先出的。

眞兒　唔，小孩是不是像爬出來？他會不會腳先出來的？

母親　是的，可是這是不正常的。

眞兒　爲什麽娘姨的雙胞胎會死了的？

母親　那因爲他們沒有足月，不夠强壯

，所以死了。他們祇懷了六個月啊！

二妹（八歲）你怎樣曉得要養小孩呢？

母親　有幾點可以曉得的。第一母親肚子大了。

二妹　不是，我說，你，怎樣曉得什麼時候要到醫院，不會在馬路上養出來？

母親　產前她曾感到痛苦，警告她還有不少的時候總生出小孩子。

二妹　痛得怎樣的。

母親　痛得像肚子抽痛，而且比肚子抽痛還要利害。

（三）孩子怎樣在肚子裏生長的？

母親正在看胎兒長成圖，靜嫻看見各種顏色的圖畫。

靜嫻（七歲）這是什麼？

母親　你看牠像什麼東西？

靜嫻　倒像一條小牛。

母親　再看仔細些。

靜嫻　唔像小孩子，不是嗎？

母親　是的，這個胎兒，正在母胎裏生長。小孩是從很小的蛋裏生長的，長大之後纔生出來。

靜嫻　這是什麼？眞像一條尾巴。

母親　這是臍帶。（借此母親應解釋臍帶的功用。斷帶和小孩子第一次哭的道理。）

（四）生長的歷程如何？

環兒（八歲）臨睡在床上和母親談天。

環兒　小動物都吃母親的奶奶嗎？

母親　是的，哺乳的小動物都是如此的。

環兒　小孩生出來的時多大？

母親（似乎示意）大約一尺長一些。

阿媛（八歲正在洗澡）媽媽，我怎樣養[illegible]出來的？

母親　此時應告訴她如何在肚裏生長，如何養出來，並解釋生理的關係。其他如入產婦醫院，產後嬰孩洗澡皆應約略述及。

（五）男女生理上的差別

珠兒（女孩五歲）脫衣服預備就寢。

珠兒　爲什麼男孩和女孩小便不一樣的呢？

母親　這是天生成的。你看見過小弟弟的嗎？

珠兒似有所感

環哥（九歲）媽媽，男孩和女孩有什麼不同？

母親　爸爸，和媽媽看起來是不是一樣？

環哥　不，你們不一樣的。

母親　這就是男孩和女孩不同之點。

（六）養小孩子爲什麼要有父親和母親

梅生（八歲）小孩子要有幾個月纔可以生出來？

母親　大約小孩在母胎裏九個多月纔可養出來。有些動物恐怕還要長久些，譬如象就要懷胎二年，纔可以生出來。

梅生　那麼我怎樣會在母胎裏的？

母親　起初爸爸的精蟲出生殖器傳到媽媽的生殖器，有些就直達養小孩的子宮裏。其中一個偶和母親的卵結合，那麼就慢慢長成胎，懷在母親肚裏。

（七）結婚問題

黃兒（八歲）女孩子不結婚也可以養小孩子嗎？

母親　可以的，但是好的女孩不肯如此做，她必須先行結婚，組織家庭纔養小孩子。

慧珠（八歲）與她的弟弟玩得很高興，母親剛要走進來，慧珠高興的對母親說話。

慧珠　我想和弟弟結婚。

母親　兄弟姊妹不能同結婚的。

慧珠　唔，什麼道理？

母親　你知道男女結婚之後，將來就要做子女的爸爸和媽媽的啊！

慧珠　那我知道的。

母親　唔，你知道弟弟有些像爸爸，不是嗎？那你就遺傳了媽媽的特性，同時你們也有些像媽媽，不是嗎？假使爸爸和我是兄弟姊妹，那麼我們不會養出正常的孩子來了。

慧珠　什麼叫「正常」？

母親　就是能好好的發育，長成。

慧珠　（似有所感觸）！

戀愛種種

席明

幾天前，在一位朋友家裏看到了一本以戀愛問題作中心的劇本「戀歌，」這引起了我們檢討戀愛問題的興趣；當山朋友訂了日期約了幾位中學時代的同學，隨便來談談，以下係是整理過後的記錄。假使它對諸位還能發生發生一些影響或是對諸位的憧憬有所發展和幫助的話，那是我心滿意足了！

× × × ×

戀愛是什麼？

戀愛是人生美的最高峯，是人間達於成熟期的美的發露，年青男女心身發育到一定程度，因着生理和心理的變化，（心理的誘引和生理上的所需，）戀愛的產生是必然的事。

人是萬物之靈，是最高級的動物，機體的組織是最複雜，但也最和諧，因而人的戀愛表現，也比任何動物更美更藝術化，然而正因爲人機體組織是最複最和諧，正因爲人是萬物之靈，因而人也可以成爲最醜的對象，如生理上的畸形殘缺，和修養上的乖僻，而男女關係（戀愛）也可成爲最惡劣怨恨的行爲。

因着戀愛的結果完全不同，而形成人們對戀愛的看法也互異，達到了美的目的人們，把它看作人生幸福的源泉，至高無尙的神聖的東西而高唱着戀愛至上的論調，得着相反結果的，卽把它看作畏途，戰戰兢兢的不敢正面的大胆的去接觸它，因而放過了難得的機會，而抱恨終生，也有因而叫出了無可奈何的「獨身主義」的論調。

以着我們的觀點，以上所說都不敢贊同，我們覺得戀愛並不可怕，但也不像

戀愛至上主義者所說的神聖。不正確的戀愛方法，造成痛苦的戀愛後果，這是誰也不能否認，但是我們也反對因噎廢食的不談，而是應該積極的用正確的方法，崇高的心情，藝術的手段，合理的方式去談它，去接觸它，因為戀愛是人生長途上必經的階段，而正確的美的戀愛確能幫助雙方的事業，影響雙方終生的幸福。

× × × ×

戀愛種種：

戀愛是排他的，一定是對偶形態的，（一夫一妻。）亦即是說最後完成必然是兩人最堅蜜的結合，表現形態是結婚或同居，否則愛河將不平靜，這並不是說戀愛應離開社會而孤立，其實戀愛和其他諸事一樣是無法離開社會，戀愛基本上是由雙方性格及關係所決定而個人的性格種種，又是受了社會及實際生活的影響所決定，因而戀愛是無法和社會分離的。

在戀愛的初期，常常因着對象不止一個，和愛戀雙方「愛」的產生並不同時，而可能引起多角戀。但這一種多角戀，大都在戀愛對象確定或雙方互相發見了愛後，便即無形消滅。但另有一種，却較為複雜而困難，譬如說有一對戀人，在戀愛的程途中，一方面忽然另又愛上了一個人，而三者間的戀愛都是眞情的，於是就成了眞正的「三角戀。」關於這種事情發生的根本原因，大概有二點，一種是二者間的戀愛程途中，一方面有了突變（進步或退步，家庭的轉變以及其他種種的變化。）而另一方面，不滿意前者的突變或自己的落伍，而失却了過去的平衡性；一種是戀愛進展到結婚或同居階段，而相互依賴着已成形式而停止了戀愛的發展和創造，於是便很容易插入第三者，關於這一種情形，我們覺得另戀他人的甲應負較多責任，（現在把他假定為男人，甲，而與甲先戀的為乙，為甲另又戀上的為丙。）因為甲乙的戀愛既是眞情，那末乙是眞正的失戀。關於這種問題的解決，我們的意見是這樣：在事前我們當盡量避免它的發生，若已發現雙方不平衡，那末我們應盡力幫助對方的發展，不應另找對象，但假使對方實在無發展可能，或無法挽回向壞方面的突變，那末我們也贊成用毅然的决心以分離，而反對作兒女態。回過來，丙方面應用正當的藝術戀愛方法去挽救，而不應用不正當的方法傷害自己或殘害情敵。至於丙方面，以科學的戀愛解點講，戀愛一個已有戀愛對象的人是完全錯誤的。

單戀的情形很多，基本上能分三種來講：一種是初戀時的戀愛對象，在初戀不會同時發展，同時確定，於是一方面很易成單戀，這時如能用正確的方法，去爭取對方對自己的認識，以使雙方關係的進展，那可能由單戀進而到雙方的對戀。第二種是有些近於神經質的，別人無意間對他表示好感或同情，於是他誤以為獲得了人家的愛情，而促發了他的戀情，以至對方拒絕他，都會曲折地想作是愛的表示，而頑强地單戀下去，另一種是故意的糾纏，這是種下流的無聊的舉動，這裏不詳說，我們覺得單戀是種不正常的戀愛，所以作為被單戀的對象，是完全沒有責任，特別是一種無聊的糾纏。對這種人，必要時可以用手段予以打擊。

同性戀雖然也有純潔精神戀的，但這終是種錯誤的行動，不論對社會，對個人都是有害無益的，這種惡風大都發生於過寄宿舍生活的女學生，女工和寡婦，僧侶……之間，以我們推想產生的根本原因是社交不公開和舊禮教束縛的緣故。因而我們覺得爭取社交公開和打倒舊禮教是消滅錯誤的同性戀愛的最好最根本的辦法。

還有一種「盲婚」，那是從封建時期一直到現在還是發見得最多的問題，就是未經當事者同意而由父母代訂的婚約。這一種毫沒有情感，互不明瞭的婚約，在基本上我們是盡力反對，否認的，假使在結婚以前，我們當盡可能去爭取這種婚約的解除；但是假使是已經結婚，那末我們却不應太强調了婚姻的幸福，不應該自私的損害了別人，而應以對象的創造來創造美的戀愛，（其實假使婚前，這還是可做的事，而又是十分可能成功的。而況且在目前中國，文化，科學什麼都比人家落後的中國教育對象，創造對象，是戀愛中非常緊要的任務。）不應該躲在「自由戀愛」的旗幟下，作着戀愛的投機。

× × × ×

戀愛前後應注意諸點：

戀愛和社會是有着非常密切的關聯，我們要獲得戀愛的眞正發展和自由，必要先獲得我們婦女的眞正解放，和經濟獨立。

「戀愛的找求對象是沒有什麼限制的。」這句話我們加以補充說：「那是有條件的。」階級不同的男女，雖然因着一時的感情的激動而戀愛，但結果終因互相生活方式的不同，甚至思想的各別，而幸福打了折扣。甚至變了悲劇。因而我們覺得找求對象必需注意二者的興趣，脾氣，思想，生活方式等等條件，如果簡單地隨便結合，是非常危險的事，因為戀愛不是其他事情，做錯也不要緊，而且還好在錯誤中找求出正確來，可是對這盲目的戀愛，却會弄得「此恨長綿綿」了。

戀愛的表現是結婚或同居，但這不是說結婚或同居是戀愛的結束，而是戀愛的一個段落。就是說結婚以後，還是要發展戀愛，充實戀愛，否則結婚眞的變作是「戀愛的坟墓。」但結婚是感情最高潮的產物，是戀愛最高的神怪的標誌，所以應互相愼重地，嚴肅而負責地去把握它，保持它。

「性」是戀愛內容的一種，因而單單性不能決定戀愛，特別是把對方以前的性歷史來決定目前的戀愛，是完全不正確的，同樣戀愛的感情消失以後，也沒理由要對方保持貞節，更不應片面地責諸於女性身上。但平時我們（包括男女雙方）應把性關係看作是戀愛的頂，而保持着自身的「貞節。」

× × × ×

戀愛是非常藝術化，非常微妙的。

從戀愛中去學習戀愛，創造戀愛是行不通的，而是要充實我們的生活，發展我們的生活，進一步去瞭解，去充實戀愛豐富嚴肅的內容，才能獲得最美的最高的戀愛！

× × × ×

家政

女性與家庭

陳翠珠

家庭的起源，本是由男女兩性平等的結合而成，後來因爲自然的演變和社會的進化，遂使女性對於家庭所負的責任，常較男子爲大；女性因家庭制度所受的影響，也常較男子爲多。古代原始時代的社會家庭生活，本是以母性爲中心的，後來因爲女性在體格性情上比男子柔弱，不適宜居於一個家庭的領導的地位，於是，家庭的中心，就由母性移到父性，直到現在還是如此，這就是所謂自然的演變。生產發達，人口增加，人們不得不分工合作以圖各項事業的發展，於是漸漸確定了「男子治外女子治內」的原則，這就是所謂社會的進化。

由家族到鄉里，由鄉里到國家，由國家到世界，這是人類生活範圍的自然的擴充。男子不但對於家庭要負責對於鄉里國家和世界都要負責，甚至於「國而忘家，公而忘私」，家庭的責任，遇必要時，他們就置於不顧，但是，假如每個男子都是如此，家庭豈不要整個破滅，人類豈不要完全絕種了嗎？爲了避免這種危機起見，延續種族，維持家庭的責任，女性就不能不毅然決然地擔負起來了。

女子對家庭所負的責任既然如此之大，當然她們個人因家庭制度所受的影響也更多。家庭制度能造成女子無限光榮，也能造成女子無上悲劇。無論如何，男子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改變自己所處的環境而女子却很難用自己的力量改變家庭的制度。於是女子的一生命運之好壞，當然時隨她們自己的家庭制度之好壞爲轉移。因此之故「家庭制度與女子」就成爲婦女問題上一個很值得討論的題目。

家庭的制度，在東西洋各國很不相同，大體分別起來不外大家庭制度與小家庭制度兩種。歐洲各國，因爲素來講個人主義，無論何事，皆以個人爲本位，又因爲自十九世紀以來，列強差不多都變成致商業的國家，工商業的性質是容易流動轉移的，所以小家庭制度就因時而生。我國自古以來，就注重家族主義，無論何事，皆以家族爲本位，又因爲我國是個農業國家，農業的性質是固定不變的，適於聚散而居，所以大家庭制度也就應時而生。可見無論是大家庭制度也罷，小家庭制度也罷，都有相當的思想與事實上的背景，近來我國小家庭制度也很有人提倡，而歐洲也有些人贊成大家庭，不過就大多數看來，東西洋家庭制度的不同，那現象仍是很顯明的。

論到大家庭與小家庭的優劣，是近代學者聚訟紛紜的一個問題。天下的事有利必有弊，我認爲那優劣問題是很難確定的，不過自從歐風美雨侵入中國，一般新人物就主張打倒大家庭制度，守舊的人則痛駡小家庭制度。作者以爲在現在中國的社會裏，從古相傳的大家庭——也可以說是大家庭制度固然有改良之必要，而純粹歐化的小家庭制度亦不相宜。我們且把現在兩種制度對於婦女所發的影響，具體的說一說，然後再下判斷。先說大家庭制度與婦女吧：

大家庭裏的婦女可以說是具有服從的美德的。試看「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這樣精神是很難得的。她們因爲環境的關係，對於家政：如裁縫，烹飪，育兒等事都是很擅長的。尤其對於禮節是很講究的。她們能夠作一個「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叫他們的丈夫無內顧之憂，她們能夠把一個家庭的門風，維持下去，由婆婆傳到兒媳，由兒媳傳到孫婦。她們無論遭遇什麼不幸，都能夠忍耐下去，這就是大家庭制度對婦女所生的好影響。

但大家庭中的婦女，也容易養成懶惰依賴的習慣，她們常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了螃蟹，橫走」。又說：「嫁漢嫁漢，穿衣吃飯」，因爲這種心理，便容易流於奢侈。家庭如果有錢而人口又多，大家便要競賽，誰花少了錢誰不合算。還有婆媳不睦，妯娌失和，嫂嫂和小姑是實際的仇人，童養媳和丈夫是奇怪的配偶。家庭人口衆多，彼此鈎心鬥角，大家庭的婚姻，總是純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子絕不敢過問她自己的婚姻大事，因而發生無限的悲劇。這就是大家庭制度對女子所生的不好的影響。

再說小家庭制度與婦女吧：

小家庭的婦女，多半是活潑而勇敢，而且富有生趣。她們爲體恤丈夫，往往是很勤儉的。她們能夠從事於社會事業，在經濟上能夠獨立，不花丈夫的錢。她的懂得用科學的方法養育兒童，用藝術的眼光佈置房屋。尤其是夫妻的情感，常較大家庭中的夫妻爲眞摯，家庭中

永遠充滿了和平的空氣，無論丈夫或妻子，都能自由地發揮自己的個性，這便是小家庭制度對於婦女的好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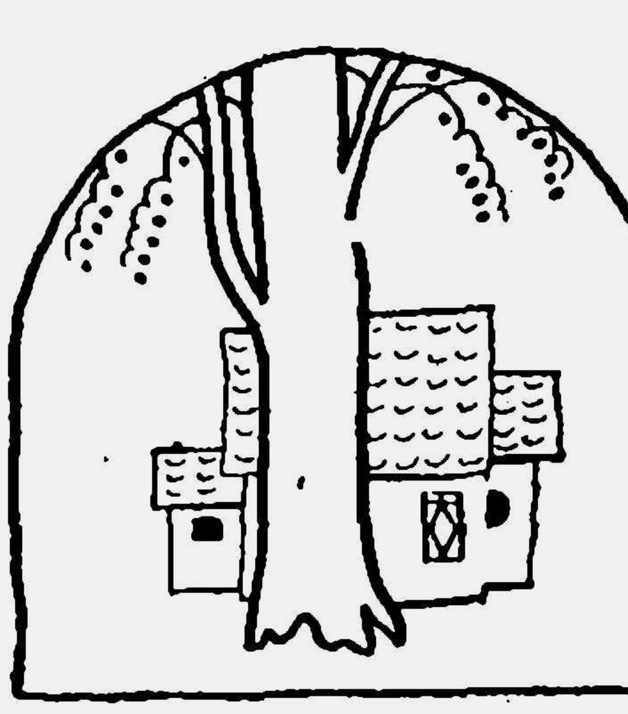
但小家庭的婦女；也容易有驕縱放蕩的惡習。對於社會的交際雖然擅長，對於家庭的禮儀却不甚了解，尤其是小家庭成立之後，他的丈夫與父母兄弟都隔離了，難免有「不孝不友」的譏諷。小家庭的婦女多半醉心歐美，她們對於舊禮教舊道德看得很輕常常發生離奇可怪的桃色案件，對於世道人心，影響甚大。又因爲講社交，謀職業，對於家政無暇管理，丈夫便有了內顧之憂。還有一些自命前進份子的姊妹們，誤解男女平等之眞理，把丈夫看做自己的奴隸，使丈夫無條件地拜倒在自己的高跟脚下，無心再去作偉大的事業，這種現象，在都市裏是常可以見到聽到的，無怪有些人要痛罵了。這便是小家庭制度對於婦女的壞影響。

大家庭制度與小家庭制度對於婦女的影響互有好壞，我們婦女究竟應當怎樣應付呢？

我以爲處在我國的社會，不一定贊成大家庭，也不可一味提倡小家庭。要知道家庭制度是死的，家庭的人物是活的。婦女如果要想改變家庭制度，固然很難，但是如果夠能檢討自己，捨短取長把好的影響極力發展，不好的影響極力避免，自然家庭制度的大小也就沒有多大的關係。

婦女的意志多半薄弱，容易隨環境爲轉移，雖然家庭制度的本身，並沒有叫婦女那樣去做，她們却不知不覺地養成了習慣。我以爲無論家庭制度是怎樣「賢妻良母」的原則是不可不遵守的。試看友邦日本的婦女，差不多都能做到「賢妻良母」的資格。德國的女性受了希特勒氏政策的影響，也正向「賢妻良母」的道路上邁進。極端個人主義的歐美式的女性生活，無論如何是不適宜於東方國家的。我並不是說姊妹們除了做「賢妻良母」以外，就沒有其他義務，不過是說賢妻良母是婦女的最適當最偉大的義務。要問怎樣做賢妻良母？這答案也很簡單：把家庭制度對於婦女所生的影響，捨短取長，努力改進，就可以達到目的了。

晨歌（都市職業夫婦之一）木刻　嚴藝英作



湘鄉的婦女

蕙

近來見本雜誌上，時有各地婦女生活狀況的記載，我看這的確是最饒趣味的。因此，把我的故鄉地方的婦女狀況簡略地寫出來，亦便異地的人們知道些。

湘鄉適在湖南省的中部，境內邱陵起伏，山地較平原爲多。漣水縱貫全境，兼有灌瀰與舟楫的利益。講到風俗，與東西接壤的地方，各不相同，因爲迤東的爲長潭，風俗侈靡；迤西則爲新寶，俗尚粗率，湘鄉介在中間，不偏於粗率，也不趨於侈靡，倒有點淳厚的樣子。

因爲風氣淳厚，所以禮教的威蔽，依然數千年如一日，未嘗稍減。婦女們總是謹遵主內的諺訓，竟日的埋頭在家，不遠出，幹那些燒茶，煮飯，喂豬……的工作，此外的事情，非她們本分內的，她們不想幹，也不敢幹。

湘鄉的婦女職業，實在瑣碎的很，好在她們有句俗言，所謂婦主中饋的話，這中饋兩字倒可形容普通一般婦女們的重要職務。在半當人家，嬰兒是不僱奶媽的，所以撫育小兒，也是她們惟一的職責。此外的職務，便是紡紗，織麻和做鞋子。大概秋夏兩季，都從事織麻，春冬兩季，便是紡紗和做鞋子的時候了，此種紡織事業，爲用甚大，，差不多一家裏的衣服被褥，帳紗線等，都是婦女手裏供給的。因而有所謂吃爺飯，穿娘衣的土語，這個確切的事實。

尚有一種貧寒的婦女，因爲自家沒有紡織的機會，便從事幫助人家去紡織，也可以得到一種代價。有時找不到紡織的工作，便被僱在人家，充當女傭，幹那些家庭裏一切的瑣事，有時還能做許多屬於男子的笨重工作。

婚約的成立，大概是憑着兩個條件：（一）父母之命，（二）媒妁之言。具了這兩個條件，才有成功的可能。普通女子的婚嫁年齡，大概是十六七歲，乃至二十餘歲，一到及婚年齡的時候，便有許多人來撮合。此種撮合的人，男的叫做媒人公，女的叫做媒婆。撮合的手續，先徵求女家的同意，然後擇門當戶對的人家去說合。

當取得男造的生庚或八字，到女家去，女家便請人來合婚。如果庚級相合的時候，這樁婚事，便有撮合的希望。有時，很固執的家庭，每每接到數十個男庚，然後才能成功的。至於女造的生庚，則不輕易發出；非男庚同意後，不會送過男家去的，這就是俗話所說的男庚丟，女庚收的辦法。如男女兩造，盡皆同意，於是再進一步，由媒人將女造的生庚，擇吉恭送男家，叫做發紅庚，又叫告庚，關綽的人家，尚有一種告庚錢（多寡不等），亦於此時送到男家，這婚約，算是正式成立了。

在此期內，女家極力張羅妝奩，所謂八箱八櫥和四箱四櫥，皆是形容妝奩豐富的一種名詞，就是處境貧寒的，也得預被、帳、箱、籠的一些東西，出嫁的日期，由男家選擇，先期通知女家，及期，由男家僱彩轎來接，叫做過門，女子則着男家所送的取親服，自頭至足，煥然一新，眞個爲一新人！惟當此大喜的時期，每每女子上轎之際，合家多見泣涕的景象；並且女子頭面，蒙以黑布，弄得她昏頭昏腦，蓋猶有搶婚時代的遺風呢。三日之後（也有一日的），女子同男子再到娘家，叫做回門，在女家大家廝見之後，便回男家，這才算嫁了人了。

此外有一種童養媳，就是女子不到婚嫁的年齡，便把她送出去。她們的年齡，大都在十歲以內，間有生下僅幾個月的。因爲這種辦法，一則可以減少家庭的負擔，二則可以不要預備妝奩，這大概都是很貧苦的人家行之，普通人家是不肯這樣的。

因爲禮教的尊嚴，社會上對於離婚和再醮的人們，往往表示輕視的態度。普通的心理，以爲婚姻既定，無論如何，不能離異的。他們把離婚與再醮，當作一種極不榮譽的事情，極不道德的勾當。所以男子們，每把三嫁四賣，當作辱罵婦女的口頭禪，潮流雖然如此，可是事實上離婚的與再醮的，倒也不少。

不過此種再醮的婦女，可分兩類：一種是離婚再醮的，一種是夫死再醮的。前者爲數甚少，後者則指不勝屈了。此種再醮者的撮合，雖經過媒妁之言的手續，可是主要關鍵，還在本人自己的意思（亦有由娘家作主的）。這樣的婚事，在女子爲再醮，在男子爲續弦，普通叫填房，所以一切儀節，異常簡略，非復新嫁新娶的冠冕堂皇了。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孟老夫子的話，在此地也是奉爲金科玉律的，女子在夫家沒有生育，不獨女子的本人被夫家瞧不起，就是娘家的人，也引爲隱憂，深自靦覥的。

講到生產的情形，女子正式懷孕後，夫家對於女子的職務，予以減輕，給她調養的機會，到了六個月的光景，便請巫者禳災鎮邪，叫做打六甲符，並在孕婦的臥室唸咒作法，孕婦的牀上，貼符安籙。此外，對於孕婦的食品，特別優待，親戚鄰舍，都有饋送補品者，初次生育的人，送者更多，在孕者幾有吃不勝吃之概，到了分娩的時候，多有請娘家的人來料理的，至於頭娘，——即產婆，——如果不發生難產的症候，普通是不請的。

產後的情形，亦有許多特別的地方。產婦在產後一月內，不能用冷水洗濯。日常所吃的東西，也有許多禁忌。滿月之後，必須往娘家，或其他的親屬家去跑一趟，叫做走月，一月之後，便可恢復常態，生產情形，大概如此。

普通的裝束，尙屬樸素。因爲她們的衣服，大都是她們自家紡織出來的。衣服的顏色，藍色最普通，衣服的式樣，袖襟寬做，比較輓近的時裝，長大得多，頭上挽髻，式樣不一，但不像從前的老樣子，胸前常束藍布一塊，叫做圍身布，是工作時預防污及衣服的東西。湘鄉的女子，敷粉的很少。

至於湘鄉的女子教育，尙在幼稚時代，除開城市的學校比較發達一點外，若是鄉村的小學，每校多則十餘人，少則四人，有時連一個都沒有，也是有的，而她們的主要功課，就是縫紉，刺繡，染織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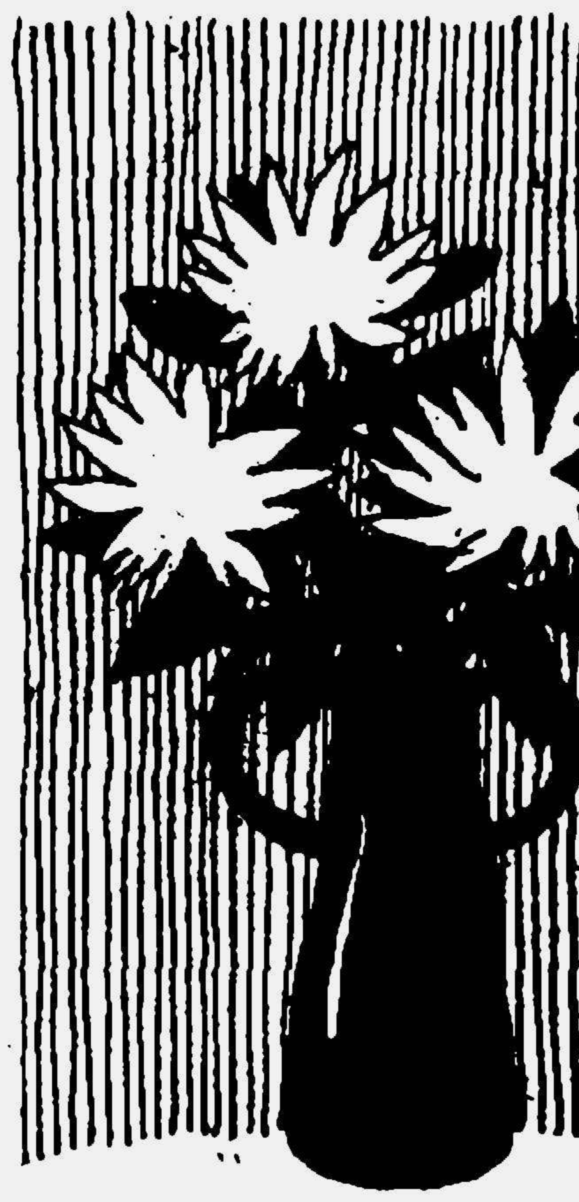
女子教育所以不發達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風氣梗塞，婦女們不感覺到讀書的需要；另一方面由於禮教的傳統觀念，所謂女子無才便是德，用不着讀什麼書的，此外還有一種家庭，對於新婦女讀書，本來是表示同情的，因鑒於女學風紀的驟壞，所以也不願意把他們的婦女送進去讀書。

以上是湘鄉婦女的重要情形，大概網羅無遺。此外瑣碎的地方，雖不免與各地多所異同，因爲不關重要，此處從略了。

陸放翁出妻事蹟考（下）

——關于一個被迫于母遣去愛妻的悲劇

樂先恙



我常常覺得生活在舊時代的宗法社會裏的文人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一般的文人都具有「風雅」與「懦弱」的二重性格，一方面他狎妓飲酒，作章台之遊，美其名曰風雅。筆之記謂佳話，試觀唐宋以來歷代名家如元稹，白居易，蘇東坡，劉長卿，秦觀，周邦彥，黃山谷等輩皆有贈妓嘲妓之作可以信然。可是另一方面觸及宗法社會的尊嚴或父母之命，可就連自己的幸福也不敢去爭取，更不必談到反抗了，尤其是關涉到婚姻愛的事總是想法隱蔽，於是假託於夢寐，假託於遊戲筆墨，而用象徵的手腕來表達個人的情思，如李商隱之錦瑟詩可爲明證。還有一部份即使寫了下來，一般衛道者唯恐人心不正，也把來刪脫，大抵正史中儒林傳或藝文志一類的「官作」是概不記錄的，而筆記詩話一類著作却因無正史之据掌，反而說得更眞實，齊東野語就是屬於這種的著作。在所有記載放翁出妻事跡的書籍中要算是最初也是最翔實的了，餘如後村詩話，堯山堂外記等，大都依此。

上面所提到的，完全根據於替齊東野語來辨明放翁出妻「實有其事」，下面我們再試從別的旁語和放翁的作品中來加以綜合。

a.袁枚隨園詩話卷五中有云：

明將軍瑞三娶名媛，皆見逐於姑，有放翁之恨。」註家謂「陸放翁娶唐氏女，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姑，被出後改適同郡趙士程。嘗以春日出遊，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翁悵然，爲賦釵頭鳳詞題壁間，唐見而和之。未幾下界，翁居鑑湖之三山，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是也承認實有此事。

b.齊東野語所載之（一）紹熙壬子之作「楓叶初丹檞叶黃」及（二）慶元巳未之作沈園二絕，今皆「明載劍南集」，想帶經樓詩話的作者未曾過目，且沈園二絕紹興郡刻本題下注此詩有云：「沈園憶其前妻作也。妻的失歡於姑，被遣。復於沈園見之，未幾下世，翁再遊此地，追感賦詩，淒苦不忍卒讀」。（引大達書局通行版新式標點劍南詩稿後附）又是一個不可駁斥的明證。

c.周作人先生在夜讀抄裏也有一篇文章講到越城東南隅的古跡，曾說：「提到放翁，總容易叫人想起沈園的事情」，又稿其沈園二絕謂「可以見放翁的眞性情，很使人感動。」其中有一段提及沈園和禹跡寺的現狀，如今筆錄下來，又多了一重參證：

「清道光時周晉時著越中懷古百詠，其沈園一律末聯云：寺橋春水流如故，我亦蹣跚立晚風。沈園不知早到那裏去了，現在只剩下了一片菜園，禹跡寺還留下一塊大匾，題曰古禹蹟寺。裏邊只有瓦礫草萊，兩株大樹。但是橋還存在，雖是四十年前所修的圓洞石橋，大約還是舊址，題曰春波橋，即用放翁詩句的典故，民間通稱羅汗橋，是時常上下的船步，船「頭腦」湯小毛氏即住在橋側北岸，正與沈園相對。」

知堂老人還說他讀了清毛晉題所刻放翁題跋後云：「釵頭鳳一事孝義兼摯，更有一種啼笑不敢之情，溢於筆墨」之後，每當他經遊沈園遺址，總會勾引起無窮的惆悵，他說「唯獨這種啼笑不敢之情，深微幽鬱，好像有蟲在心裏蛀似的，最難爲懷，數百年後，登石橋，坐石闌上，倚天燈柱，望沈園牆北臨河的蘆荻蕭蕭，猶爲悵然。」

到這樣放翁被迫于母出妻的事實成立大概可無問題，現在且來拿放翁作品來對照一下：

黃逸之先生編陸游詩選，曾在序文中提及放翁「記夢詩亦最多，人生安得有如許夢，亦必有詩午題，遂託之於夢」懂得了這一點，再來玩味作者那些感著，戲作，記夢，無題之類的作品，當更可瞭然。

夢是現實生活缺陷的補償，夢也是懦怯者逃避人世殘暴生活的託蔽所。詩人淪落了一世，眼見着山河變易，人事滄桑，時候一年之流去，伊人既已成爲黃土，自己的頭髮也白了，每當春花秋月，夢回酒醉之餘，終不免時常追念起少年時的一段傷心史，把無限的憤感發洩在詩詞中，如詩人六十三歲所作之菊枕詩自註「余年二十時嘗作菊枕詩，頗傳於人，今秋偶復采菊縫枕囊，悽然有感」——

採得黃花作枕囊，曲屏深幌閟幽香，
喚回四十三年夢，燈暗無人說斷腸！
少日曾題菊枕詩，蠹編殘稿鎖蛛絲，
人間萬事消磨盡，只有清香似舊時！

又五絕感舊一首也有「四十三年夢，今朝又喚回」之句。可見那場「四十三年夢」的「夢」是始終沒有一日忘懷的，老年蟄居鄉間，秋來了又一度的兒到菊花黃了，於是當殘燈一盞，明月照床的夜晚，不禁憶念着縫菊枕的人和燈火下的蜜語，四十三年了，人間已經過幾度星霜呵：這夢一般的往事竟惹人不能安睡哩。

餘如悲秋：「小雨簾櫳慘淡天，醉中偏藉亂書眠，夢回有恨無人會，枕畔橙香似昔年」九月十日，「風帽可憐成昨夢，菊花已覺是陳人」都可體味出詩人的心情。其稱之爲夢也者，莫非不得意騙騙人的托辭罷了。

假使拿放翁被迫出妻的事蹟拿來替他感舊戲作談夢之類的詩詞做「註腳」，要瞭解他的作品就比較容易得多了，假使說放翁的愛詠海棠是紀念前妻唐氏的話，那末他寫海棠詩的成功也非偶然的了。如驛舍海棠

已過有感中「物生荼痒固有常，惜哉無與持一觴」，「盛時不過誠可傷，零落逢知更斷腸」，又花時遍遊諸家園的海棠絕句，那位「市人喚作海棠顛」的詩人曾留下「爲愛名花抵死狂，只愁風日損紅芳」，「常恐夜寒花索寞，錦茵銀燭按涼州」的名句，以及二月十六日賞海棠：「常年春半花事竟，今年春半花始盛……夜闌感事獨悽然，繁枝堪折誰堪贈」，話是說得更明顯的了。若非出妻之事，絕不會寫下這些詠海棠的名句的。

此外可以體會的還很多：

如雪晴至後園寫詩人自唐氏死後別離家鄉去南渡任事的感懷有云：「寶馬東風擁犢車，碧雞坊里擅豪華，南來强作尋春夢，何處如今更有花」。又感昔一絕：「常記東園按舞時，春風一架晚薔薇，樽前不展鴛鴦錦，只就殘紅作地衣」和詠梅詩戲作長句「孤城小驛初飛雪，斷角殘鐘半掩門，盡意端相終有恨，夜寒皴玉倩誰溫」都是含有「借花比人」的憂思在內的，固不僅單純抒景或詠花的作品所能比擬。

寫到這裏，我忽然想到唐氏是代表了千萬位有才的女性，被摧殘着，想到她的婆婆却代表了宗法社會傳統的權威，一種對媳婦生死與奪的權威，於是又想到一首姑惡詩。當陸放翁居蜀時，他的好友和上司蜀帥范成大因爲讀了一首蘇東坡描寫姑惡的詩：

「姑惡，姑惡
姑不惡，妾命薄」

他也寫了一首，有「姑不惡，婦不死」之句。在夜闌人靜，流泊異鄉的詩人聽了這首姑惡詩，一段少年時被追出妻的往事浮上了心來，身處悲劇中的他對於「姑惡」自有一番深沉的感慨，於是也作了三絕姑惡詩，而自註「夜聞姑惡詩，雖非禽言而意特悲涼」，更可作爲本文的結束。

（一）

湖橋東西斜月明，高城漏鼓傳三更，
釣船夜過掠沙際，蒲葦蕭蕭姑惡聲。

（二）

湖橋南北烟雨昏，兩岸人家早閉門，
不知姑惡何所恨，時時一聲能斷魂。

（三）

天地大矣汝至微，滄波本是無危機，
秋菰有米亦可飽，哀哀如此將安歸。

一九四三年夏初 滬江。

「不祥」與「禍水」（雜感）

辛夕照

酷苛的襲習對於「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女性，除了使他們肩受了黑暗家族制度的迫害以外，還得承負一切加諸於身的「不祥」罪名，而被輕蔑地冠之以「禍水」的諡銜，在史藉上非但是「世不絕書」，且也「時引爲戒」的。

譬如左傳裏就這樣的一段記述：

『襄二十五年，鄭伐陳，入之。陳侯奔，遇賈獲載其母、妻，下而授公車，公曰：「舍爾母」。辭曰：「不祥」。是以母爲「不祥，」弗與同事的一個例子。不過爲什麼「不祥」，那位做兒子的却並未明白地說清楚，推想起來恐怕不外乎他母親也是個婦人罷了。至於爲什麼女會成爲「不祥」的化身，「災殃」的同義語底緣故呢？那決不是單純迷信所能解答得了的。它的導源還在於「牝雞不是禽，女人不是人」，根本不把女人認作「人」的腐舊觀念在作梗。』

又有一則類似的記事，那是出在列女傳中的：

『趙簡子伐楚，至河，津吏醉不能渡，欲殺之。津吏女娟，旣說簡子而免其交，且請操檝而渡。簡子曰：「吾將行選士大夫齋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

這位孝女雖然替他酒糊塗的爸爸，討得了性命，還感激那位出征的公子將軍，不想却討了個沒趣。他說：「我怎麼能夠和女人在一起同舟渡河哩！」言下，大有害怕女人同舟敗事的意思。他恐懼「不祥」的女人是「禍水」，會給他帶來生命的傾覆，葬身河底。

更有進者，如漢書李陵傳所載，簡及把軍事勝敗的因素推卸在女子的身上，其言曰：

『「吾士氣少衰，鼓之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乃搜得而盡斬之。明日斬首三千級。』

照上段引文中，漢書作者所敍寫的語氣看來，似乎軍事的勝敗不在於將士的奮戰，主帥的謀劃，而在於把軍中的女子「搜得而盡斬之」，因爲女子的存在卽是「不祥」的存在，而「不祥」當然要招來「禍水」的。「明日斬首三千級」正所以證明女人爲「禍水」之可信不誣也。

是故中庸有言：「國家將亡，必有妖孼」！而妖孼就是那些「不祥」的女人，據我們歷代正統的歷史記載看來，大多數末代皇帝的斷送江山就爲了「不祥」的女人在作怪，這一些的如殷紂之亡於妲妃，周幽之喪于襃妃，秦漢以後，「女禍」的亂變更是「驚心動魄，厲害一點的演成亡國慘劇，普通一點的，也得「家破人亡」。

這樣看來，宜乎孔老夫子要謂「唯小人與女子爲難養也」想來也必有感而發。至於漢成帝寵趙合德，更怪不得「披香博士」淖方成要慨嘆了：「此禍水也，滅火必矣。」（飛燕外傳及通鑑）。

其實視女人爲卑賤齷齪的不潔物，在西洋也大不乏人。叔本華，這位舉世聞名的德國悲觀哲學家，就是一個女性的憎惡者，他對女人那種公然肆無忌憚地詆毀的態度與言詞在他那篇論女人的大作中發揮得淋漓盡至。

他說：「女人總是禍水，同她越少發生關係越好，世界沒有了她們會太平順利得多。」

「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中，斯巴達之亡，亡在太崇尚女人，使女人獨立並繼承財產。法蘭西自路易十三以來，女人之勢日增，終使社會擾亂，釀成一七八九年之革命。女人是禍水，旨哉斯言！」

但是這位孤獨的哲學家倒也率直，不像我們國度裏有些「男士」們扭妮，他敢一語的道破了現社會輕視女子的眞諦：

「服務乃女人之天性，若定欲使女人獨立，而不置於自然附庸之地位，則她們立刻便會完全依賴男子，這因爲女人的一生皆需一個主人來壓制她們。」

因此他說：「……所以我主張女子無論如何不應該准她們去辦理事情，只應該永遠站在男性的切實管理之下。」

不過叔本華說這些話，是不難瞭解的，因爲他活着，沒有母親，也沒有妻子，兒女，家庭，朋友；七十二歲死去時陪伴着他臨終的只有一隻狗。

但是，我們那些稱女人爲「不祥」與「禍水」的紳士們呢，却似乎並不如此老實坦白，有時也會發一句同情女性的議論；這時他們似乎忘記自已是擁有無數的如夫人，姨太太，並且是把自已的縱情逸慾建立在蹂躪女性，摧殘女性之上的。

有不公平的男女對立社會，才會有被人稱作「不祥」與「禍水」的女人，而「不祥」與「禍水」的眞身，巧巧相反，正是那些稱女人爲「不祥」與「禍水」的體面紳士們！

東京憶語

神經病態的日子

關露

在東京我一共病了五天。其中有一天發過高熱，其餘的日子全在神經狀當中。我想這是由于我平日的神經衰弱而起的，因爲東京的旅行對我不管在那一方面都是一件緊張的事情。因此在開大會的第一天我就開始劇烈的頭痛。

在上海的時候我也時常頭痛，每當頭痛的時候我就吃一包老虎粉—虎標頭痛粉—因爲我知道「老虎粉」對于頭痛的奇異効果，我臨走之前就買了十二包，我想我這次旅行的全程大概會有四五個星期，即使我平均三天頭痛一次的話，這十二包藥粉是夠用的了。到了唐津我開始頭痛，從唐津到下關的一段旅程中我吃了三包藥粉，到東京後又吃了三包，到開大會的那天我只剩了六包藥粉了。于是二十五號清早我又吃了一包藥粉，我想今天一個上午可以不頭痛，在會場上頭痛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誰知道藥粉到了日本就不大起作用，到了東京簡直就完全失了効果。在會場上大家的精神都是興奮而緊張的。因爲興奮和緊張的過度，我就開始頭痛起來。但是一種普通的頭痛是容易忍受的，一個上午終于過去了。

下午一點半鐘，開始了大會的第二部，第二部是完全包括娛樂的節目。這時，我自己不明白神經變化的起源，也許是因爲那個樂隊演奏得特別緊張，我竟由頭痛而變爲似乎的神經失常了。我感到樂隊中的每一個曲子都會使我興奮，對于每一個音樂家的表情和歌曲的內容我都會發生許多幻想。並且在每一種幻想之後我都想哭。緩慢的調子使我感到抑鬱和淒楚，悲壯的調子使我感到神經上發生顫動。

並且，在聽了每一節音樂的時候我立刻就發生一種遼遠而離奇的想像。比方聽了「明治頌歌」我立刻想到明治維新，從明治維新我想到日本的創國歷史，然後從創國歷史上想出一個日本的拿破崙和項羽。然後我立刻就想到中國，從岳飛想到崇禎皇帝，從崇禎又想到禧太后，然後想到光緒，想到鴉片戰爭，最後想到袁世凱和我父每之邦的一大片混亂的土地。從這裏我又想到歷史的興亡和山河的變改，想到戰亂的悽愴。聽到「愛國行進曲」我想到一羣少年的軍隊和一個曠大無邊的古戰場。在戰場上有排列着的旗鼓和令示進軍的樂隊。有帶着像太陽一樣的勳章的將軍和官長，有負着傷，手上纏着雪一樣的白布的勇敢的士兵。這些將軍和士兵們都壯健而英武，他們的隊伍像城牆一樣地排列在廣場的太陽之中，他們的臉上帶着喜笑，口裏唱着動人的歌，那個歌就是「愛國行進曲」。

然後我想得更遠，而且更離奇。我想仰止住我的思想，不使它往下發揮。我感到這種想像的方式有一些帶着病態，因爲我原來的頭痛現在劇烈得將要到痲木的程度，我的身體發着熱，神志感到昏亂。但是當我專心想到一個問題的時候它又清楚了。

總之我越要抑制止自己的想像，却幻想得越多。我的思想突然又轉到許多別的問題上去。這時我禁止不住我的悲哀，我雖然知道這是一種病態的神經狀的，然而我流出眼淚來了。

但是，一個會場對于哭泣並非是適當的場所；尤其是坐在我旁邊的有一位對待我非常關心而親切，而且不斷地給我解釋樂曲，告訴我一些音樂家狀況的女作家村岡花子。除此以外，別的日本作家們和文學報國會的青年都熱烈地歡迎而關切着我們，他們關心着我們對于旅途的疲勞，關心我們對于異國情調的生活習慣的感到不安。他們總要用他們力所能及的親切和關照使我們的身心都愉悅而舒適。于是我在大會場上的悲哀和哭泣會給他們多麼一種驚異，誤解和不安呢？好幾次用這種理由抑制住了我自己，但是我終于還是想哭。後來，我決定在管絃樂隊結束以後就不在看別的東西了，我要告訴村岡女士說「我病了，我要回旅館去。」

然而在決定了以後我又沒有勇氣向她說了，我覺得在第一天的會場上就這麼做是很不應該的。因爲，當時我自己斷定如果我向她說「我有病」或是「神經衰弱」這一類的話，她決不會以淡然的態度讓我回去，她一定會在感到驚異和不安之外給我許多同情和安慰。而且，她也許會用深切的關照把我送出去，也許，當時就要驚動文學報國會的人——讓我後來補說文學報國會的青年對我多麼好，他們跟我一句話都不通，但是常常來看我——在這種情形之下，在一種別人對我的患難和疾病當中的同情和關切之下，以我當時的神經狀態是非哭出來不可的。于是我認爲，如果當時以有病的理由而離開會場的話，不但是減殺風景而且是有傷「大體」的。

于是，在經過許多次數的理智和情感的爭鬥以後，我的勇氣來了，我想，我是曾經克服過許多困難的。我親眼看過，也親身經歷過比我現在由于音樂的感動而幻想出來的悲慘而恐怖得多的事情。我都不曾哭泣過，我覺得我是强壯的，該用我最强的意志去抵抗一切。現在由于一個悽惋和悲壯的音樂，就要感動得哭起來，不但別人覺得可笑，自己也不免要笑起來。

於是我鎮靜了，用完全的冷靜的理智鎮壓了我當時的病態敏感和神志的紊亂。終於我看完了當天下午的娛樂節目。

那天回去之後又做了些什麽和感到些什麽我不知道，總之我的頭在痛，神經不曾安息，腦子裏在開放電影。第二天的感覺和頭一天的上午一樣，沒有什麽特殊。

第三天是開的分組會議，情形是輕鬆而自由的，也許因爲週圍的空氣太輕鬆而自由，人們更容易想到自身了。中午的時候我就覺得疲乏，午餐以後我覺得頭在發昏，身體漂蕩起來。我眼面前的東西都變了樣子；菊池寬先生的眼鏡離開了眼睛，在空中搖晃起來；草野先生的頭髮像秋天的稻子，在頭頂上發着萬道的金光。坐在我旁邊的郎石木先生的領帶像一根劍一樣地挺立在桌子面前；於是我的身體也更加搖晃起來。我有一些害怕，我覺得我不是坐在一個房間裏的桌子面前，而是站在正被海浪汹湧着的船頭上。窗子外面下着雨，我覺着雨點會拐灣，從窗子外面漂到房間的天花板上，然後又從天花板上降下來；我的背和頭髮都被天花板上的雨點打濕了；雨點從頭髮上淋下來，浸到我的肩上，於是我的肩膀顫抖起來。我用手摸着我的胸膛，我的心像縫級機一樣地跳動。我看得見我自己的臉，我的臉像」一個夏天的太陽，我的頭像一個冬天的火爐。

「我的天！」我想着，「我病了！如果我病得利害，同伴們將扔下我，我要回不去了！在回不去之後，我就要躺到一個有着梧桐和芭蕉的病院裡，那時候只有幾個很少的穿着和服的朋友和幾個陌生的姑娘們來看我。於是，於是我就奄奄一息，我就不會笑，不會哭，也不會說話；然後，然後我就死了。」

『死』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是，我又想「更可怕的是在偷偷地活了之後又偷偷地死去。在活的時候沒有人感到我在活，死的時候又沒有人感到我在死。我活的時候沒有人覺得有好處，死了以後也沒有人覺着有害處。我所有的只是我的舌頭和指甲，頭髮和眼珠，我死的時候把這些都帶去，什麽也不留；在我死了之後，人們立刻就忘記我，好像我沒有來過這世界，世界上從來沒有生過我一樣，這是多麽悲哀呀！」於是我的眼前感到一片漆黑，黑得像一片雨夜裏的荒原。這是多麽可怕呀，這些情形比『死』還要可怕得多！

在這樣想過之後，我又不怕死了；但是我還是害怕；我怕我憑白地生長過，在我死了之後沒有人感到悲哀。於是我還是要活，我要用往後的『活』補塡我過去那些在死後不使人悲哀的日子。

因爲我要活，我就得要休息。於是我在偷偷地跟草野先生說過之後，我就走出會場去。

外面仍然在下雨，雨點閃亮得好像伊麗莎伯女皇項練上的珍珠。雨點漂洒得非常美麗，但是我覺得它在欺負我，好像美麗的伊麗莎伯女皇借着項練的閃光欺負過她的人民一樣。於是我又聯想到世界上有許多仗着珍珠和金鋼鑽去欺負人的人。

我想快一點走，走到一行雨點和另一行雨點的當中。因爲雨不像一大片的江河，雨點之間和降落的先後有時間與空間的離距，如果我走得快，我能夠躲過我後面的一排和搶過前面一排雨點的降落。但是，終於雨點比我走得快，每一個點子都追上了我。於是我的頭髮和衣服全濕了，而且現在的淋濕跟我剛才在會場上所感到的不一樣，因爲現在的淋濕是眞的；因爲是眞的，它向我表現了眞實的力量，也要求我拿出眞正對抗它的力量來。也可以說，現實比想像更加具體和殘酷，也唯有生活在現實中的人才會感到自身的勇敢和力量。

雨點不能阻止我，我終於回到旅館中了。我洗過澡，換過衣裳，躺到暖熱的毛氈中。我補充一句，現在是八月的下旬，東京八月下旬的天氣正像上海的七月中旬一樣，大凡康健的人總願意揮舞扇子和泡在冷水的浴缸裏。但是我有一個特殊的體質：在一般人都感到暑天可怕的時候我沒有受過威脅。我喜歡在暑天的中午到街上去晒太陽，我覺得唯有暑天的太陽才能夠表現太陽的眞正力量。而且，在太陽的眞正力量中才能使自己的生命加强而生長。因此，每到盛夏的時候我就感到自己的生命，我能很敏感而堅强地意識到我的存在，我在「生」。也因此，在生了病，淋了雨的這天，我能夠睡進暖熱得像太陽一樣的毛氈子裏去。

在睡進毛氈之前我又吃了一包頭痛粉，而結果是等於沒有吃。起初我感到有一點悲哀，我覺着藥粉對我無情；我是曾經把它當我最親切的朋友一樣愛護而信任着它，把它從遠處帶來，現在它不救我的頭痛就是背棄了我。後來，我不想用悲哀佔據我的感覺，我換了一種想法，我想到我自身的偉大，我的頭痛能夠戰勝以科學方法製造的藥品。並且我要用我自身的力量去戰勝科學所不能戰勝的東西。這時我的箱子裏還有四包藥粉，我決定不再吃它，我決不希望它在後幫助和同情我。因爲我向來不願意一個用無情背棄過我的人再對我加以同情和憐憫！

待續

一位天才舞蹈家

方媚

自從今春日本的東寶劇團蒞滬以後，「歌劇」和「舞踊」我國人士漸漸加以重視了，同時對於日本藝術的發達，莫不表示興奮和驚異。

繼而現在又到上海來的是崔承喜女士，她曾在全球各大都市聞名舞台上獻過舞藝。她曾學習過西洋的美術舞，又學過日本的古典舞蹈但是她並不泥古原有的窠臼，因爲她對於各派別的舞術，領略得異常透澈，因之在她的思想裏已經把這些融爲一爐，另產生一種新的創作，這就是不久將要在上海表演的舞姿。

中華電影公司對於這方面的藝術總是不遺餘力的推崇，當然崔女士來滬又足以使他們興奮，特假華懋飯店八樓開了一次隆重的洗塵招待茶會。在那裏，我會見了這幾位天才藝人。

她修長的身體，周身用黑與白兩色裝飾，當走進會場，先依着順序向每小組來賓寒暄。她舉止非常嫻靜溫雅，使人們忘掉她是位已成名的藝人。

會場上發見十幾位帶照相機的朋友，當司儀宣佈主席致詞的時候，崔女士亭亭玉立在馬主席身側，同時這些照相機也大事活動起來，東一閃西一閃的鎂光燈輪流的發出亮閃，無疑的，把她正面、側面、微笑和感激的情緒，完全吸收進去了。

馬先生代表中華電影公司站主席地位致了一篇歡迎詞，語句那末懇切；崔女士站在主賓立場說了一些熱情感激的話，態度又是那麼謙遜，這一個影子至今還縈繞在我的記憶中呢！

這個充滿春風的茶會節目已經完畢了。下面是茶點，可是來賓豈肯輕意放失良機，於是紛紛找她在照片上簽名，照片是當她入會場時由招待員送給每位來賓的。此刻不但女客找她簽名，連青年甚至成年的男子也找她簽，弄得許多人只顧得送上鋼筆，却忘記把鋼筆取回，末了司儀者秉負了招領鋼筆的責任，眞是頗爲滑稽。

我思想找個機會問她幾句話，她正巧走向我們來了，因爲這面有她的好幾位熟識。

「你研究舞蹈的步驟是怎樣呢？」乘着空氣安靜的當兒，我提出問話。

「學習舞蹈應先從西洋的美術舞爲基本，這是步很難的工作。然後我便學日本的古典舞和新型舞，今後更預備學習印度、緬甸以及南洋各地的土風舞。」

她簡而明的回答了如是一問，並約我們若有其他複雜的問題，可以在次日早晨到她下塌的旅館去討論。旁邊的客人於是把話題轉到另一個方向去了。一句提示引起她大串的感想，她是很健談的呢！據她說她對於在強度光線下舞蹈是很怕的，因爲舞姿在面部上全靠兩隻眼睛，強光簡直使瞳孔睜不大，眼睜不大就失去精神，失去「精神」的舞蹈不等於「魂不付體」了麼！

「台下的男觀衆也是我的阻礙物」，她繼續着說，「爲了表演，面孔上就得有喜、怒、哀、樂的情緒。有時正當表現「喜」的時候，我的目光也許掃射在某一男客人身上，他們竟常常誤解，以爲我對他有什麼用意，於是便立刻給予我一種願意接受的反應。我看見他們這樣反應之後，又覺可笑又覺滑稽，影響到我的動作也不自然起來。」說到此處哄堂大笑了。一俯一仰的笑態引起了我的興趣，我也笑起來了，我笑的只是他們「可笑」，至於他們是笑的內容我則不知，因爲崔承喜女士講的是純粹東京語，我聽不懂日本話，事後經人解釋，才明白是爲着上面的原因。

茶會就此結束，時間過得多快啊！人們在高興的時候，總覺得時間是短暫的。

健美咖啡座紀聞

却嫌脂粉汚顏色的實行家

孤嶼

一封雪似的信，懶洋洋地擱在檯上。執到手中，却倒硬挺挺地，分明是卡片印的柬帖！

幾朵黃金色的菊花，襯着幾塊碧綠的嫩葉，在帖的左角上，蔓延到右角，疏疏地幾行仿宋體淡紅字，越顯得美和趣。就是這一點，已經引起收受這柬帖的人的美感和興趣。

好奇心是任何人具有的，當然最先要知道這美麗的東西是誰家寄發。不看則已，一看倒反使人更覺奇異。因爲具名的，並不是某某的人名，而是「健美咖啡座」五個字！

旁邊印着「假座靜安寺路××咖啡館」又一行是「十月九日下午四時舉行」幾個較小的字。

當時還以爲是咖啡館招徠生意的廣告玩意兒，可是細心一讀內容，却是新思想熔在舊文學的一篇唯美的小啓：

「金風送爽，朝宜試馬秋郊；玉露迎涼，暮應煮茗芳園。際茲大時代之進展，未容小女兒之退藏。弱不禁風，已成過去之美譽；浴於日光，方爲現代之健姿。爰集同志，研習健康之方針，邀請時彥，訓導審美之眞諦；斯有咖啡座之清談理論，促使諸姊妹之努力實行。爰定重陽之日，作爲振坤之期。試看他日矯健不減木蘭，愧煞鬚眉男子，秀美不亞西子，方爲巾幗英雌，是爲啓。」

無疑地，有一輩時代的女兒，不甘落後，策動這一種新鮮的有意義的集會，志在提倡女子體育，完成國民的健美，適應這大時代的演進！

眼巴巴望穿秋水，才能等待到重陽，按着地址，依着時間，參加這個富於興趣的談座。一個小型的咖啡館，陳設着二十來張小方桌，每桌四個座位，早已給來賓們實騰騰地佔滿了。

淸脆的鈴聲一振，像蜜蜂似的蜜語驟然靜寂下來，祇有一個尖銳淸晰的女高音，在座間空氣彌漫着，浸淫在每一個聽者的心坎裏。

筆者的一枝禿筆，沒有將她的詞令巧妙地盡地紀錄下來，祇可約略將大意寫來給大家體味體味這一番言論罷！

「我們今天的集會」這位主席用着光亮亮的眸子向全場掃射着，「唯一宗旨是提倡女子體育，因爲我國幾千年的積弱，就在當婦女是玩物，而婦女本身，也自甘墮落，任男子玩弄，這是多麼可恥呀！」

她說到這裏，兩隻尖銳的目光，更露出英爽的氣概，全場的人已像磁吸鐵一般地給這雙目光支配着。她更提高聲浪說道「從前一班所謂文人墨客，形容我們女界，無非用着「娜嬝」，「娉婷」，「弱不勝衣」，和其他病態的字眼，這又是多麼侮辱女子的罪惡呀！」

「可是；」她聲音放低一了級，更使全場窒着的氣洩不得出來一般，「女子本來天着審爲美的感性，所以給男子利用，日子久了，她們在自己天然美喪失的時候，須追求許多人造的物質來彌補。因此胭脂和鉛粉應運而生，到了現代名目更多，眞是數不盡，說不清。」後來她申說人工美不如天然美的比較，曾將塗脂粉的女人面孔比諸無錫泥娃娃引起全場笑聲不少。

她莊嚴地誠懇地說出她的結論「我們處在這個大時代裏，應先要注意到康健；因爲身體强健，自然得到天然美。從前唐詩裏有一句「却嫌脂粉汚顏色」，正是歌頌天然美用不着脂和粉。凡是康健的人，血液流行通暢，臉上自有紅霞，不必借助臙脂。至於青白的面孔，怎似血紅的自然的或受過日光洗禮的面色呢？我們要追求「美」，先要從健康起，所以我們發起這談座，每月聚會一次，討論方法而命名「健美」想大家都贊成吧！」

全場掌聲拍拍地響似機關鎗一般放出，空氣頓時由緊張而鬆動起來。大家飲了咖啡，吃了點心，隨便的討論或談天。

忽然在一個角落裏，狂笑的聲浪，轉移了全場的視線，都釘到一個很年輕而肥胖女子身上，因爲同她一桌的三人都大笑着，惟有她現出忸怩的態度。那位主席，張女士，急忙跑到她們那裏，經過一二分鐘的談話，她便回到主席席位，輕輕將茶杯敲了幾下，大家的注意力都到她身上。她的美妙聲音復滿佈全室了。

「剛才的笑聲，恰好就是我們開始着手研究和實習的一個問題。女子對於肥胖，不獨有碍美觀，而且有妨康健，因爲肥胖就是體內脂肪質過多，所以形成腹部特別臃腫，這是多麼難看」張主席還用手勢在腹部表示膨脹，大家現着會意的微笑。「所以我提出幾個辦法，請大家注意。也不辜負了今天成立會的聚集，而且以後每月提出兩三個方案，大家研究！」張主席略頓一頓地繼續說了幾句。便將方法述出！

（一）避免富於脂肪的食品，如猪肉猪油糖餅，蛋糕等類

（二）每晨起來及每晚睡前作下列兩種運動

「甲」身正立。兩足分開。兩手向後轉高。成圈形向前伸。同時灣腰到地，（注意兩膝須直，兩掌（或拳）達到地面爲止）用鼻呼氣。慢慢將腰伸直，同時兩手向前轉成圈形，向後復原位，並用鼻吸氣。每天照此法練習二十次。

「乙」身臥平面地上或床上。兩手直垂靠身，掌貼地，兩足合並，挺直高舉，慢慢將足尖向頭部點下。此是使腹部底動運而推動內部組織。初時頗難將足尖點到頭部地上，但練習多時，功效自見而腹部不致臃腫難看了。

（三）注意多喝開水，通暢大便，實爲健康基本條件。

張主席最後補充說，「這方法不獨是肥胖或腹部臃腫須要練習，就是一般人也要實行，希望下月再行聚集時，大家有良好的報告。」

大家議定以後每月十日舉行這一個咖啡座談，便歡天喜地散會了！

清宮怨劇評引起的座談

雪英・美子・晶孫

晶孫　我們看過清宮怨了，現在我們各就觀察所得發表點觀後感吧。我以爲清朝的服裝，似乎太陰沉啦。

雪英　你所說的大概是男子的服裝吧，女子的可並不陰沉。

美子　全劇的背景比楚霸王好。

晶孫　可是換幕的處理等太慢了，我覺煩厭。

美子　音樂的配奏，比我所想像的好。

雪英　袁世凱一出臺就兩隻眼珠滾來轉去，大概是表示證實珍妃的話吧，那未免有點笑話了，雖然我不懂相術。

晶孫　這有兩種理由，一種是因爲不這樣，不能表示性格，一種是近時演劇的傾向，會誇張化。珍妃，你們以爲她是怎樣的性格？

雪英　很有理智和才學，可惜爲環境壓制不能發揮，終於做了西太后手下的枉死者。

晶孫　有理智？那又爲什麼還被西太后壓迫呢？

雪英　這就要歸罪於專制時代的專制主義了，尤其是專制積威下的所謂。

晶孫　所以中國的女子在這種勢力之下就沒法了。但珍妃總是可愛的。

美子　是，比較日本女子，强的性格露在外面。

晶孫　她的性格並不清楚，也不是使光緒非迷不可的那樣美，以致光緒不能誓死愛他，很不徹底。

美子　在日本往往會情死，或者遠適地域，西洋也是這樣，在中國似乎多被環境支配着。

晶孫　都因爲家庭制度。

雪英　光緒太沒勇氣，他明知西太后預顧，也同意珍妃的話，更了解維新變法好，但終顧念西太后的養育之恩而不敢反抗。

晶孫　在中國家庭中，這種情形很多，大家因爲不敢反抗，有的勉强結婚，有的天天受委。叫我說，那都是中國的家長制度不好。

雪英　江泓的西太后，演技很好。

美子　她的表情是日本的演員所不能的。

晶孫　那是中國女子們天天在家裏做的各種表情。

雪英　那是聰明的表示。

晶孫　一般人都說小老婆不好，然而相反的却又批評大老婆如何壞，常常贊美聰明而美的小老婆。

雪英　所謂小老婆不好，那是因爲他們心目中認爲大老婆是明媒正娶的，小老婆是憑藉自己的妖妖怪怪而形成的。

晶孫　這在大老婆方面說小老婆是自己來的，實在說，究是男女雙方成立的。

（沈女醫學士步入）

沈　從戀愛的立場來說，是自由戀愛來的。

雪英　並不，有的簡直是拿錢買來的。

沈　其實，不必分什麼大小，只要男女雙方能互相了解，便配做夫妻。

晶孫　我以爲大老婆並非不美好，只因爲吃醋的緣故，全副精神都用在這上面去了；小老婆因爲愛，全副精

神都用到男子和保衛自己上來了。女子干涉政治，你們以爲怎樣？

雪英　你以爲不好麼？

晶孫　不一定，只有最好的女子會干涉得好。

美子　在日本，武士在戰爭，女子在家中管經濟，養育小兒，服侍老父母等，家務。如果男子被害，女子也會出去尋仇殺敵。不過對於男子的公事，不但毫不干涉並且絕不探聽，誠恐男子爲情愛而不談大事。

晶孫　光緒不應一面討論打仗，一面趕回來談戀愛，理家事。

美子　西太后專理家事，光緒專辦政事就好了。

雪英　在日本也不一定那些老太太們都不干涉兒子的事情吧？

晶孫　那是你不十分知道的緣故，日本的未亡人都從子的，她們實行三從的。

雪英　清宮怨的演技以西太后爲最好。

美子　日本戲全沒有那樣的表情，日本女子往往做相反的表情。

晶孫　高興時候不跳而哭，恨的時候到愛麼？

美子　不，不是說假裝，是忍耐，自己負家務責任，爲家庭的利益，要忍耐的，決不能順自己的心意去做。

晶孫　在我們中國，男子確要學忍的一字，哈哈。

雪英　趣話少說，還是回到本題吧。舟盟一幕的意義眞好。

晶孫　可是他們的槳沒有做成功，這爲什麼呢？

雪英　環境太惡劣。

美子　光緒太懦怯了。

雪英　珍妃有才，光緒名義上有權，好像一個有舟一個有槳。他們如果能不顧一切勇敢合作起來，就好了。

晶孫　西太后是握有實權的女皇，無勇氣的光緒想從她手裏收回大權，是很困難的。

雪英　如果光緒堅決地做，我想或許會成功。

晶孫　我認爲很難。不過你看他和珍妃爲什麼不一塊兒走。

雪英　那是因爲顧到國家的存亡。

美子　如果兩個人一起走，也許不致被環境支配，雖說比宮中的生活清苦，但只要有愛情，也就可以泰然了。

雪英　那是愛情的問題，但那時，他們似乎無暇及此，救國是他們共同的目的。

晶孫　那麼光緒和珍妃爲什麼不棄了愛情專事救國？我不喜歡雙方並行。

美子　中國人喜歡並行麼？

晶孫　我贊成分開去做，或者爲國犧牲，或者爲愛情犧牲。

雪英　如果每個人有了愛人，便只爲愛犧牲，那麼國家呢？中國人素來是以國家爲重的。

美子　本來國家危急時，西太后應該政權完全交給光緒去辦，自己和珍妃專理家政方是。

（某博士入）

博士　愛情是要的，面子也要講的，想跑跑不了。

雪英　要看情形，平民的戀愛，應該自由的，皇帝的戀愛也應該自由的，不過在國難關頭時，那就應捨愛而救國了。

晶孫　皇帝平時糊塗，便會發生國亂，只要看楊貴妃就可明白。

雪英　那就是眞眞正正爲愛犧牲了吧？哈哈。

美子　這樣辯論，明年也講不完。

晶孫　總之，癥結是在西太后的專權，所以我們說到女子就要怕到發抖。

雪英　你還要繼續再講女子問題？

晶孫　那麼講男子吧！光緒怎樣？

美子　沒勇氣。

雪英　不堅強。

晶孫　我們在歷史上看見的光緒是更沒出息，演劇中的光緒有時還像個志士，不過在西太后面前又畏縮起來。

雪英　太監李蓮英型的人，我覺得現在很多很多。

美子　對的。

晶孫　不錯。

雪英　珍妃被關入冷宮，舞台上的冷宮太簡陋了，連一個老婢女都沒有，未免形容過火？

晶孫　女僕是我國女子的寶貝，有了女僕服侍，觀衆便不會同情她了。做戲的人，慣喜誇張事實，不常看戲的人以爲不慣，如袁世凱的眼睛，這實在是演劇的通病。

美子　一一說起來，有些缺點，但以日本人的眼光說，因爲他們看得不多，這種戲很有意義。

晶孫　這種家庭爭執，舞台下也常可見到。

雪英　正因爲隨時可以看到這種糾紛，所以搬上台就更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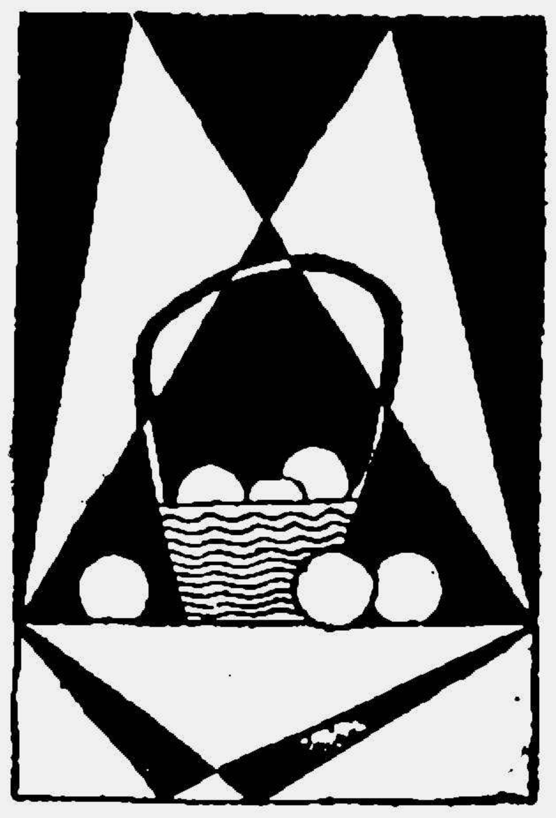
晶孫　原來自己身傍沒有的東西，看他也不會有興趣吧？所以許多作者，主演者，描寫或表演萬人所有之心理則博喝采，太太們回去各報告自己流了多少眼淚。我們結束罷！

美子　謝謝先生的請看戲。

晶孫　那是佐藤先生請的。

雪英　先生很忙，看了戲還要作文章。

晶孫　電話裏我先答應什麼都肯幫忙，竟不知道要去坐着看戲，幸虧兩位來，才能作這文章，謝謝。



兒童與維他命（下）

虞澄

五、維他命丁（Vitamin D）

食品中缺乏了維他命丁，就會發生軟骨症（Bicketo 亦稱佝僂病），原因是因爲缺乏維他命丁後，血液裏磷和鈣的成分降低，影響於骨骼的關係。

維他命丁，主要的生理作用，是促進腸壁吸收鈣和磷兩種礦物質是使血液中的鈣，磷二質，常保持生理上的平衡，假使維他命丁缺乏，那麼即使鈣和磷的含量充足，亦不能達常態同化的，所以它的功效，比磷鈣兩礦物質的功效還大。

鈣和磷兩礦物質，對於我們身體組織的關係，是很大的；因爲這兩種原素，不論缺乏任何一種，能影響骨部的發展，軟骨症的發生，也就是因鈣磷不能正常同化而起。

同骨相仿的還有齒，假使缺乏維他命丁，就會得齲齒疾，小兒的齒蛀，多半是因缺乏鈣質所致，而根本的原因，還是缺乏維他命丁的原故。

美國哥侖比亞大學教授馬克比斯，他研究的結果，也說維他命丁對牙齒是很滋補的，該氏研究了許多正在發育的小學生，知道凡不注意食物營養重要的小學生，六個月中，有百分之五五至八四的小孩，都患有牙齒骨疽症，等到博士有規則的用維他命丁來營養他們，這羣患牙齒骨疽症的孩子，竟減少至百分之十五至十八。

兒童發育和婦女妊娠期內，鈣和磷同化最快，體內維他命丁的需量最大，宜有充分的供給。

中國的幼童，因營養不良而致軟骨病的爲數很多，患者不獨腿膝的骨骼變成彎曲，胸部和頭部的骨骼也會發生畸形狀態。症狀輕的，則牙齒成長受阻礙，出齒期較晚，且不整齊，往往二歲左右始出齒。又每於出生後，即患病脫落，而經久不能補齊。

[illegible]患軟骨症的兒童，同時還患胃腸卡他，通常排出稀薄綠色惡臭的糞便，分量較多，小兒瘦弱憔悴，皮膚蒼白弛緩，頭部易於入汗，各部骨質都發生變化，頭部尤爲顯著，顱骨大而脆弱，腹部突隆，學步較晚，且行步時具固有的搖擺狀態；慢性的往往經五六年，終乃遺留脊柱彎屈或腿彎屈或骨盤狹隘等症。

維他命丁還能使流血凝止，身體活潑，食慾亢增，容貌改進，同時尚能抗傳染病，缺乏時，易患傷風，氣管支炎，和肺結核炎等病。

魚肝油，乳汁，奶油，蛋質，鮮蔬菜都是維他命丁的優良取源。

其他，日光和其他紫外線的照射，也可使我們的兒童體內生成維他命丁，但是紫外線是不能透過玻璃的，所以透過玻璃的日光，是沒有用的，最適宜是使兒童行太陽浴，或照射人工太陽燈，并宜使多吸新鮮空氣。

六、維他命戊（Vitamine E）

維他命戊，是一種抗不孕的維他命，缺少了它，就不能生育，所以同兒童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沒有兒童的主婦們，也許是因爲缺乏它所致，因爲缺乏了維他命戊，在男子則精液細胞受損傷，在女子則因胎盤失却作用，往往發生不妊症或難產，并且乳的分泌，也受阻礙，所以雖然同兒童沒有直接關係，但，我們也可說他有間接的相關關係。

七、如何供給兒童充分的維他命？

各種維他命對於兒童的重要性，都在前面說過一些了，現在要介紹一些實際的使用法，供實地應用。

生後一二月的嬰孩，祇能吃乳，尤其是母乳最佳，這時母親或乳母，應多吃含維他命的食物，這樣，乳兒也不致缺乏維他命了。

三月的嬰孩，可喂食數滴魚肝油，同時還宜喂以檸檬汁，橘子汁，蕃茄汁，白菜汁等，每日可選用一種，用量約三茶匙。

不論什麼果汁，菜汁，都應加水沖淡，哺喂的時間，應在上午九時一次的哺乳之前一個半小時，汁內可放入些糖漿或蜂蜜，使味甜。第六個月以後，果汁量應漸增加，最少每日飲一個橘子的汁量。同時每日可喂以魚肝油三十滴。

第六個月，嬰孩應喂以煮好的穀物，可用全整穀實所煮的粥，每日在上午喂一次，下午六時再一次，哺乳以前，可喂以鬆脆麵包。

第七個月的嬰孩，除上列各食品外，更須喂以濃的蔬菜湯，可用蕃茄菠菜等加少許的水煮沸，就可得菜湯。第九個月，湯中，應加蔬菜漿。

十月的嬰孩，可以食些煮熟的水果，像蘋果，梨，香蕉，杏等都可用。

嬰兒斷乳後，就宜使食牛乳或羊乳，并宜加食蛋質，魚肝油也可以吃，蘋果漿（把蘋果磨成的漿），橘子汁，紅蘿蔔汁，馬鈴薯汁等都是含維他命很多的東西。

二歲以上的兒童，同我們成人所食的東西，大部是差不多了。但，總之不宜喂以消化不良的東西。

總之，兒童們能常吃乳類，蛋質，蔬菜，果品，那麼維他命一定不致缺乏。

末了還要介紹一些維他命的性質，作處理時的參攷。

維他命甲，能溶解在油脂中，不溶於水，不受熱和乾燥的影響，通常的烹飪法，對於它損失很少。

維他命乙能溶於水，在水沸點溫度，尚能存在，若溫度再高，就易損減。維他命丙也相仿，也溶於水，沒有空氣的地方，在水的沸點的溫度，猶能存在，溫度再高，就損減。

維他命丁能溶於油脂，性質不明，能大量貯藏在人體內。

維他命戊也溶於油脂，性質比較最安穩，普通的烹飪法不致使他毀滅。

八、結論

關係維他命的常識，在歐洲文明國家早已家喻戶曉，盡人皆知了；可是科學落後的我國，知道的人，恐怕還不多，這是很痛心的。

據有人統計，我國不滿一週歲的嬰兒每年要死掉三百一十多萬，差不多佔出生的嬰兒四分之一，并且學齡兒童死亡的百分率，也有百分之二十，這是多麼的驚人呀！

維他命和兒童健康的關係，雖然是僅佔一部分，但是我想它的重要性，也許駕於其他條件之上。當然，其他的條件也是不可疏忽的呀！

（完）

文藝

黎明（長篇小說）（一）

關露

小引

四年前我出版了「新舊時代」，那是我的一本有計畫的長篇小說的第一部。也可以說，是我所要寫的那個女性生活的三分之一。可是，在出版了以後，我自己越想越不滿意起來，我不敢往下再寫了。當時我的舊友適夷和平[illegible]君給了我許多鼓勵，叫我一定要往下寫，而且一定要完成。我有勇氣了，但是我總覺得我所採用的寫作方式對於我所要表現的內容有一點不合式，缺點在那裏我弄不明白。後來我忽然發現像那樣的題材假設用第三人稱會比用第一人稱好，因爲容易表現。想好之後我又跟上面幾兩位朋友商量，他們贊同了我從第二部起改爲第三人稱。於是我就改了。

因爲作品的寫作方式改了，作品的名稱就不能不改，現在就把它改作「黎明」。然而「黎明」的故事是接「新舊時代」而來的，爲着使讀者便於了解，前文中的幾個重要人物的名字都不更改。

在寫「黎明」之前，我希望在情調上能夠使它成爲一本故事詩，我就仔細地讀過了拜倫的「佟璜」。我又希望能夠使它成一本較好的第三人稱的生活小說，我又仔細地讀過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然而這兩位作者是世界的文傑，這兩本作品是世界的名著，以我的狹隘的生命經歷和淺稚的寫作技藝是難於瞻望他們的藝術的高峯的；然而本於我對於寫作的熱情，和對於自己的過分的文學藝術的企求，我希望能夠追效他們於萬一。

徬徨

一個空中充溢着快活陽光的四月的時節。人們從被寒冷的冬天，與沉鬱的仲春所纏繞疲乏了的身上更換了衣裳，也從同樣的腦子與心地裏更換了感情與思想。孩子們思想跳躍與嬉戲；老人們思想拜訪與出遊；少年們思想傾瀉那帶着詩與音樂節拍的揚抑而澎湃的情感。

在靠近南京郊外的地方，有一個由政府所設立的廣大的有名的大學。在學校底後面，臨着學校後門的一條寂靜而清潔的小巷子裏，有幾幢被一道長着長春籐的圍牆圍繞着的房子，這些房子裏便住着這個學校裏的女學生。這些女孩子們，在她們沒有功課的時候，平時都寂靜地在她們自己底房間裏，在晴朗而溫和的天氣裏，便夾了她們自己底書，有些坐到面臨着滿佈花草的，寬廣院落的屋門口底石階上，有些便坐到院落中的淺草上。

在這樣一個好天氣的日子裏，也跟別些女孩子們一樣，杜菱也坐到她慣坐的那塊屋門口的石階上，手裏拿了她底書本。

天空中移蕩着從太陽旁邊駛過去的浮雲；但有的時候從一明一暗的草地上的光色看去，知道不時也會有一小片的雲彩從太陽上面穿掩過去。而天色畢竟是蔚藍而晴朗的。

杜菱望了一下天空，環視了一番週圍的，點綴着紅綠的，豐盛的春天的草坪，又看了坐在青草和石階上的看着自己手裏的書本的別些女孩子們；然後低下了頭，從她少女的胸中伸透了一口愉快而困倦的氣息，困乏地微笑着，向自己說：

「多好的天氣啊，要好好地念書了！」然後從身傍的石階上拿起一本又厚又大的硬封面的書，重新把它擱在膝上，展開來。

自從母親死了以後杜菱就沒有家了。她只有一個妹妹，一個外祖母，還有一位姨母。除此以外什麼也沒有。她底姨母好些次要把她嫁出去；說她已經大了——的確是，她已經十七歲了；並且看上去比許多已經做了母親的少婦發育得還要健全——如果再隔兩年便要給人當繼室了——據她底姨母說，女孩子過了二十歲便不容易有人要，除開是當繼室——爲着這件事姨母的確爲她化過不少心思，打聽過不少對象。每一次當她把她認爲合格的對象調查過一番之後，便去告訴杜菱，眼睛裏滿含着眼淚說，這是她爲她的多麼大的苦心，多麼大的誠意，希望她不要因爲不懂事情而辜負了她。當她底姨母頭一次這樣說的時候，杜菱紅起了她底臉，一句話不說，也不看她底姨母就走開了。第二次的時候，還是紅了臉，一句話不說，姨母又眼淚汪汪的。當姨母向她說第三次的時候，她把臉望着牆，向姨母說：「姨媽已經說了三遍，第四遍我可不聽了」！也就在姨母把同樣的話說了三遍之後，杜菱就從姨母那裏不見了，姨母有整整兩年沒有看見她。

至於杜菱底性格呢，在跟她接近的那些人當中，有的說，她眞是好脾氣，她很溫柔，溫柔得像一個母親，或者是一隻綿羊，同時又很天眞，天眞得像一個孩子。但據另一些人說，她底脾氣簡直壞得使人討厭，她又潑辣，又會吵架，又會跟人翻臉。她會一連幾天不理人。因此還有些人便說她是神經質，說是摸不清楚她底脾氣。的確，她底脾氣就連她自己也是弄不清的；總之，她是沒有一定的，她是想到了就說，高興了就笑。她從來不想到見着了什麼人便說什麼話，或者看見那一種人便要採取那一種語言和態度，跟用那

一種說話的方式這一類的事情。也許有的時候她會想對，但是她絕沒有那麼一種方法去適應她所想到的事。她跟她所接近的人們之間的關係，是採取了這麼一種如她所謂的，彷彿是「興趣」這一類的東西。這就是，她每接近一個人的時候，不管她跟這個人之間應該有一段如何的關係，而先根據她自己底興趣去對付這個人。因此有時——假使對方底興趣也跟她底暗地投合了的話——她會跟一個她所剛認識的朋友發生熱烈的感情，她會願意爲對方犧牲她所有的，人家對她也是一樣。有的時候，她會把事情弄得很糟，在她自己一點也不知道的時候人家會不高興乃至於恨起她來。還有的時候她根本就不理人，不管那個人是否是她必需去理採的。總之，她喜歡一種她感覺到對她是熱烘烘的人，不管這種「熱烘烘」有多少眞實的成分。她總以爲一切的人都是如上帝所知道的那樣，大凡是「熱烘烘」的全是眞的。所以要是有一個年靑的人在她面前，不管是由於喝醉了或者是由於某一種別的衝動，向她說：「你眞是我的朋友，好朋友。」或者是：「唯有你才是我底眞正的朋友」，這一類的話的時候，她便感覺在她內身起了一種類似電一樣的作用，起初她底頭部有點發暈，然後從暈變成發熱，然後全身發熱，這時她便情不自禁地，帶着她已經去鎭壓過一番的顫抖的聲音說：「眞的，我一看你便想跟你做朋友了，你，啊，你再誠懇也沒有了！」於是她自己便想着，她現在有了眞正的朋友，好朋友了。她有人了解，有人像她願意爲人犧牲的那樣去爲她犧牲了。於是她便一夜睡不着覺，想着第二天如何去給她寫信，如何去找她玩；送她一點什麼東西或者替她做點什麼去表示她對她的友誼。於是她在好幾天中都沉埋於這樣的思想裏。其次她還喜歡一種時常說一點像「這個紗多麼薄啊！」或者是說「月亮長在雲裏面。」這一類的傻話或者是有趣的話的人，她認爲那是聰明和天眞。總之她是隨時隨地都要講興趣的。如果不合她底興趣的話，她認爲即是一種俗不可耐的人，她是不願意去跟他們說一句話或者去看他們一眼的。

從這些地方看去，可以說杜菱是一個，在性格上說，還沒有成爲一種女形女勢的，是一個樸質而不修飾的女孩子。

然而跟她這種樸質的性格相比，她卻又有一種相反的性格，對於她底外貌她有一點愛修飾；雖然她每天在修飾上所化去的時間並不多。在她看來，要好看是出於年輕女人們底天生的性格；而且這也不是不好的，因爲每個人都可以用她最簡單的方法去把自己修飾得好看。這種爲着自己好看所費去的最少的時間，並不會妨害她底生活史上的某些事業的發展。除此以外，修飾這件事對於她彷彿還有一種特殊的意義：那便是她想着，假如一個天生的好看的女人——任何部份都長得好看——不需要修飾去使她更美，或者是一個特別醜陋，即使面部加上妝點，身上穿上好看一點的衣服也增加不了對人美感的人物，那是可以不必去修飾的。至於她呢，她長得並不好看，一張渾圓的臉，沒有尖銳的下巴，一個略微寬平的鼻子，眼睛下邊也沒有一條跟許多好看的姑娘那樣，隨時都呈現着淺笑的波紋。總而言之，如果把她的臉拍一張照，送到招收女演員的電影公司去，那是一定不會被錄取的。可以說，她的臉上沒有一點適於彫刻家所想像的那種線條。但是，她有一個強健而挺直的，除開略嫌短小一點以外，發育得都很適度的身體。她的眼睛烏黑而發光，從那一粒閃耀的圓小的黑眼珠上，可以看出她的憎恨與同情。她有白而整齊的牙齒，圓小的嘴，從兩邊吊起來的嘴角上，時常露出一絲天眞的微笑。把所有這些條件合起來，不能說她長得好看；但是當一個人跟她接近起來，特別是有一種言語跟事件把她打動了的時候，便會從她底情態上感到一種富於母性的，狂烈而誠摯的傻氣。在這樣一種情態下邊，年輕的人們，有的覺着她有趣而喜歡跟她在一起，有的呢，竟然是往往忘記了她底關於美的缺點，而由於相反的感覺喜歡跟她接近起來。對於這一點她自己也明白；因此，有的時候，她捧着鏡子，端詳着自己面部底缺點，發出「啊，假如我底臉略微長一點，下巴是尖的；我底鼻子高一點，鼻尖是窄小的；假使我底眼睛……」這一類的感嘆。但有時她自己也還滿足，她向自己說，「我到也並不很難看。還有許多比我難看得多的人而她們還自以爲好看的呢」！總而言之，不管她對於她自己底美感覺到遺憾，或者有的時候也會感到滿足，關於她所謂修飾——極簡單的——的那件事她是不肯免去的。她要畫眉毛，把它畫得比原來的長一些，使臉底下部顯得比較窄小；她不擦粉，但是頰上要塗一點胭脂。除此外，不穿引人注目的衣服，但是色調要配得調和。這一些都是根據她自己認爲的，她不是好看得不需要修飾，也不是難看得不能修飾的人。總而言之，總是她自己也不否認，她是多少有一些愛美的。

除了這點以外，杜菱在學校裏一向都是，實在是，不倦地工作着的。可以說，她有一種用功的習慣：不管是冬天或是夏天，極冷與極熱的時候，清早上她總在一定的時候起床；起床之後，在極短的時間裏，用一種敏捷而帶點粗率的手法完成她簡單的梳妝。然後，在與她同房的女同學還未起床之前，她便已經坐在她底整齊而帶一點雜亂的書桌面前。她開始做的一件事情便是念英文；她預先把頭一天上的念幾遍，把生字記熟，然後預備當天的課程——也有幾次她不念英文，她從一大堆書裏面抽一本出來，翻幾頁，然後擱下去；又抽一本出來，又翻幾頁，然後又擱下去；這時她所翻閱的書是什麼我們不知道，因爲她總是很快地抽出來，又很快地擱下去。不過，在早上她大半都是念英文——對於念英文她有一種比較好的習慣，就是每次在上課以前預先把生字查好，並且決不把查出來的生字註在書上，她用清楚的字目寫在一個專門寫生字的小簿子裏。她做完了這些事體以後，便到食堂裏去用早餐，早餐以後，學校裏敲起了第一堂課底預備鐘，於是她便上課堂去。下午，在下了課的時候——有時她只有半天課——她作一會兒相當的休息，便開始自修的工作。這時她預備她底第二外國文。然後——在晚餐以前或者以後她跟她底同學去散步。上晚

上，她讀她課外的書或者看一點從圖書館裏借出來的參考材料。還有其餘的時間，那就是在上下兩堂之間所空出來的時間，她便去上圖書館。

這種用功的習慣並非是由於她天生的喜歡念書——也許她有一種喜歡念書的性格，然而照現在這種方法決不是由於天生的愛好——念書這件事有的時候使她感覺愉快，但有的時候也會使她感覺煩惱。然而她終於在她底許多生活習慣中養成了這種習慣的原因，第一是，她現在所在的這個學校有一種用功的風氣。這個學校是政府創辦的，在長江流域底許多學校中它是受着政府最豐富的津貼。因此許多有志入學而生活困難一些的青年——自然也有許多並不困難，不但不困難而且是富裕的——沒有能力上其他的專門學校或者大學去的都來到這裏。於是學校裏便有了許多把念書這件事看成是難得而且必要的學生。這些學生就在上面所說的那種「用功」的校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這種風氣在學生中也是一種有力的影響。可以說許多學生把自己底功課都是看得頂認眞的。其次呢，便是杜菱自己本身的條件，除開蒙上了學校裏面的這一般的風氣以外，她也是一個，正如上面所說的，爲了經濟生活底關係而進到這個學校裏來的。她沒有家，她底父母在世的時候也沒有作過替她留下一筆教育費用的準備——如果她是她父親底兒子的話，也許他會想到這種準備而去打算，因爲不是，所以他根本就不會想過。母親呢，想是想過的，然而等她想到的時候，已經不能夠按照她所想的去準備了。父親死後，母親是靠着在初級女子師範教書來養育孩子的——因此，在她底本身，她根本就沒有上大學裏去念書的那種可能，她自然是不能到其他比較貴一些的學校裏去。而到這裏來呢，也不並是她有這種可能或者準備，——最少的錢她也沒有——她是糊裏糊塗來的。是有一天，在她打算了很久以後，從一個比她少微好一些的她底朋友那裏拿了五十塊錢，於是她便來了。這樣，在有些時候，當她覺得她所必修的某些課程使她感覺無聊，或者某些教授在課堂上蓋講一些書本上早已有過的刻版的話，或者比書上有過的刻版的話少微有趣一些的，比方說他如何去當留學生，如何作天才的畢業論文；他有一隻希臘種的大狼狗，這隻大狼狗只會吃牛肉跟聽法國話這一類的事使她感覺煩厭而不想去上這一課的時候，一想着也許下一期她不會有五十塊錢來念書的時候，她對這樣的課程與用這種方式去授課的教師便立刻感覺有趣而寶貴起來了。她總感覺她對於她現在這種學校的生活是暫短而難得的，於是即使在厭倦的時候，她還是按照她所想的應該的那樣作法去工作。

她底用功的習慣大半是由於這麼樣一種情形來的。

除此以外，使得她一向都很用功的還有一種另外的力量，這種力量是在很久以前就潛藏在她腦子裏的。就是她有一種想法，她不要做一種超人——她向來就不相信一種超人，她以爲那是假的；如果眞有那麼一種人的話，那也是大家所做得到的。不過，據她口頭上說起來是如此，而在第三者看來，在她自己所不會發現過的她底心裏實在是偷偷地隱藏着一種，至少是，她要做一點超人的事情的思想。關於這一點，也只是作者在這裏偷偷地告訴讀者，如果誰要揭穿了去問她的話，那她一定紅着臉，說這是她最反對的，她簡直想也不會想到啊——但是她要做一種別人所做得到的事。大凡別人所能夠做到，而也是她自己所應該做到的事她就要去做。她所應該做的事是很多的，比方說，她要讓人尊崇，讓人理解，讓人愛戴，讓人說她很聰明以及許多，反正是讓人說她好這一類的話。在這一大堆事情面前她起初是茫然的，她不知道怎麼做法，應該先去做那一件；後來她忽然想起來，一個人最要緊的便是智慧，智慧的人是可以享有一切的；於是她便決定了去走這一條路。決定了這樣的一條路之後，她便起了一種新的感覺，她以爲把學校裏的功課弄得好是應該的，可是只是這樣也是平凡的；對於這樣一個好學生人家怎麼都不會說她是智慧，因爲已經不是一個中學裏的孩子。像她是要懂得許多高深一些的東西——她還偷偷地想，她要懂得大家所難懂的東西——比方說要懂莎氏比亞，叔本華蘇，格拉底，丁。不只是要知道他們底思想，並且要懂得他們底文章和逸事。最好是像批評家一樣，在談到的時候都能夠引一點出來；而引出來的還要是新奇而有趣一點的。比如談到叔本華的時候，就談一點他底文章如何破澀，難讀，不像尼采底那樣瀟洒而流利，因此他成名得很晚。並且在叔本華底著作裏可以看出一些輕視和憎惡女人的思想。說到蘇格拉底的時候，就說他爲他底學說作了如何壯烈的犧牲；他如何被希臘詭辯派讒害到牢獄裏，如何慷慨悲歌，如何飲了毒酒。要懂得拿破侖，拿破侖是如何成爲英雄的；他認識羅曼羅蘭底祖父還跟他，交過鋒。此外還要知道一些現代的思想，社會跟政治底事情。至少要像這樣才會讓人想着：「她很智慧，她很懂得一些事情！」眞是要懂得這些，便得要像她自己所知道的，不但要把學校裏的功課弄好，而且要在學校裏的功課之外去閱讀一些東西了。

因此，她在學校課程表上的功課——那對她實在是容易的——以外，便努力讀她底英文，還有第二外國文，法文，這是準備念好了以後好去看書的。其次便去上圖書館。有的時候自己還用她僅有的錢去買一點書，或者從她底同學那裏借一點來，那是她所想要看而圖書館裏不會備置的。這些書呢，就是與「現代思想」有關的。

每一個人，只要他是有過志願的，在他底一生中總有過一個爲着他底事業而努力的時期。不管是誰，只要能把他底某一種努力在某一個限度中繼續下去，或者繼續到一個相當的時期，這種努力底結果對於他底志願會給與一個答覆，也許就會給與一種成功的保證。竟然也有許多英雄底事業也就是這麼做成的。可是，當人們把這種努力剛開了端的時候便擱下來，那，可以說，這種努力一點也不會使他改變，努力底結果只是一種悲哀與煩惱，乃至於他會因這種失敗底煩惱去詛咒他會有的志願。杜菱不是前面的一種人，也不是後面的一種，然而在她自己不會意識到的時候，她踏進了後面一種危機底邊緣。這就是當她坐在石階上

，向着春天，望着碧綠的草坪，手裏翻閱着許久不曾見面的，而現在不知由於一種什麽力量使她重新拿起來的，這本又厚又大的哲學史的時候發現的。她是許久不曾繼續她以往的努力了。

「多好的天氣啊，眞要好好地念書了！」杜蓌翻閱着書，又重複了一遍剛才的思想。

她看着書，努力把注意集中在她眼前的一行一行的東西上；她竭力去想着她所閱讀的字句。她一連讀下去，在讀過將近二十頁的時候，她停下來，合上了擱在她膝上的書本；她感覺有一點疲乏了。她的確是疲乏了；疲乏的原因不是由於她看了一些書，受了書上的某些問題底煩擾；而是由於她所不願的，她雖然在看着書本，然而卻想着一些並不曾寫在書上的事物的魔力。

兩個月以來她都是這樣的：當她正要開始她底工作，而且已經開始了的時候，她底心裏便昇起一種移散她底工作目標的騷亂的情緒，在這種情緒中浮蕩着一個帶着溫和的微笑的少年男人底影子，這個影子似乎譏諷地向她說：「杜蓌，你在戀愛了」！

今天她也跟往常一樣：她的確在看着她手裏的那個厚大的書本；她底意志告訴她：「你必需要注意這個」。她也聽從了她底意志——至少她自己覺着是這麽樣——，書本擱在她底身上，他們不曾分開；然而在她現在的身體而外，另外有一個她自己，當她正在注意她底目前的工作而忘了自己的時候，自己卻走到別的地方去了。她去到那樣一個對她是又生疏又熟悉的地方；那裏，她看見一個她感覺得是那樣漂亮而瀟洒的男人，他像久已在等着她，向她微笑着。這男人便是剛才在課堂上，坐在杜蓌旁邊的，他叫凌青。

杜蓌跟凌青的結識不是由於他們經常的同班而是在一個社會學的討論會上。除開他底美妙的言談跟熱情的風姿而外，最初使得杜蓌愛慕他的，是他在杜蓌面前表示，杜蓌自己追尋了很久而不曾得到的，破壞舊形式的生活，建立新形式的生活的生活啓示底暗力。

他是杜蓌所遇見的第一個理想的人，他能用一種正確的解答去批判杜蓌所恨惡的那個舊社會。

凌青底影子在最近的日子中一直在杜蓌底幻念裏，簡單地說，她對他在發生着戀愛。不過對於戀愛這個名詞，到現在爲止，杜蓌不曾向自己正式地承認過。這原因是，一方面，她以爲現在的生活裏，她所要的而應該去追求的東西是知識與眞理，不應該有像戀愛一樣的名詞參加進去。另一方面，她也需要愛情，並且是一種與她所想的眞理合在一道的東西；凌青確實向他表示過他對她的愛情，可是她對她眼面前的對象，彷彿在某些地方不是她所想像的那回事，她對這個愛情發生了一種深不可測的感覺。在「深不可測」底面前人們總是恐怖的；而她終於用了「挺而走險」的姿勢，作一種新奇的試探。因此她雖然在行動上有着勇敢的姿勢，而心理上對她自己底行動卻總加一些否定的言詞。這便是她目前的生活狀態。

現在她底意念走到了那樣一個境地裏：

凌青一上來便向她表示了熱情的態度。然後向她說了一些通常的帶着一點禮貌的言詞。他說話底姿勢是那樣地溫存而洒瀟。然後便跟她談到一些他們相互間的生活，然後便是對於戀愛有關的言論——他是善於詞令，美於詞藻的。

「布爾喬牙底愛情是欺騙的，中產階級底愛情是幻想的……社會主義的愛情才是眞實的。」

「友誼增加到某一種程度便會變爲愛情……這是由量變質的」。他思索了一會。

「如果我們相信由量變質的定理，我們就能夠相信：友誼可以發展爲愛情」。他停了一會，自信地微笑着，眼睛裏閃着光彩。然後又接下去：

「如果我們相信辯證法能用在一切問題上，也能用在愛情上」，他又停了一會，好像又在深思一些什麽。然後又接下去：

「愛情不是一成不變的……因爲世界上沒有一件事物是一成不變的」。他帶着自信的微笑，又閃着發光的眼睛。

他說話的時候頭是那麽一偏一偏的——這不是他底缺點，這正是他底翩翩的風度——有的時候肩膀也一聳一聳的。他底話說得相當的多，她從頭至尾都聽着，並且那樣用心地聽着，卽是不懂的時候也還是一樣。。他所說的話她大半都聽得明白，只有很少的時候她感覺他底言論有一點似是而非；然而，卽使在這樣的時候，她也想着：「大概他是對的」。

除開這些與愛情的理論有關的話而外，他還向她說了許多他愛慕她的話，他還說，她很聰明，因此他最愛她，他將永遠地愛她。他也希望她對他能像他對她一樣。說到這裏他便不再說話，她也沒有跟他說話——因爲當他們倆個在一起的時候，她多半都是聽他說話——她只用眼睛向他看了一下。心裏在說：「我想愛情是無邊的，也是永久的。你既然說希望我們永遠相愛，爲什麽剛才又說「愛情不是一成不變的呢」？

這時從他們自己到他們底四週都沒有聲息；他們都用一種屛止呼吸的微笑互相答覆心裏的言語。他們身體靠得很近，互相都聽得見呼吸跟心底跳躍底節奏，但是在他們底非常的接近當中有一個相當的距離。這一個距離並非是男人與女人之間，或者是當愛情還沒有達到一個最高的結論的男人跟女人之間的一個應有的距離，而是像他們這樣的年輕的男人與女人——他是誇張，而她是矜持的——底愛情之間必須有的一道藩籬。

太陽從圍牆上逝去了它耀眼的光輝。五月的樹梢呈現出春天的傍晚的寂寞。忽然之間，幾聲僧廟裏的鐘聲從宿舍後面的古舊的城牆上飄過來；鐘聲響得清脆而有力，當它響聲傳到的時候，牆頭上的幾枝野鳥全震飛了起來。這時杜蓌已不在她剛才思想所去的那個境地，她還坐在她底房屋外面的石階上，身上擱着她底書本。院落裏已不像剛才那樣靜寂，坐在草地上看書的女孩子們已不見了，只另外一些女孩子從每個人自己底房間裏跑出來，走向晚餐的飯廳裏去。她們中有好幾個都打杜蓌底身邊走過去，但是她們都沒有呼叫她，好像她們都知道：她底心裏正在忙着一件比所有的事都要緊得多的事情。直到宿舍裏的女僕來叫她，說是晚餐已經快完了，她才茫然地站起來。

紅葉詩話

辛夕照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
停車坐愛楓林晚，霜叶紅於二月花。
唐杜牧：山行

曾經有過一個時期，我愛過紅叶。因爲愛好紅叶就連帶地也愛看描寫紅叶的詩文，其中印象最深的，恐怕要算是杜牧那首山行了。山行之所以一度引起我夙夜吟賞，而留連于詩境的意象中，是由於我那孤寂的性情維繫着的。

在鄉間，我很少朋友，終年陪伴着我多病的身子，就是幾箱破舊的古書，有的已經被蠹魚齧爲紙末，連字跡都不大淸晰的了。在散佚的卷籍中我被一篇明人的過楓林記的散文所吸誘了：

「楓林在城西南隔，枕岡帶郭，境頗幽迴。際秋老霜新之後，悠然一往，會心正不在遠也……晨起霜風肅然，日氣爽潔，不知何從，忽動登眺之興。欲出郭，念無可與遊者，遂獨登候潮城，循雉而西，因山起伏，不復規規蹇蹩，委蛇旋折，足可送遠目適遊履也。將近楓林女牆，竟與人家茱畦坦接。穿籬度莽，轉一拗則楓木千本，障天蔽野，了無雜樹，時夕照已轉林腰，橫射叶上，光彩如潑丹砂者，正坐吟「遠上寒山」之句。希微間躡之影動，定視之乃一野衲掃落叶爾。迫晚，風景蒼涼，凜不可留，望籠燈明處亟投，漸聞石磬，乃三茅禰地，遂山石經出而歸。」——（鍾人傑過楓林記）

那時已屆「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的末寒時節，我們屋子近傍的林間剛掛滿鮮豔的紅叶，不過較之那篇散文中所描寫的：「障天蔽野，了無雜樹」的楓林，當然是遜色不少。然而在一個未脫童心的年青人看來，這倒並不是一件值得關切的事。他所冀求的是好勝與智慧：「遠上寒山」這句出自何處，却縈迴在我簡單的腦際，使我煩亂了多天，我在舊篋中翻遍了詩書來探求它的「全面」，最後，無意中在三叔的信函里發見了一片褪色的紅叶和那首杜牧的山行，我就把它抄錄下來，每天跑到河邊的石級上，對着夕照里的紅叶也低吟起「遠上寒山石徑斜」的詩句，有時不禁爲「霜叶紅于二月花」的竟境所陶醉了。

說「霜叶紅于二月花」，這自然是詩人的誇張之辭，但秋天里的紅叶比諸春花，自也另具一種曠雅淸緻的風韻。蕭條的山川如果沒有它來點綴，那眞有不堪寂寥之感了。紅叶底所以可愛，初非僅爲供人觀賞而已，實也替秋風落叶中蕭瑟的自然界留下一點生趣。

因此紅叶入詩，也就饒有意象，自有它一種優美的情調如：「三秋梅雨愁楓叶，一夜蓬舟宿葦花」（溫庭筠，「潯陽江頭夜送客，楓叶荻花秋瑟瑟」（白居易），「一鳴藏深林，楓叶翻蜀錦」（宋郭祥正），「淸溪曲遂楓林轉，紅叶無風落滿船」（王漁洋），「忙里不知秋色老，靑山紅樹夕陽垂」（彭琰）「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凋」（杜甫）——這些意味雋永的佳句所描述的形態與鳥語花香，萬妍爭豔的春光，別含一種淸麗的風緻。

餘如陸游的「楓叶欲殘着愈好」，韓偓的：「楓叶微紅近有霜」杜甫的：「赤叶楓林百舌鳴」，郭鈺的：「落日楓林紅叶明」，王鬱的：「江林楓叶秋容醉」，嚴武的：「江頭赤叶楓愁客」，也皆是詠楓詩句中的上品。

然而把楓叶來一個多方面的刻劃，却不得不推張炎的綺羅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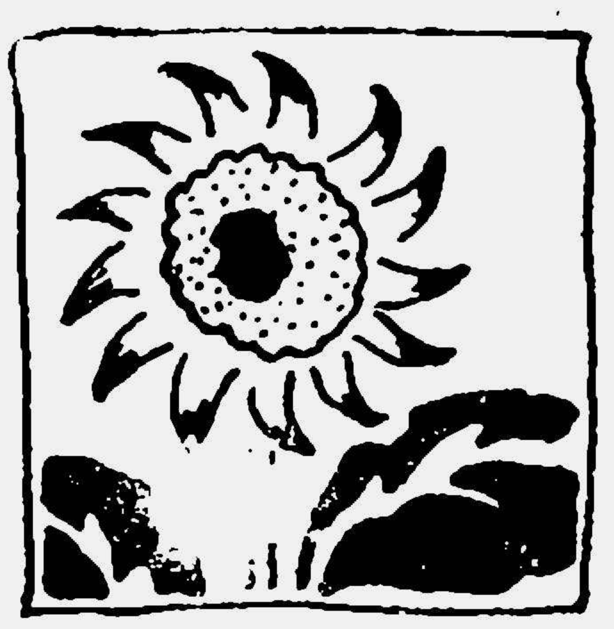
「萬里飛霜，千山落木，寒豔不招春妬。楓冷吳江，獨客又吟愁句。正船艤流水孤村，似花饒 陽茅樹。甚荒溝一片悽涼？載情不去，載愁去！長安誰問倦旅，羞見衰顏借酒，飄另如許。漫倚新妝，不入洛陽花譜。爲回風起舞樽前，盡化作斷霞千縷。——記陰：綠遍江南，夜窗聽暗雨。」

在這首詞中，他用吳江楓冷來烘染旅倦了的獨客底心懷，而于秋風掃着片片紅叶的蕭索氛氣中記起了綠蔭遍野時的江南，當着孤燈殘夜聽着瀟瀟的雨水隔個窗子淅瀝洒向庭階的時候，確能勾引起他鄉遊子一星微渺的鄉愁。

可是紅叶的美，在實際上細析起來，倒似乎有些像洒醉，泛紅的衰顏，和青春的綠叶相較，未免有衰老之感。因爲紅叶的造成完全由於秋天空氣漸冷而趨乾燥，樹根所能吸收的水分遠不及葉面蒸發的來得多，舊的叶綠素被日光所分解，而新的又來不及產生的緣故。

所以紅叶雖好，究竟和遲暮的美人一樣，掩飾不了她外鑠的衰態，何況秋天又是一個美人遲暮，引人惜悼年華追思離愁的季節呢！這一種落叶知秋的感觸決逃不過敏感的詩人的。

宋朝朱行中寫得好：「遙看一樹淩霜



向日葵

歌青春

風雨之夜，
我懷念着荒郊中，
　那野生的葵花。

那野生的葵花，
生就有一付倔強的性格
——鋼鐵鑄成的脊骨。
在荒郊中，它撐住了黑暗，
在風雨中，它喜愛逞鬥！

在風雨中，它喜愛逞鬥：
任狂風在林梢嘯吼，
暴雨在泥土上爆炸，
向日葵迎着風暴的襲擊。
待雨過天晴，
　炎陽中就又將綻花。
向日葵，這英勇的硬漢！

向日葵，這英勇的硬漢！
在荒郊中，它撐住了黑暗，
在風雨中，它喜愛逞鬥。
掩不滅的是一顆熱切地
面向太陽的葵心！

雁

「故國霜前白雁來」
　　　——杜甫。

倚窗凝向落日：
正半江紅樹，
　一天流霞。
寥廓的長空有雁陣，
從漠北帶來秋風。
寥廓的長空有雁陣，
從漠北帶來秋風，
却不帶來北國的音訊。
唳鶴聲聲，
江岸的蘆荻
連頭顱也愁得斑白的了。

叶，好似衰顏醉里紅」，最能道出叶底病態美，而林若撫的詠紅叶，——

「花發炎方想刺桐，誰知秋叶幻春紅。朝華忽散朝陽後，晚艷都迷晚燒中。凋謝未應隨玉露，剪裁元自出金風。若教題就能飛去，不待流波意已通。」

其「晚艷都迷晚燒中」句，令人如臨晝境，髣髴在眼前展開一片漫山遍野的紅叶在夕陽中燃燒的佳景。至於「剪裁元自出金風」洵可當得起說想奇妙的褒辭。

「楓叶千枝復萬枝，江橋掩映暮帆時」（魚玄機）固然富有景趣，但在我個人的偏好看來終不若明朝朱靜庵女郎的：——「江空木落雁聲悲，霸入舟楓百艸萎。蝴蝶不知身是夢，又隨春色上寒枝」來得眞切，蘊蓄着浮生的眞諦與留有秋天的影子。

世間的一切全在流轉變易的過程里生滅，人的愛好也跟隨時間的流在遷移，離開吟哦「遠上寒山」詩句的數年後，當我　促小樓寫着這篇文章的片刻，我却有了一個不同的意念：「缺乏綠色素的殘叶爲何要被人推崇詠哦呢？」也許是詩人故作多情，也許是人們生活在蕭瑟的秋風下，需要鮮艷的顏色來排遣煩擾的生涯。這我都不能回答，因爲這不過僅是我個人的推測！

但是在昔人的詩作，却也畢竟給我找尋到和我個人具有同樣意念的人：成彥雄在江上楓中寫道：

「江楓自蓊鬱，不競松筠力。一叶落漁家，斜陽帶秋色」

又如李東陽在他的詩中：「碧樹凋餘老更紅，強將顏色慰飄蓬。濃霜未著愁先醉，返照初回望欲空。……」，以凋餘的衰叶來和松柏這類終年披帶青翠的喬木對照，倍露病態，無怪宋劉僎在楓樹中直截說它：「楓叶不耐冷，露下胭脂紅，無復戀本枝，槭々隨驚風。向來樹頭蟬，去盡不見跡。日落秋水寒，哀哀鳴征鴻」，祇要一陣秋風，就和寒蟬臨近同樣的命運。

被摩世日常浮而不實的審美觀念所薰陶的人，大抵都染着愛華麗而厭惡淳朴的習氣，喜愛侈樂的享受而厭倦平凡地沉着耘耕，蒼勁的松柏之所以被人冷漠，而凋殘之紅叶却常爲人所讚賞，原是不足爲怪的。寫到這里，使我不由不崇服楊萬里與朱湛盧諸人的「獨具慧眼」下面就是他們二位的詩作——

楊萬里的：

「雙楓一松相後前，可憐老翁依少年。少年翡翠新衫子，老翁得衣青布被。更有秋風清露時，少年再換輕紅衣。莫教一夜霜靈落：少年赤立無衣著，老翁深衣却不惡。」

朱湛盧的：

「鳳山高兮上有楓，
青女染葉猩血紅。
莫辭老紅嫁西風，
一夜憔悴成禿翁！」

庵東的鹽婦

葉甦

一　浙東的寶藏

要是你是一個當家的主婦，要是你平常是一個關心「開門七件事」的人底話，那麼對於這個人生不可或缺的「鹽」，應該有一種親切的感覺的吧！

具有晶瑩的體質，潔白的外貌，強烈的鹹性的鹽，在錦衣玉食者的心目中，是平凡的粗物，然而在菜根蘿蔔中少不了它，在數千元一席的佳餚中也少不了它，在醫學上，它更是人類莫大的恩物，它增強了人們的肌肉組合，它搶救了人們的疾患，它幫助了人們的食品貯藏。

然而它是彙集了無數艱辛的人力所製成的，正像農人種植五穀一樣，鹽是由數百萬只黧黑的手，流着血汗所得的成績。在這裏，井鹽和燒鹽且不說吧！單是我國沿海一帶，就有着很多的晒鹽場，其中兩個規模很大的是長蘆和庵東。在那兒，數百萬個苦工正逐日把東海的水，慢慢的製成滷，晒成鹽。他們終年靠着海水過活，他們是大海底兒女。

庵東，也許不是一個陌生的地名，它是浙江餘姚管轄的一個僻北的小鎮。濱海「白地」（註）四百餘里，鹽民們在那兒疎疎落落的構築着茅舍或簡陋的瓦房，東海的鹹味的風，整年在那兒吹括着，土壤是黃色的，因爲含有極富的鹹質的緣故，在太陽蒸晒下，整天泛着白色，一個陌生人到這兒來，會疑心是隔晚未溶化的嚴霜或積雪，在廣漠的「白地」上，呈現在我們眼簾的遍是一個一個小小的濾滷的土阜，認不出方向和路，沒有雞犬的吠聲，沒有樹木，沒有青青的蕎麥，有的只是暮鴉的哀鳴，和海風的怒號。

這荒涼廣大的區域，無疑的，即是浙東的寶藏，不，是中國海岸線上的一個大寶庫。戰前，它供給了長江流域數省的食鹽，它增添了數千萬元國庫的收入。在庵東這小小的市集上，曾聚集了大羣大羣到這兒來尋覓利潤的官僚和市儈，大羣大羣靠鹽吃飯的搬運漢和紹興船夫，曾設立過巨大的鹽廠，曾設立過江漢關的分卡，曾轟鳴着負重十餘噸的卡車，曾擠滿了上百艘的大烏篷船，要是你關心所謂國計民生的話，那麼你該怎樣重視這個浙東濱海的小鎮喲！

（註）因爲土質太鹹，普通植物不能種植，故鄉人呼之曰白地。

二　鹽場浮雕

當我們闖入「白地」，跨進鹽場的時候，在我們的腦海裏，便立刻會想起三國誌裏諸葛孔明在魚腹浦所擺的八陣圖來，放眼一望，遠近左右，差不多都是距離相等形式相似的土阜，入其中眞有黃沙漠漠，海風淒淒，不辨東西南北的茫然感覺。泛着白花的黃色土壤是鬆軟的，在陽光的蒸發下，發散着濃烈的鹹味。

土阜是濾滷用的，在土阜的下面，有着小小的地穴，安放着一只缸，通着毛竹管子，以備盛滷。每離一個土阜不遠處，矗立着一間或兩間破敗的茅棚，每一個茅棚都是構築在離地四五尺高的長方土墩子上的，茅棚前留着一大方空地，放着數十張或數百張的鹽板，是四周鑲着凸出寸餘的方框，約二尺闊，一丈二三尺長，跟門板相似的東西，在方框的容積裏面，注滿着從土阜下面地穴的缸裏取來的鹽母——滷。在太陽下蒸晒成一粒一粒晶瑩的鹽。

土阜，這白地上的肉瘤，在日子的積壘下，愈堆愈高起來，堆土阜的泥坯是白地上的低窪處畚來的——這工作通常是女孩或少婦們作的——把泥坯堆在土阜上後，便把海水澆上去，讓它經過吸收和溶解的作用，慢慢的濾到地穴下面通着竹管子的瓦缸裏去，變成濃濃的滷。

鹽場上除了幾種宜於鹹性的植物，像蘆之外，是不能生長其他植物的，所以此四百餘里的白地上，充滿了灰黃乾燥的空氣。由於無休止的工作和貧乏的物質生活，使鹽民的體質陷於極度瘦瘠和枯弱的狀態。老翁和老婦們的生活信念，只是服從天意和安命；而年輕的一羣則焦燥地憂鬱地度着這漫長的灰暗的日子。

海濱的氣候是無常的，有時，刮着無休止的大風；有時，太陽光暴烈地蒸逼着一切；有時，氣壓低得喘不過氣來；有時則狂瀉着霪雨。在這裏，鹽民們所求禱的是終年的「晴天白日頭」，那麼可以從數十百張鹽板上多刮些白花花的鹽來。

踏遍白地四百里，雞犬牛羊等的家畜是難得看見的，因爲白地區域廣大的緣故，那些破舊的草棚和低矮的土墩是顯得那麼疏落可憐，而人們彷彿是被上帝放逐到這兒來受罪似的，異常陰沉，暴戾，和剛愎，老年人大都是非常絕望，非常衰頹的。他們得不到渴望的旱烟，和較可口的蔬菜，他們時常呆呆地望着淒清的鹽場，用憎恨的眼色覷着他們的子女和老伴，壯年男女們老是默默地工作着，碰着一些細小的事故，便會互相鬥毆起來。而孩子們却只有成羣地光着身子在數白地上的足印子玩，他們的眼珠子是無神的，他們的臉蛋是枯瘦的蒼白的，我們一見到這些無邪的小孩，便會憐憫着想起一個嚴重的問題來——軟骨病，脚氣病，因缺乏維他命A而造成的眼病。

瀰漫在白地上的是愁苦淒慘的灰色的霧，聽着海的悲嘯，瞧着茅舍上無力的炊烟，不禁令人起一種人間地獄的感想。

三　白地上的蟲——鹽婦

終年鑽在白地上追求生活資料的鹽民，彷彿是天生來從事鹽場勞作的，他們除了塡飽肚子以外，沒有更

奢侈的希望，他們的一生除了製造鹽以外，沒有更適宜的工作。而這兒的婦女們更是在苦作和家務之下壓得透不過氣來，她們在雙重的壓迫下，在鹽堆裏默默地生活着，這一大羣白地上的可憐蟲，終年鑽在黃烟漠漠的浙東海濱，無聲無臭地出生，長大，和死亡。

她們是被社會忘却了的一羣，她們的一生是一張悽慘的白紙，自然，起始她們也有過原始的美麗的幻想，她們摹擬着將來有一個壯健漂亮的丈夫，有一個美滿的小家庭，有較好的享用，甚至也曾想過離開這荒瘠的白地，到遙遠的場合見見世面去。可是白地上的蟲是爬不遠的，離開鹽場也許會餓死，也許會過得更壞，於是沉默地心裏這樣喃喃着。

「命苦的人是注定了要吃苦到底的，如果八字好，幹麼還會投胎到這兒來呢！」

鄉村婦女在痛苦怨憤之餘，最終的結論，便是怨命。鹽婦自然不會例外，她們雖已厭倦了這累世的祖業，雖已知道這撈什子的勾當永遠不會發跡—枵腹自然是不免的—但無法跳出這個圈子。日子一久，便習慣於忍耐和安命了，「吃苦」，在她們已成爲天經地義的事了。

鹽婦是人，然而過的却不是人的生活，食物是貧乏得可憐，連新鮮的蔬菜類也是難得嘗到的，最佳的衣服是條子粗布，然而新的却絕無僅有，即使有，能穿的也只有一些新嫁娘之類而已，住的不用說是簡陋的草棚，在刮風下雨的日子，是很悽慘的，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今日，日常用品如肥皂之類也是難得見到的，其他胭脂花粉等的化粧品自然更不用說了，至於娛樂吧，那是除了哼哼在新年裏從鄰鄉聽來的幾句俚俗的歌謠外，看戲等的閒福是夢想不到的。於是，在這兒僅有的娛樂，只有在夏夜的白地上，滿天的星光下，聽着海水的嗚咽，用生澀的嗓子哼出古老的充滿了傳奇情味的俚歌了。

鹽婦是白地上的蟲，她們咬着牙在吮吸着自己的血液，在這個社會上，她們只有貢獻，沒有享受，只有服務，沒有權利。現在，我們且仔細瞧一瞧她們的一生悽涼的過程吧！

四　鹽婦的童年

一個人的童年往往是美麗的，因爲在這個時期，是純粹的寄生時期，衣食住一切官能上的需要都不必自己去操勞的，所以有人說童年時期是一個人的黃金時期。

但鹽婦們的童年，却是充滿了痛苦和悲愁的，如果說鹽婦的一生是一幅慘淡的圖畫，那麼她們的童年便是起始勾勒就的一個明晰的輪廓。

由於食料的缺乏，由於做父母者的整日不得空暇，她們從還需要餵抱到自己能行走的那一個過程，就是世界上最可憐的孤獨者了，她們從小就被寒冷和饑餓威脅着，本能的求生慾時常驅使這批幼弱的生靈，爬行到草棚的每一個角落，去尋找塡肚子的東西，她們起始往往整日價的哭着，哭着，往後，便被大人們的白眼和拳頭嚇怕了，於是開始用怯弱的眼光偷望着一切，偷望着這悽慘無情的世界。大人們的性情，在惡劣的環境下，變得異常焦燥和鬱怒的了，在這個時期的小孩——尤其是女孩——成爲他們生活上的累贅，因爲無論怎樣用盡他們最後的力量，也不能獲得更多一些的生活資料呵！

在大人們的憎厭和喝罵之下長大起來的孩子，腦子裏充滿了畏縮和順從的奴性觀念。自然，在另一方面也是一個最合於條件的鹽場苦工了，於是在開始能用怯弱的步武行走的時候起，她們便被呼叱着驅使着做一切勉強能夠勝任的工作：如幫助抓土，勺滷，和刮鹽板等，把她們當作一個成人來利用了；不，把她們當作一具簡單的機器，或一只豢養着的家畜來利用了。

童年的幻想，童年的本能的慾求，被剝奪淨盡了，玩耍和吃閒食，在她們成爲陌生的名詞，從懂得大人說話的時候起，在幼弱的心靈上，便烙上了痛苦陰鬱的烙印，當她們端起白米飯的時候，她們纔有一絲的笑靨，然而那是暫時的呵！

在層層壓抑下生長起來的小草，往往是畸形的。於是鹽場的少女們，除了容貌難看之外，有大部份是跟白癡相差無幾的低能兒。她們沒有受過普通教育，她們沒有離開過鹽場跑得更遠些，她們除了鹽板，茅棚，土阜，海水外，沒有看見過什麼東西。她們除了無休止的工作外，沒有自由去領略人間味，沒有福氣去接觸所謂二十世紀的物質文明。說起來令人不相信，她們大部份都沒有瞧見過火車，輪船，電燈，甚至在都市裏最普通的黃包車哩！

所以我們嚴格地說來，鹽婦們是沒有童年的，她們一下地就是一個鹽場的苦工！

五　鹽婦的戀愛和婚嫁

終年在白地上勞作的鹽場姑娘，由於海風的吹刮，由於太陽的酷逼，由於食料的缺乏脂肪，所以她們的面貌是乾燥而黧黑的。她們穿得最好的時候，自然也只是布裙荊釵，當她們在這個所謂妙齡的時候，由於生理上的發展，使他們也感到種種愛美的慾望，然而在這濱海的白地上，在這貧瘠的村落裏，是連一盒最起碼的鵝蛋粉也買不到的。她們終年沒有看見過牙刷牙膏什麼的，自然，對於刷牙齒這一種「文明人」的衞生勾當，是終生不會夢想過的呵！

然而她們在勞作之餘，也沒有輕視過自己的青春，她們時時懷着一種靦覥的心情，偷覷自己心裏所喜愛的壯健的青年伙子。她們是人，她們也需要異性的安慰，但她們不懂各種偷偷摸摸的戀愛方式，她們沒有虛榮，她們找對象的動機，純粹是以性的要求爲出發點的。但她們並不浪漫，沒有虛僞，更不是時下的拜金主義，她們的對象並不是錢，而是誠樸，耐勞，和牛馬樣的工作精神。她們有時在僻處抓土的時候，時常用粗俗的歌謠來回答情人的調笑，她們低低的哼着：

「六月鹽花白如霜，郎想奴奴奴想郎，奴心好比缸底滷，郎呀！你是三伏炎天的太陽光。」

但她們的愛慕似乎互相都非常畏縮的，舊禮教的鐵鏈，在這裏還沒有發銹，所以她們只好用種種暗示來表示互相的心意，青年男子們大都也是非常忠厚的，過度的生產工作已減低了彼此之間的熱情，而這裏缺

少春風秋月和鳥啼花放的美麗環境，似乎也是促成此種現象的原因。在黃沙漠漠的土丘上，在苦蘆叢生的海塘邊，是產生不出美的羅曼司的哪！何況緊跟在她們背後的是舊禮教和生活的鐵鞭。

於是她們的婚嫁，自然是以古老的封建的方式來舉行的了。但因為這裏只有大窮和小窮之別，因此通常用作婚嫁底鐵則的門戶之見，在這裏也不成立；有之也不過問一下對方是否誠實耐勞，對方的鹽板有多少（註）而已。至於聘金和妝奩等的問題，是互相都不大計較的，這自然是大家一樣都是窮光蛋，嫁過去是為的家裏可以省一個人吃飯，討進來是彷彿買進一條牛罷了！所以她們的婚禮儀式之簡單了當，將使十里洋場的少男少女們噴飯的。她們沒有樂隊或鼓吹手，沒有證婚人介紹人和男女儐相，沒有掛燈紮綵的排場；不拍結婚照（根本沒有照相館，她們從來不曾夢想到這個玩意兒。）不坐汽車或綵輿……只有一副香燭，六鍾淨酒，三個炮仗，敬敬神道，而新娘坐的是比「裏山」的「爬山虎」較好的土輿而已。當天，男女家便各邀幾個親戚朋友，喝一頓粗餚淡酒，以表示了此一件「大事」吧了。

（註）在那兒，是以鹽板的多少來定鹽戶的地位和進益的。

六　生活的重荷

結了婚的她們，身上更加上了一層桎梏，在公婆的嚴厲督責下，在小姑的唆撥下，一天到晚彷彿牛馬似的勞作着——抓土，濾滷，刮板，以及洗衣燒飯等種種家務——起始；丈夫似乎是愛着的，但那純粹是一種需要，日子一久，為了生活的煎熬，對於這個所謂妻，便漸漸憎厭起來。等到一有了孩子，食指一多，開支一大，做丈夫的往往更變得火氣旺盛的了，時時為了細故，便辱罵和毆打起來，於是她們除了暗暗淌淚，和悲歎自己的命苦以外，便只有鎖緊了眉頭苦挨。

社會不景氣的浪潮，自然會衝到這濱海的小村落去的。米價狂漲了，而鹽卻為了交通不便，和其他種種特殊關係，不能暢運。在當地不能跟着米價同樣上漲。過去，鹽民們的痛苦，是受了廠商和市儈的層層剝削，而眼前卻是天災人禍雙重的襲擊了。

三年前尚能用粗米飯塡飽肚子的人家，現在即使每天吃三頓薄粥，也難挨過。這在大羣鹽婦的菜色的瘦臉上可以推測到的，於是壯男們飄泊到異鄉碰運氣去了，遺下的是大批的老弱和婦女。婦女們的極度的貧血症使下一代的小孩異常孱弱，死亡率自然也隨着增大。但她們卻依舊咬着牙關馴順地工作着。沒有了丈夫的鹽婦們，是不會感到工作上的不便的，她們照樣能生產，照樣要活下去的，她們大都有着一個卓絕的信念，那是「靠天」。她們時常互相這麼說：「天是公道的，只要克苦地忍受下去，總有轉好的一天。」

在生活重壓下的鹽婦們，在眼前是負着「仰事俯蓄」的神聖責任的。但她們的堅苦的勞作，並沒有得到社會絲毫的同情，人們在煑菜放鹽下鍋的時候，根本不會想起在浙東的海濱，有這麼一大羣動物在苦作着，貢獻着她們的汗血。她們彷彿是被人類忘記了的，她們是人類的渣滓，她們時常生病，經常在和死神掙扎。她們沒福享受二十世紀的物質文明，她們連醫生這名詞也是陌生的。

在這荒涼廣漠的浙東海濱，這大批鹽場的可憐蟲，彷彿和沒有主子的狗一樣，那麼無聲無臭地出生，長大，和死亡。

結語

在一個月前，浙江一區行政專員沈爾喬氏巡視庵東鹽場，有這麼一首感懷詩，發表在各大報上：

半沙蕭瑟江村莽　冷灶千家絕晚烟
茅屋無燈人暗泣　百鹽難換一餐錢

我們看了這一首詩，可以知道庵東的鹽民，在目前是瀕於怎樣可悲的命運，他們除了鹽板和東海的鹹水以外，什麼都沒有。他們的食糧是要用鹽去掉換的，但是米貴得像珍珠，鹽卻在那兒賣不起錢。於是少壯的飄流四方，或挺而走險，老弱和婦女便只有奄奄待斃的了。

在歷史上，女子的命運似乎大半是悲苦的，而庵東的鹽婦，卻是婦女中最痛苦最可憐的一羣。我們眼前所看見的都市婦女，大都是嬌生慣養錦衣玉食的寄生蟲，但庵東的鹽婦卻是直接參加生產工作的神聖的勞工，然而她們現在卻在死神的手裏掙扎着呵！

抗爭

阿華

月光從窗口射進來，瀉在灰紅色的方磚上，顯得非常暗淡；但是室內的景物卻依稀可見。一張半舊暗紅色長方形的桌，上面躺着幾本捲曲的教科書和一堆污穢的習字簿，顯得很是沒力；還有一册雜記簿掀開幾頁躺在書堆的一邊，上面擱着一段鉛筆。這是桌上的擺設，桌前放着一隻比桌子矮不了幾何的木櫈，上面堆着一堆衣服。這桌和櫈在室的東隅。桌的一端接連着床，這是一隻小小的木床，圍着一頂藍麻布帳子，床脚和頂蓋露在外面，紅色的油漆跟着年代的湮沒，呈着點點的斑剝。帳子下垂着，從下面露出一雙黑力士鞋和一雙木屐。床上已有人睡了。月光也正射投在這床前。對面也放着一隻木床，不過還要大些，而且

還要舊些，也是一襲深藍蔴布帳，帳子正放着，前面的一幅帳子，補綴着幾塊不同色的布，帳下斜攤着一雙木屐。從那床上發出一陣陣溫柔的鼾聲。這床的過去近門的地方，安放着一隻長方木桌，受了時間的磨鍊，變成灰白色；上面列着些鉢和砂鍋幾隻大大小小的碗疊在一起牆上筷筒裏插着幾雙竹筷，這一切修拾得很齊整。這間小室就是一座年代久遠，經風雨剝蝕得很衰頹的老屋的一部。

雪芳在一張小木床上輾轉着，不知爲了什麼，使她不能好好入睡；隔着蚊帳，望着床前的月光。或許因爲今夜裏的月色太好了，伊酷愛這月光的緣故吧？她凝視着光瑩的帳外，漸漸地沉入恩索里。「秋已到了，這是秋之月夜，多麼晶潔的秋月」！她半感嘆地自語着。「離開家鄉已幾個月了。啊，離開那無情的家鄉底環境，家鄉美麗的風土——那自然的景色；來到這距離家鄉數百里的鄉村——只有憂鬱的山不見蔚藍的海的村落，寄居在這古屋孤女阿蓮的家裏。她是一個純潔眞摯的農家女，父母都死了，只有她獨個兒，一方面靠着做些針線和幫幫鄰人，獨自過活。我寄居在這裏，雖然蒙她厚情相待，而且很了解我，但是在物質上她終究不能怎樣幫助我。啊，在這裏物質條件實在太苦了。在這貧窮的農村裏，一個學堂教師的待遇是很菲薄的，所得到的束脩少得僅僅夠一個人每天吃三頓稀粥的生活，而且還得和些山薯，別的事當然不用說了。啊，這個農村實在太窮了，它實在養不起我。這對於想藉此生活的我實在太不適宜了，因爲這有家歸不得的我，一切的衣食是要藉此解決的。然而爲了謀暫時的藏身所，我不得不把一切忍耐着，以期待別的機會，啊，這是那無情的禮教的賜予！」

空氣是那麼靜寂，月色是那麼清幽，一切都停止了活動，只有戶外的秋蟲唧唧啾啾的叫。一陣陣的風從曠野飄進來，使人深感涼意。雪芳微微打了個寒噤，將一條破舊不整的被單拉攏上來，身子縮了一縮，唉地嘆了口氣。從對面的床上發出一陣陣溫柔而和諧的一聲，突破岑寂的空氣。阿蓮正沉浸在甜蜜的睡鄉裏。雪芳像受了感觸，苦惱的思想折磨着她，使她更深入思索裏。秋天了而且已白露過了，天氣會漸漸寒冷起來吧！這個寒天我將如何度過呢？這幾件單衣服怎能過冬！從家鄉逃出來的時候僅僅帶了這幾件單衣服，別的一樣都帶不出，身上蓋着的這條被單，亦是蒙阿蓮姊仁慈的賜予，照現在的情形，肚皮都難裝飽，那有力量做寒衣呢？將來的寒天，叫我怎能應付？這個地位我實在不能住下去。在這個偏僻的窮鄉裏，我又絲毫得不到學習的機會，這樣對於我是不會有進步的。現在正是我應該學習的時期，我不能將這個時期虛度過，我要學習我所需要的去。前幾天接到D君的回信，他願意給我介紹進一個學習的場所，但是現在還沒有接到什麼消息。我相信以我的毅力，堅決的奮門到底，天無絕人之路，前途定不致怎樣黑暗吧！啊，我熱切的期望着那個機會！」

阿蓮在床上翻了一下身子，床隨着唉唉地响。室內的月光從床前移到門的那邊去，只賸了小小的一線光明。月亮已到中天，已是午夜時分了。雪芳仍然睡不着，而且精神非常充足。她沉思着，漸漸地沉入從事的回憶裏。想起幾個月前所遭遇到的，經歷到的一切——因反抗家庭主持的婚事而出走，臨走時和朋友依依道別。這一切從她的回憶裏跳出來，一幕又一幕地在她腦海裏重演着。

× × × × × ×

太陽漸漸地向西墮，落日的餘暉渲染了半個藍空；一羣羣的鴉雀在樹林上半空中盤旋着，找尋牠們的歸宿；路上的行人匆匆地走向他「她」們的家，眞是歸心如箭；和風輕輕地飄過原野，深綠色的用稻盪漾着。

這是一個初夏的傍晚，雪芳和同學們在路上走着，手裏各提一個籐書包，她們正放學回來，一路上談談說說很是熱鬧。雪芳在一羣裏話說得頂少，脚步迂慢，漸漸地落在人羣後面。她的堂妹仰芳，和一個感情和她很親密的朋友文英覺察到了她底態度，就落後下來和她走在一起。雪芳憂鬱的臉呈現在她們的面前，她們已領悟出是怎麼回事了。仰芳就拉住了她一隻手臂，低低地友愛的叫了一聲「姊姊」，接着亦默默然，眼睛望着前面的路說不出什麼來。文英把一隻手搭在雪芳肩上，親切地對她說：「雪！什麼事使你這樣憂鬱？或許因爲前幾天聽到的那件事吧！我勸你不必這樣，徒自苦了你自己，於事實並沒絲毫裨益，如果那消息是確實的話，那你只有堅定意志，照你預定的計劃做去，絲毫不能感情用事，你要以理智克服情感！那吃人的禮教是不會憐憫你的！」

仰芳接着也對雪芳鼓勵着說：「姊姊，英的話是對的！你用不着猶豫不決，你要運用理智，不能全讓感情支配着！你不能受環境征服！那件事你是十二分的不滿意，而且那件事是不合理的！那麼，你爲什麼用得着躊躇呢」？

雪芳默默地跟她們的脚步走着，她的心起了一陣陣痙攣，思想在矛盾中苦痛掙扎着。文英瞭解到她的心境，深切的說：

「這並不是我們自私，只顧爲了自己的利害得失計算，要知道，你雖然犧牲自己而那樣做，但是，人們並沒有得到什麼益處。這和烈士的殺身成仁那種犧牲根本不同！你如果不聽從人們那樣做，試問人們會受到什麼損失呢？「在家從父母，……」這句古語並不是完全對的，要相度在什麼情形之下，並不能一味盲

從。你不要受她們這句話的壓抑！這不過是在封建制度下專制的人們利用以作束縛婦女的工具，而且也是一服麻醉劑！向來的婦女總是中了牠的毒，以爲這樣做是榮譽的，雖然是犧牲了自己。這完全是女子好慕虛榮的弱點。這教條是最殘酷，最沒人道，在這「統治者的鎖鍊」之下，不知斷送了多少懦弱的女子！我們正生在二十世紀的現代，人權發達的現時代，我們有婚姻的自決權！我們要認淸時代，負起時代給我們的使命，解除數千年來婦女的桎梏！難道我們不可以做家庭的叛徒，而應該做舊禮教的犧牲者嗎？這未免太沒人道了！你是個受過新時代洗禮的人，難道這一點也不明白嗎？你的理智應該淸醒些」！

暮色漸漸蒼茫，鳥雀在樹上鳴噪着。幾輛脚踏車急劇的駛過去，路上的行人都很急促的走着。雪芳深深地感動，她感激這友情！她有點嗚咽的說：

「英，你的話是對的，我深深地感激你們的友情。這些我不是不明白。但是我的處境比任何人不同，我從小就死了父親，由母親一個人撫養大的。那件事以現在人的眼光看來，是不合理的，毫無疑義的需要反對！但是在我的母親看來却是心滿意足的，她認爲她那樣做是天經地義的。我如果照預定的計劃去反對，給她的打擊未免太大了。她一個死了丈夫的女人，她的一顆受傷的心全寄托在她僅有的子女身上，她一定受不住這個打擊。我的感情，我的良心實不允許我樣那做。但是叫我服從着，我的思想，我的理智又不肯放過我！實在，做一個舊禮教下的犧牲者眞太不值得。唉，這就是我猶豫着，深深地苦惱着的原因」！

文英覺得有點可笑而友愛的說：

「雪！這眞不成問題了。這是很容易解决的。你走後，令堂雖然不免大爲懊惱，或者很傷心失望，但是自有人將她勸慰仰芳是你的堂妹，她一定能夠時時去勸慰她，還有你的嬸母，你的親戚，一定會不讓她怎樣傷心忿恨，而慢慢地這件事自然會冷淡下去。而且你的母親現在年紀並不怎樣大，還有着你的弟弟，亦不致怎樣寂寞難過，假如你順從她而那樣做，還不是不能在她跟前嗎？你此去努力奮鬥，將來如有所成就，等她心平氣和之後，你不是也可以回來看她嗎？雪你所顧慮到的眞不成爲問題，而且也太幼稚了，但是也許因爲當局者迷的緣故。你現在還用得着顧慮嗎？雪，鼓起你的勇氣！要知道，路是經人們踏成的，雖然是一片荊棘叢生的曠野！願你做盲制下的知覺者，我們S鄉女界的先鋒」！

「我現在明白了，多謝你指示我的迷途，我一定提起勇氣照預定的計劃做，如果那是事實的話。我不復顧到一切了」。雪芳堅決的說。

文英和仰芳很興奮的鼓舞着她：「祝你勇往直前，前途無量！一個跟得上時代的人，總是舊家庭的叛逆」！

「願我們一同前進，跟上這個時代」，雪芳也興奮的祝頌說。

暮色漸黑。走到十字路口，將到她們家裏，三個人便互相告別，走向各自的家裏。

夜幕展開着，掩蓋了整個宇宙。暗藍色的天幕上嵌綴着閃閃發光的星星，一鈎眉月靜悄悄的倚在東面，和羣星爭光。啊，神祕的夜，多安靜和平的夜！

在一座古式建築的廳裏，雪芳和她的母親等在川晚餐。沒有誰開口。一盞盞石油燈掛在壁上，燈花微微的顫抖着，從那燈花上射出淡黃色的光，渲染了整個的廳子。啊，多麼窒息的空氣！雪芳雖然仍是一貫近來的作風，沉鬱寡言，但是今晚上臉部的表情却愉快了許多，舉動亦很泰然自若好像是一個幼稚的孩子，一變而爲飽經世故的大人。她的母親靜靜的吃着，不時往視着雪芳的態度，終於打破沉寂的局面，帶着溫和的口吻，對雪芳說：芳兒，從明天起你不要再進學堂了。昨天李家托人來商量，預備在本月下聘，我已經答應了，我担心着那個學堂使你變壞，所以你不能再進學堂。在這幾個月內，你要好好的在家裏學習些家事，做人家的媳婦是要整理家事的，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比不得在娘家做女兒可以隨隨便便；而且也該學點做人的道理，免得將來被人家說長道短。你如果嫁到那邊，能討人歡喜，能博得人家稱讚，那就是孝女，你娘亦放心，可以有點安慰，不枉我二十年來辛辛苦苦撫養的功夫！自從十年前你爸逝世，我就心灰意懶，感覺人生的無味，如果不爲了你姊弟，早已追隨你爸於泉下了，那有活在這個苦惱的人世！我希望你姊弟都長成，早早成家立業！這是我唯一的期望！一股希望之火在這婦人的心田燃燒着，臉上微微發光笑容在那蒼縐的臉上蕩漾着，掩蓋了本來的衰老。

雪芳的心被痛苦輾軋着，她深深地受那些可憐的話語所感動，她同情那未老先衰的母親。同情心和反抗心在她腦裏交戰着！現實像一隻巨手無情的搗揉她的心。

夜，是多麼柔和，多麼幽祕的夜！雪芳倚立在走廊的柱邊，抬頭望着那幽祕的夜空，一切的一切在她腦裏迴旋着。文英的話語在她耳邊响起來，那深刻的話語竟逾過了一切攢進她的心，她記起了文英的話。那友情，那鼓勵，像一隻手把她從矛盾的痛苦中拉出來。血液在她體內沸騰着，未來的希望把她引誘着。「爲了自身計，我一定那樣做。我不願做舊理教下的犧牲者，我情願做一個叛徒！我要和這萬惡的制度戰鬥！她堅決的說。希望之火將她燃燒着，她憧憬那未來的前途。

曙光透進了死寂般的世界，大地上籠罩着一層輕紗

般的霧，土地微微濕潤，含着多量水份的空氣，露出森森的寒意，雖然是輕輕飄過大地。這是鄉村初夏早晨的原野。

這時，原野東面一條寬坦的路上，雪芳穿着一件藍布旗袍，脅邊挾着一個不大不小的紙包和仰英在那裏走着，這是一條往P地必經的路。晨雞淸朗的啼着，鄉村漸漸地落在她們後面。雪芳常常回頭用惜別的眼光望那遠遠的龐大的建築物，那是她的家屋，一面傷感的對仰英說：「我離開家鄉了。我或許還不十分無情吧！因爲我心裏還留戀着那美麗的，無情的故鄉咧」。

仰芳緊緊的挽住雪的手臂，一層惜別的陰鬱情緒籠罩着她，她有點害怕傾刻別離，心裏很是難過。英雖鼓勵着雪離開故鄉，但在這將離的頃刻心裏却未免有點黯然。她極力鎭定自己，恐怕引起雪的傷感。「雪。願你此去創造出燦爛的成績，用你堅定的意志無限的熱情，築起一座抵抗舊禮教舊制度的堡壘！從艱難的環境中奮鬥成功，開出來的生命之花，才是絢燦的」！英充滿了興奮，激動的說。這激動的話語在空中盪漾着，征服了各個陰鬱的情緒，熱情又充滿了她們的心。

太陽從雲堆裏擠出來，現出光明的異彩，熱氣射進了大地，却除了淸晨的涼意。雪芳感激而興奮的說：「我一定那樣做，我一定堅強的奮鬥到底，爲了我自己，爲了整個婦女解放的前途，爲了這偉大的時代，我願至死不屈的奮鬥！爲了澈底婦女解放，讓我們所有的智識婦女起來做她們的橋樑！負起時代給予我們的使命！讓我們緊緊的團結着，完成我們的任務。我現在雖然是要離開你們而去，但是我的精神却和你們的永遠結合着。仰英讓我們互相鼓勵着策勉着」！她的熱血沸騰着心的跳動使人能夠聽到。太陽光照在她的臉上，更變得緋紅激動。英心裏更是加倍的興奮，她從來沒有見雪這樣激動，堅定過。仰也同樣的興奮着，感動着。這興奮的熱情驅散了別離的傷感。

她們互相祝福着。雪終於和她倆握手道別。含着充分熱量的陽光將她浸浴着，溪流在她旁邊靜靜躺着，和風不時飄過大地。她大踏步走向那遙遠的前途。

× × × ×

月光偷偷地已不知在什麽時候溜出這房裏了，窗外只見一片白茫茫；虫兒們的爭吵聲也不知在什麽時候停止了，空氣是多麽靜謐！

在這安靜的空氣裏，雪芳却分外的興奮激淌。那勇敢的往事的回憶驅散了她那灰色的情緒，帶給了她無限的奮鬥底毅力，這富有刺激性的回憶實在是一帖興奮劑，她又堅強起來了！

「我不能拋棄這裏啊」，她堅定地對自己說。「我不能因物質生活的不夠享受而離開這裏。我近來的思想眞有點錯誤，我已經忽略了人生的眞義而趨於追求物質生活的享受。無論這裏的環境是多麽窮困，總之，這個偏僻的原始的鄉村是值得開化的，那原始的天眞不是會使我有時很感動嗎？我不能離開這裏，至於冬天，就是一件破棉衣我也要過下去。我一定要啓發這些簡單而天眞誠摯的人們，尤其是那些孩子，不管我的力量多麽渺小」。她想到這裏，那些孩子們天眞的臉，活蹦蹦的舉動都湧上她的腦膜。雖然那些都是很襤褸很瘦黑的孩子，可是却都是很親切。「我一定要將我的力量貢獻給人們，不管是怎麽個機會，我不能這樣的捨棄這些人們尤其是阿蓮姊，而高飛，希冀那個人英雄式的成就」。回顧那已走過長長的路，她覺得一點也沒有錯。但是她詳細檢討着自己近來的傾向，覺得錯誤不過。

「我在這奮鬥的中途怎麽會動搖起來呢？那種好高騖遠的脾氣是必須改過的最近的事實證明那過奢的希望是不能實現的，D君的沒有來信不是一個證明嗎？處在這個地位，要得到充分的物質享受是不可能的，除非和家庭妥協去」。想到這裏，她記起了家鄉的環境，尤其那吃人的禮教。回家去嗎？她禁不住打了個寒噤。「啊，那是多麽可怕的事呵」！她不禁低低地叫了出來。

「原來我近來竟在走向墮落的路了，小資產階級那種卑怯的不堅定性在我體內作祟了，我險些爲它毀滅！我一定得摒除這小資產階級傳統的劣根性，這種動搖不定。啊，我一定再放出點毅力脚踏實地的奮鬥下去」。

她覺醒了，她堅定了，因此她的心境也和夜一樣平靜了。她帶着堅定的平靜的心慢步進入睡鄉了。

——寫完於一九四三，八，十一日晨。

一個新女性的歸宿

席明

一個朗爽的初夏的中午，我和着麗去探望相別了二年多的同學霄君。

依照着抄給我的地址，我們找到了一幢建造得非常精緻的西班牙式的小洋房，麗搶着去按了電鈴。來開門的是個打扮得妖形妖氣的中年婦人，（後來我們方知是傭婦。）在我們說明了我們所欲見的人後，她帶着一種瞧不起人的眼色，叫我們等在門口。而她大概是去通報她的太太。經過「通報」後，我們被引進在一間小客廳裏相候，而據說霄君是午睡了。

客廳的佈置是富麗極了；只是壁間掛着的油畫和着中國的古代木器却顯得很不和諧，不過我們相對的看着自己穿着的凡布旗袍，覺得這二個窮措大坐在這樣地方却顯得更不相稱。

大概這樣默默的等了半個多鐘頭，一位臉孔淸瘦的穿着鮮艷的紅花旗袍的少婦進來了，起先我簡極不相信這會是別了二年多的霄君。

「眞對不起，要你們久待了！眞對不起！」銀鈴也似的聲音一些也沒有變。

「好說，好說，自己同學還客氣些什麼呢！」還是麗會客氣幾句。

經過了些世俗的客套以外，我們的談話無法使我們更接近，我覺得二年不同的生活把我們眞的隔開了。

「聽說你的近况也……」霄把我們邀請到她臥室裏後，麗不禁大胆地首先觸到了她的傷口。

微笑像霉天雨隙的陽光，馬上在她着白的臉上消失了，我的心裏也突然湧起了種從未有過的感覺；有點黯然，更有些沉重。而麗却用帶追問的眼光，緊緊的望着她，臉上沒有一絲笑意，像教師樣帶着責備的而又愛護的意思。

「是的，過去華的話沒有錯，這一生我怕就這樣完了……」她嚅嚅的吐了一句話後，跟着是長長的嘆息和沉默。

沉默使我的思路回溯到二年前：那時我們大家都在一個中學校裏唸書，霄的成績是特出的優異，而且又肯做事，學校裏同學會，校刊之類差不多她都負着大部份責任，而且常常勸同學多閱課外讀物，介紹給我們許多新文藝書籍。記得有一次我一連二次沒有如期看完書，就讓她大大的數說了一頓，而且還氣得二天沒和我講話。這時候她對自己的前途抱着非常美好的理想；她計劃怎樣升大學，怎樣把自己貢獻給文學界，怎樣……當時好像不知是誰常常警告她「別太理想，世間的事常常不會使你如心合意的……」於是她馬上回說「是的，可是這祗是對環境屈服的人們才如此，對我，命運，環境都不能决定我的一切。」

………………………………

「這也不見得，你還正年青，只要肯努力，你的生命正有着開花的時候！」堅定的語言從麗的口中爆了出來，同時也拉回了我的深思，我想找幾句安慰的言詞，可是却連一個字也講不出。

「我眞覺得慚愧，是的，我還年青，未來的日子正多，我正應該掙扎，可是不知怎的，我却沒有勇氣，我不知該怎樣克服環境。

「記得過去在中學裏的時候……還說什麼呢？過去的讓它過去吧！」

「那末，未來的你可有準備了嗎？」麗還是不肯放鬆一步。

「這……」顯然霄是不能回答她的問題，爲着免得使大家過份難堪，我終於也講話了：

「霄君！我們相別已二年多了，關於你的情形我們除了華零零碎碎的告訴我們一些外，什麼都不知道，你可以講些給我們聽聽嗎？」

「是的朋友！這二年來對我的變動是大極了，好像是十年廿年的事一樣，特別是近一年多來，每過一天，我像是過了一月，過了一年樣的遙長，歲月對我變得只是一種消磨青春的東西罷了。

「美其名，人家稱我做太太，銀行行長太太，然而，其實不過是個變相的長期賣淫女罷了，我沒有一絲身份的自由，卽使回家去看看母親也不大可能。而平時又要受婆母和小姑的閒氣……」

淚水爬滿了她的眼，而我們的臉上也像添上了層濃霜。

「是我中學剛畢業而預備進大學的時候，父親突然死了，這一個突變使我們全家的經濟發生了問題。下半年，我就在母親哀求，弟妹嚎哭聲中答應了我自己的婚事，於是我像似美麗的畫眉樣被關進了美麗的金絲籠裏……可是明！不這麼辦，可又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呢？」

「我也曾三翻五次的拒絕過，可是爲着全家的生活，爲着弟妹們的教育費，爲着有一筆巨額的聘金，我終於乖乖的自己跳了進去……

「我沒有忘記我學生時代的雄圖，我也曾想用我的全力去換取最低的生活，可是却還有着年老的母親，和着還未成年的弟妹們的生活怎辦呢？社會沒有給像我這樣人的職業，卽使有也沒有給我合理的報酬。那末叫我不像綿羊樣屈服，難道叫一家人都去喝西北風嗎？」

一種久積的無窮的尤怨和眼淚像決堤的河水一樣瀉了出來，越講越多，越講越悲憤，殘酷的現實的陰暗面使我們憤恨，使我感到哽塞，哽塞得我連嘆息也嘆息不出聲音來。

是的！朋友沒有錯，更沒有自甘墮落，父親的死，家庭的重荷，粉碎了朋友的雄圖，現實的陰暗粉碎了多少姊妹們美麗的完整的夢。

無聲的靜默，使空氣增加了濃重的不可分解的悲哀，使人感到有鉛樣的沉重氣氛緊壓在心頭。

眉頭緊縐着，她好像嚼着苦胆似的重重接下去說：

「他是個比我年齡大了十九年的，像父親樣的丈夫，而據說是……是爆發戶，討我的時候，完全是爲着我的容貌。

「而脾氣又是頂壞的，自從華來看我一次後，就不准我出去，也不准再有男人上門，怕是我交男朋友，可是他自己却……

「家裏因爲窮點兒，怕我偷送東西過去，也不准我常去。而近來，因着小姑的撥弄是非，書也不讓我看了，說是會引壞人的，而掉來了些線裝的烈女傳之類的東西……」

淚水濕了她好幾塊手帕，我們二人也潸然的對這個二年前抱着勃勃雄心的同學，不知道該怎樣來安慰和鼓勵！

天氣也不知在什麼時候變壞了，黑雲凝成了一塊鉛版也似的一動不動的貼在天空，窗外樹枝上烏鴉在鳴叫着，看着這種天色，使人心裏更沉重了不少！

經過了一次更長沉默以後，大家像是有傳染性的都先後喝了茶。而霄君也好像比剛才平靜些兒。

「別太難過，你應當留心你的身體，慢慢你會生活得好的。」我不相信這會是我講的話，這種不關痛癢的官樣文章的慰語算是什麼呢？我後悔我的多言。

「很難！很難！以後的日子終是黑暗，陰慘的事，除了凄涼與暗淡還有什麼呢？無論那一天，對我是多麼空虛無聊和枉然呢！一點鐘，一點鐘消磨過去的時間是多麼無謂，多麼凄滄而辛酸呢！未來的日子，對我，和過去的，現在的有什麼二樣呢？我只不過是一步步走向我自己的坟墓罷了！時間對別人，能醫好創傷，能抹去一切；但是，對我，却永遠抹不去已經刺透了的心上的痕跡！」

「離婚」一個念頭，慢慢在我腦中明顯起來，可是我却沒有講出來的勇氣，我覺得我還太輭弱！

「不過你也不能盡望絕路上想，像你自己從前所說的一樣『環境對一個人的限制是有限的。』而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不斷掙扎奮鬥的力量才是無限量的！」

「霄姐！明的話是對的，求生的力量是無限的，像你一樣遭遇的姐妹很多，比你更困苦的也盡多，而不見得放在她們面前的盡是絕路，卽使是絕路的話，我們也應用力開出一條大道來，而何況你……」

「謝謝你們的好意，只是恐怕我已沒有開路的力量了！我只有傷感的份兒……怪只怪我的父親死得太早了……」

「不過你自己常常傷感，對你的身體……」

「是的，我知道，反正活着又有什麼意思呢？誰還高興管身體不身體；不過哭也並不能安慰自己，我不過借着它發洩一下自己的鬱積的憂悒罷了。

「我常常歡喜自己在靜夜回憶自己的黃金也似的兒時，在這種做模着自己逝去了青春的尾巴的時候，往往會產生很多美麗的幻想，唯有在這種幻想的時候，我才能得到些微樂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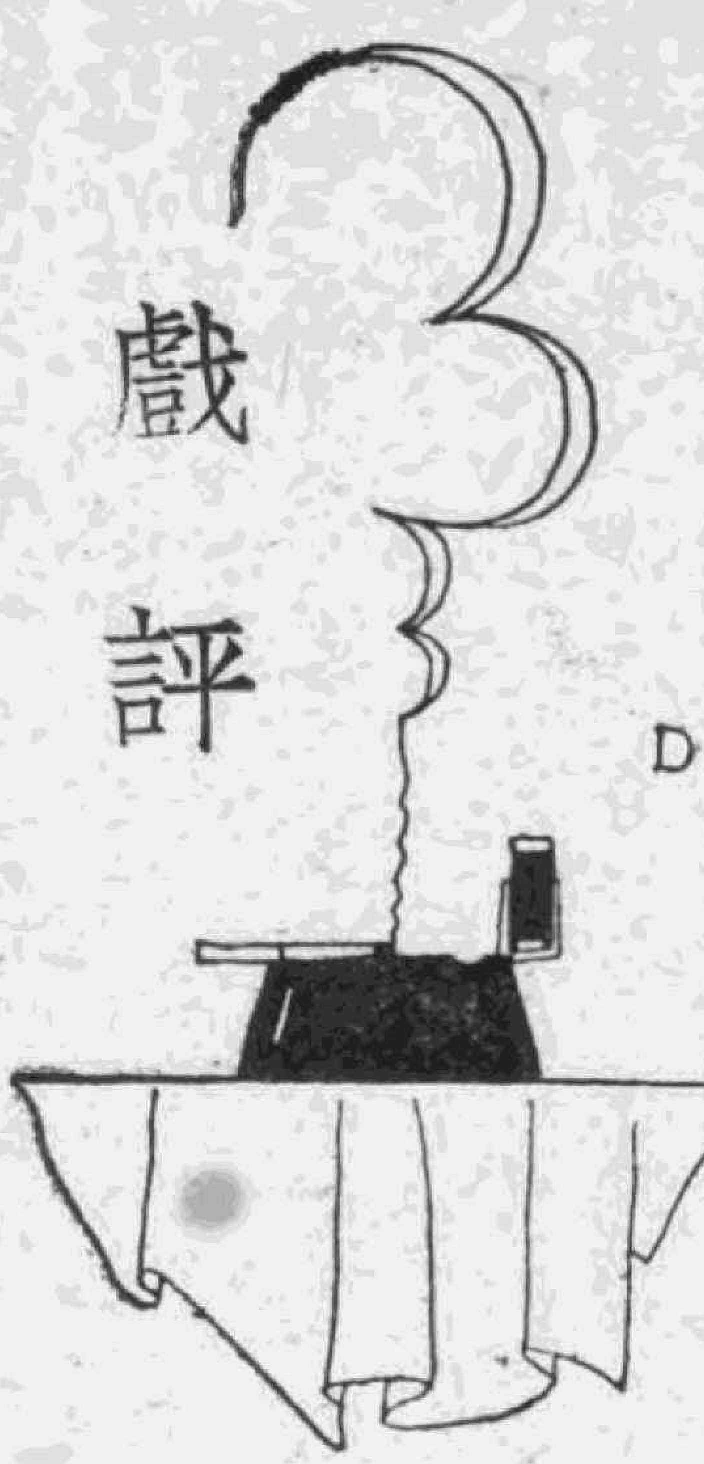
「可是這種樂處，却是建築在毫無根據的幻想上，這種虛無的樂處和毫沒實際的幸福，給予你的只有更大的苦痛！朋友！希望能拿出些勇氣來，像在學校時代一樣，你能走的路還多，爲着自己，爲着給下一代的榜樣，你應該勇敢地跨出你的脚步！」麗站了起來，勤懇的勸慰她。

「可是現在已不是求學時代了，那已是離開得多久多久了……」

帶着沉重的心，在互道珍重以後，我們辭了出來，我們大家都覺得有一種異常的東西壓在我們的心頭，我們感到窒息的難受。

踏着剛被雨洗過的柏油路，沉默了一陣後，我終於輕輕喊出了「離婚！」「離婚！」可是麗却帶着傷感的無可奈何的語調接下去輕輕地說：

「不會的吧！一個被憂愁，被現實的困難消損了心的人的生命是不會再生的！」



北京人與京華塵夢

麥耶

一 北京人

看北京人回來的第一個感覺是嘆息如今劇壇的人材是太零落了。在劇本荒，導演荒的劇壇，演員其實也是鬧荒的。（當然，這裏所謂演員是指在水準以上的，至於一般上過一兩次台，糊裏糊塗鬼混的「演員」，是不會患荒的。）

很遺憾地我沒有看到上次劇藝社演出的「北京人」。對於話劇（其實電影何嘗不如此），人們總存在着一個觀念，也許這是偏見，就是：「今不如昔」了。即使我沒有看過前次的演出，然而我得承認我存在着這個偏見。我追悔沒有看見過英茵的曾思懿，這不是一定說孫景璐不如英茵，至少孫景璐的合作者是與前次相差頗巨的。

我想不必再指出北京人劇本本身的優劣了，因爲這已經有過許多高見與定評，我只是要指出兩點，這兩點是我所特別深切地感到的。

第一點是：曹禺在「北京人」中所表現的生活，他是多麼熟悉，對於人物性格又把握得多麼深刻！一個正在衰微沒落中的大家庭的生活，一羣腐朽，寄生的人物。同時他又在這個灰色的家庭中，安放了一個原始性的北京人，強烈地反襯出現代人類的懦弱，苟安，賴賭，無能。當然，曹禺的眼光是遠大的，炎利的，他決不是「回返原始」式地崇拜北京人，而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這一羣灰色懦弱的現代北京人的下一代——曾瑞貞；就是在他所否定的一羣人物中也有一些優秀的，尚肯上進的份子，（如愫芳）曹禺給她以爭取光明的機會。除了啞吧北京人，「北京人」中每個人物的性格都是凸出的。我想這一點該是值得爲一切後進的寫劇者好好地揣摩學習的地方。有些劇作者明明是自己把人物性格寫得失敗了，却接一連二地寫些「我怎樣寫××」之類的肉麻文章，自吹自擂地標榜自己是「寫人物性格」的，其實，作品是貨眞價實，寫得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不見得死人會給你吹得活過來。況且，抹殺別人的意見，不屑地以爲是「瞎子摸象」，這種倨傲氣態不是一個初寫劇本從事創作者應有的態度！

其次，我以爲北京人在曹禺創作生活中，是一個甚爲重要的一個過程。很明顯地，我們可以看出，曹禺寫北京人是受契訶夫影響很深的。在北京人以前，曹禺的一些劇作中，尤其是雷雨，日出，原野，戲劇的氣氛非常濃厚，節奏完全是戲劇的節奏，因此，有人覺得太缺少現實性了。在北京人裏，曹禺自己也已感到這一點，他盡量減少這種戲劇的成份，學習契訶夫式人生的節奏，雖然場子不覺亂一點，但依然還是成功的。最明朗地顯出曹禺受契訶夫影響的，是北京人的末二幕。

孫景璐的確是一個有天資的演員，然而我始終感到

他底境遇太壞，缺少良好導演的指示，受中旅的影響太深。仇銓與王琪，也是此次演出在水準以上的演員。其餘差强人意的很少，尤其是陳漢清的袁任敬，一付寒酸相，旣無學者風度，也不夠充滿朝氣。

二 京華塵夢

很多人說，京華塵夢與沈潔先生前一部作品一線天同舅，是模仿北京人的。然而我却爲沈潔先生叫屈，固然，一線天中不會模仿的成份，可是京華塵夢却與北京人一樣，受的是契訶夫的影響。要是京華塵夢比北京人早問世，不識那些人是否會說：曹禺寫北京人是受京華塵夢的影響？

最易爲人指爲模仿北京人之部分是京華塵夢末一幕，劇作者企圖以空氣來壓制觀衆。其實，與其說這部分是太像北京人，毋寧說這一部分太使人想到契訶夫的櫻桃園了。

京華塵夢是張恨水金粉世家的改編，但却使人以爲這是創作。的確，這一次的改編是較諸前幾次張恨水作品的改編遠爲成功了。它摒棄了張氏作品中一切惡劣之點，同時又顧全了原著而提高了它的素質。本來，一個好的改編，應該等於創作，就是以原著的素材，加以再創造。這樣，第一步工作便是認識與理解原著問題。

沈潔先生是相當瞭解張恨水及其作品的。張恨水的優點，是對於生活的熟悉，感覺的細膩，因此讀他的作品彷彿有一股細緻的流注在心底，一種人情味的親切感。他的缺點是囿於生活，爲他的主觀意識所限制，對於所熟悉的生活缺乏一種提鍊與選揀，因此所表現的不免多着一種兒女私情，情節遂流於庸俗。可以說，張恨水所表現的生活與人物是有其現實性的假如能好好地加以注意，他可能創作一些成就的作品，可是不幸，他爲意識所限，他的世界觀，他的創作方法，却引他的筆往鴛鴦蝴蝶派裏一條路上去。

由於改編者認清這一點，因此他的選揀素材工作，表現在京華塵夢中是成功了的。他把金粉世家中以金燕西與冷倩秋戀愛爲重心的，在京華塵夢中轉移到一個大家庭的崩潰上去。這樣大大地提高了原著的素質。所可惜的是：改編者沒有進一步的啓示出這個大家庭之所以崩潰沒落的原因。這樣京華塵夢便缺乏一個明朗的主題。

是的，金粉世家中，低級趣味的噱頭，遠遠地退到了後方，而吸引讀者注意的，是金家幾個人物個性的門爭糾紛了。這裏，我不否認金粉世家中有人物個性的糾紛，但是，得指出的是，這些人物的個性是很糢糊的。不談原著，我們看京華塵夢罷；頭一個金總理落筆之少與金老太太寫成一個篤信佛教，看破紅塵的明白事理，思想明澈的老太太，使這個大家庭崩潰中，缺乏支持舊制度的黑暗腐朽的一面，影響到前面所指出的大家庭崩潰沒落的原因。同時，金鳳舉在末一幕留戀老母，與前二幕花天酒地，盜用公款金屋藏嬌等行爲在性格上不統一。而最重要的一個人物，冷清秋的澹泊明志，看佛經，有出世思想，這正是張恨水小市民式的世界觀之不健全的消極表現，改編者在這裏，應該加以批判的。

由此，我感到京華塵夢的成功。有兩點，一、是提高了原著的素質。一點是把小說改編爲劇本的結構上的成功。很顯然地可以看出，改編者對每一幕的結構都經過細心安排的。因此在演出上，頗有戲劇效果；節奏生活化而又緊湊，這一點，導演之功是不可抹殺的。

我以爲，假使把末一幕緊縮併入第五幕，這個戲也許更緊湊一些。金燕西到白秀珠的遺棄頹然歸來，目睹人去樓空，相伴唯一老僕而已，則寂寞悽涼之感，也許更較現在演出的感動人。

卽使有人說，方君逸導演是戲的手法過舊了，然而我却覺得較之大鵬山，他導演京華塵夢的態度遠爲正經多了。每個下幕都緊湊得很，比如第五幕等。

演員態度的嚴肅，也是近來劇壇所少見的。據說其中有不少過去是業餘劇人，雖然第一場顯得比較怯弱，大致成績尚在水準以上。淸錚第一幕較怯，後幾幕戲逐漸演出來了，尤其是第五幕出走，表現得很深刻。至於衞禹印，似乎受導演的影響很大，內心情緒，在末一幕是表現得不夠的。竹君、尹靑，劉基戴耘等都穩練。端木蘭心尚不夠姨太太型。李宗善也不夠交際花型。還有飾金總理的江山，缺少威嚴與氣派，不脫其本來面目。

最後一提的是舞台裝置有統一的風格。

體型和毛線衣

衣服的基本功用在保護體溫，此外若在美術上講求，第一應注意自身的體型有無缺陷，屬於瘦小還是胖大，今略述於左：

（一）肩狹肺部不發育者　應穿緊腰，漸上逐次加針，胸前飾以絨線球二隻。織肩部時，先挑出二十針或三十針（視絨線粗細而定），織成二寸長的方形，然後連上兩側，繼續織下，每到一排末尾增加一針，直至齊臂下，再改用四根針織，此後間三排收一針，使袖與腕緊合，於是顯得肩寬且能不足肺部的缺憾。（如左上圖）

（二）體高而瘦長者　最好利用不同顏色的毛線，兩色或三色，取其色澤鮮明而互相調合者。自腰而上，每隔一寸或一寸半更換一種顏色。使成橫紋圖案，這種圖案，可以增加身體的闊度，減短身體的長度。（左下圖）

（三）上體肥大者　上體肥大的婦女，多半胸部發育，所穿的毛衣，應取合體，不可過於寬大，否則更加增胴部的寬闊。編結時，最好週身用三針下二針上的針法，因爲此種針法，非常合體，能顯彰體格的美點，而且這種針法形成暗花直紋，對肥胖者是有益的。（右上圖）

（四）削肩者　照普通毛衣織法，圖案採取方格式，因爲方格圖案，顯得身體配襯，增加美觀。再於織袖子時，肩的部位多放針數，使其膨起，這樣就看不出削肩了。（右下圖）

以上提出四種基本的身體缺點型，至於體格優美的婦女當然無論何型的衣服都可穿着，而多數的人，體型總有些缺陷，現在乘此金風送爽的秋季，介紹幾種毛線衣樣如右，以備參考。

信箱

編者先生：

　這裏不客套了，總之，我是女聲的每期讀者。我從這裏得了不少知識；並且我的友人們也間接得到可貴的知識。謝謝。

請求您能解答我，看似平淡的問題：

事情是這樣的，我與一個同年的男子相愛於四個月以前；在這四個月以前的三四年中，我們本已相識了的但沒有相愛，並且一些也沒有想到有今日的可能。最近我覺得他以前給我的印象很好，他雖是一個商人，但私生活相當嚴肅，煙，賭，嫖，均不入，只稍爲吃些酒，並且也常常想戒除已有相當成効。業餘的時間，除了看些文學作品的書之外，則與知友把談，決不如一般商人。性情呢是有些暴燥，但只消事情弄明白後，馬上就會無事的，總之，感情相當豐富；並且他自己也知道這缺點，常想改正，現在除了不無名光火之外，似乎不大成功，他煩愁着。這以上都是在我們未相愛以前細心留意到的，所以我以爲這裏面決無做作的成分（因爲一般男子常常在戀愛時，故以做作，以後一反前態的很多）在內。

　一、他厭惡自私的人們，二、他也厭惡富人們的驕奢，三、更厭惡友輩的納妾，四、男子的專責女子守一面貞操，他也大不贊成。

　他這許多態度，我都從間接地聽到，五六年來，從無二樣過。爲什麽要特別提這些話呢？（一）因爲我最怕自私的人，自私的人永不會替別人設想。（二）我家非常富有，一般貪圖財產的人，他的出發點的不純正，那末愛的基礎也就非常脆弱了。（三）父親的納妾，招來的許多實例，我已看怕，所以我非常恐懼這點。（四）一般專責女子應該守貞操的男人，往往就是不守貞操的男子。現在我對這些似乎都用不着担心。問題的焦點是：

　母親與父親，他們很希望我能嫁一個富有的丈夫，總之是要門當戶對，如此結婚時他們可以大出風頭，用些錢不要緊，以後說起來他們也會因爲如此而覺得不虧待女兒。還有許多別的想頭，總之，是封建的思想吧了。我當然不會貪圖這一時之榮（？）而丟棄他的，然而他呢，常怕我軟弱而屈服於父母，並且他又不贊同出走，他說只要我們能向他們爭取，成功是有把握的。他的「怕」確沒有空怕，因爲我確在彷徨，聽從父母之命呢？還是反抗父母而投入他的懷中呢？我雖活了廿四歲但我軟弱沒勇氣向父母開口，我一想起這些我憂愁不堪，只有在他的有確信的面前我才稍舒愁思。請您爲我解答這個問題，則感恩不淺矣。

　（再他也能負小家庭的經濟之担，並且他在以前也對我細細從旁留心過的，所以他知道也非常眞切，我也決無做作之處。）

　　　　　器敬上

器女士：

　以客觀的地位來看，你們一對情侶眞是相配極了。

　我們認爲你的父母親前不會有什麽大問題，天下慈愛的父母，沒有專用威權禁止男女互愛的，他們何至於那末愚蠢呢！要知道「結婚」在現代人看來是一男一女個人的私事，並不是父母在嫁女兒或在娶兒媳。雖然父母有干涉的義務和權利，可是他們應該處處爲兒女打算的。

　結婚的儀式，應當依環境而定。以行婚禮來「大出風頭」浪費金錢，不但是倡行節約的現時明認爲應該打倒，就是任何時候有這種思想的人都是不對的。做父母的要想不壞待女兒，不是單單給她嫁給有錢的人，像做筆賺錢生意一樣便算完了。如此你所交的男友，他們有什麽理由反對呢？

　你爲何勸你的男友和你出走呢？出走是對家庭反抗的最後一堦段，以你的立場，我們認爲決沒有到出走的地步，只要你們的客觀條件都已解決，眞是成功必有把握。年青的女孩子！不要顧及那麽許多了，你的意志要快些決定，不可再三心兩意了。你旣是被父母寵愛着，他們定會同意你的。專祝

快樂

　　　　編輯室

× × × × ×

編輯先生：

　女聲是我摯愛底讀本，牠能使一輩懦弱底女孩，認淸目標，不爲金錢物質底引誘，而失去純潔天眞之靈魂。同時牠在書之內容中，又處處呈現着女性底才能學識。使那輩數十年來，蔑視我們底男子，至今才知道，女子底才能，學識，和他們站在一條綫上。幷不比他們差到多遠，這是我們値得向女聲感謝！

　先生：我是一個剛成年底女孩，十七歲時，在滬地某女中求學，後因環境之關係！而遷往首都，攻讀無線電學校，畢業後，因乏人介紹職業，定頓在家，後又去攻讀日語，高級畢業後，又定守在家看管門戶。

　終日度着那無聊底歲月，含着辛酸底淚珠生存：因我慈愛的母親，在我五歲時，已離別我去—死—

　現在底母親呢？只具有一個時代女性底型：她是極反對女子求學的，她底腦海中只映着，女子無才便是德底諺語。

　記得上月間，電報局找攷女事務員？我即偷偷地去應試，僥倖得很，我竟亦被錄取在那寥寥數個女事務員中。

　我即瘋狂的回家，告訴她我已攷取電報局之事，她聆了，極不樂意，冷冷地說了一篇不倫不類之話。這種談話底思想，當然是缺乏學識之故！但她不能決定我的事務，因我的事全由父親作主，巧遇父親不在家中，因我父親在外省服

務，每月必返家一次，後來父親回來了，聆說我要去電報局，卽說：你明天先去看局內之待遇及事務，但不要確定，回來再決定吧！

下午我已把進電報局底手續辦妥回家，父親問明局內之情形後，問我願意去否？我說反正閒得無聊，願意去。

父親就解說單身女子在外服務之苦楚，及無後景之憂；後來，他叫我今攷慮一下，明日再決定。

天哪！父親定受了她底慫恿；不然何故？不讓自己的女兒，度些自由逍遙底日子呢？雖然，父親答應三月後，定給我找事。

—因今家中無人，母親又須常去父親處，等氣候涼時，母親返家鄉去，找個人來替我們管家—

但三月後，能否實現尚在疑中；本來，我想藉此機會，和家庭掙扎一下，以決定我今後底新生；可是，目今社會底人們太殘酷了！像我這樣纖弱底孩子，既不諳悉世故；對於人與人之間底假面具，又不大清楚，萬一在外受了怨恨，家中是不容我了。

所以只能又頹唐地，死守在囚獄似的家中！祈望着三月似白駒般！

先生：我是一個有志向底女孩，實在，週圍底環境太惡劣了！加以意志力又不堅強，以致近來變得更消極了！素仰貴刊專解一切困難，今請代為指示—我的新生—不勝感激之至。敬祝

女聲萬歲

忠誠讀者萍敬上

萍女士：

你才十七歲，為什麼要消極呢？

讀着你的信使我們心理上聳起了一個大的波浪，我們想到能夠享有高等教育的婦女，只限於鳳毛麟角的貴族家庭的小姐，大多數的人都不能享有這種權利的。但是這些貴族家庭身的人，她們對於為什麼要受教育，受了教育以後怎樣？有些人竟全然不知，像你的繼母的無知也是同樣的。

因此婦女職業界裏，勢所必然產生一種現象，便是一方面被人玩弄的「花瓶」型，大佔聲勢；另方面眞正想服務的女子反倒無事可做。

你既樂於到社會上去服務，是非常好的現象，不過卻受着家庭的阻力，不使你跨出家門一步。這也是後母在那邊搗的鬼，唯一能了解你苦衷的，目前只有你的父親，所以無論如何應當先求得他的同意，不要弄僵，使他明瞭你在家中的苦惱，和出外做事是為了謀進取。

既是這樣，那末你去那地方服務，也應當預先有一個準備，就是說，態度必須莊嚴，舉止必須落落大方。雖說社會上歹徒很多，可是歹徒所進攻的對象也是些行為不端的黨羣。如果你隨時端正自己，自然不會受他們的欺騙了。切記着！你這次走到職業圈裏，是經過一番反抗的收獲，為着脫離家庭的枷鎖，為着父親的警戒語，望你隨時珍攝，努力吧！機會不可錯過，時間不在等你，你要把握着現實，向父親和後母解說。志向要堅定，祝你成功！

編輯室

× × × ×

編輯先生：

今天向友人處借來一本「女聲」，當我閱讀到信箱時，使我心中起了無限的感觸！

貴刊之出現，無疑地是給婦女們的前途加上一盞引路的明燈，為婦女解決了不少疑難問題，眞是們唯一的恩物。我恨我為什麼早些時不遇見它，要不然我恐不會有日的苦痛和不平！眞是「相見恨晚」！

先生，我有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要請先生幫助我解決它，我是很感激的。

去年的深秋，因為一家的飢寒難以度日，我便決定為了他人犧牲自己，和一個看中我而又有人介紹的富商在非正式的結合下，實行同居，我心中雖萬分不願意，但是為一家人的生活同一個有痴瘋病的同胞纔不顧一切的輿論幹了這可恥的事。事後富商的妻知道了，他要我跟他回家去住，當時我不肯回家，怕的是大婦的虐待，後富商妻的姊姊來接我，我想木已成舟了，祇能跟着他回去。我和他的妻，從不曾吵過嘴，然而所受的冷言冷語比吵架難受。更難堪的是剝奪了自由，卽使穿一件衣服或走一步路，都得聽他的指揮，終日不能離房間一步……總之在我日常生活中，無一事不受他人的監視，我一天到晚沉默無言，和木做的偶像有什麼兩樣呢？

物質上的享受，那比得上來精神上所受的痛苦呢！

先生，人是有靈魂的動物，誰不愛自由呢？為了這些我也曾屢次覓死，但是我不能死，死了之後，我家庭的生活有誰來負担呢？因此我祇能含辱忍羞地打消了自殺的念頭。我現在還祇有十八歲，所受的痛苦，把求生的慾望消除了，不過我又不願意為了這些微痛苦便毀滅自己的生命，我要死得有價值些，我願意用我的生命換取他人的幸福，不願意做塡坑的頑石，我願做引路的明燈……可是我的力量太小，自身的問題尚且不能解着，不是空有這番雄心嗎！我實在想不出我現在應抱怎樣的態度來對付這頑固的家庭？怎樣走向光明的大道。想貴刊素為一般婦女呼籲平等自由和解放的刊物，先生又是一個熱心人，一定能替我這不幸人，被剝奪了自由的受人們奚落賤視的可憐的性蟲，想出一個圓滿的解答的。請先生原諒我實在不會寫信。敬祝

文安

求解答人東方笛仙上

東方笛仙女士：

你所提出的問題，眞是極難解答的問題。看到了你的不幸，痛苦，與悲哀，我們唯有替你嘆息。原則上，我們不贊

成像你這樣一位好勝的女子給人家做妾的，因爲一夫一妻制的社會根本就不應該有妾；但是站在你的立場，我們又不得不佩服你的精神。從爲了「一家人的生活，同一個有痴癲病的同胞，才不顧一切的輿論，幹了這可恥的事」這段話上，我們料想你仍不失一位有犧牲精神有希望的女子。

社會上像你同樣命運的女孩正有着千萬個，這是個極大的社會問題，在社會沒有澈底改造以前，是很難避免發生的。有志氣的女子，將不斷的努力和環境奮鬥，而意志薄弱的人就要被金錢的引誘捲到不可拔身的地方去了。

你所要求我們的非常之廣，比起來我們所能給你的援助眞是太渺小了。因爲我們只是會動動筆桿的人啊！我們沒有力量拿出一筆款項來維持你的家，只能夠盡我們最大的力供獻你一點意見：

你首先坦白的向富商的正妻說明你的苦衷，求她從中原諒，若能向富商商取出一筆錢，此後脫離他們的家庭，也許她爲着自身的利害，肯相幫你成功這事。那時你就可逍遙自在，也不再受他們的冷言冷語了。否則，她若不肯助你，那你還是暫時搬出來住的好。

你今年只有十八歲，正是青春之始；而且你信中文詞和字體都很好，我們相信你很聰明的。望你本着聰明，奮鬥一次。你不是說願意用你的生命換來他人的幸福嗎？那末爲什麼想到自殺？你希望做引路的明燈，我們也有着一顆眞摯的幫助你的心，但是燃點明燈，要從整頓你自己的家庭着手。我們希望有一天你自己的家庭份子不依靠你生活了，或是你能用你的「力」掙來金錢維持他們生活的時候，才是明燈能引路的時候。

成功是要經過沈着的毅力的，祝你努力！

編輯室

× × × × ×

編者先生：

自女聲月刊出版以來，使我增進不少知識，也替大家謀幸福的貴物，尤其如信箱一欄，更使女界造福不淺，使個人不能解決的事，能在最短期內，得一美滿答復，像先生這樣高深學識，又肯誠懇地答復來信，令人欣佩，現讀者亦有一件難事，懇求編者在下期月刊中作一美滿答復，使我感激不盡，現把事例如下：

我是正在享受家庭幸福的女孩子，我有二個哥哥，一個妹妹，妹妹她已訂婚了，她的對方是表弟，（在今年十月裏要結婚了）因爲我們向來親戚，彼此大家來往玩耍，非常和善，在五月初旬，那時天氣和暖，我和妹妹一同往公園遊玩，並向表弟借了照相機拍照，照片印出後，他（表弟）要我送他一張，當時我以爲這照片不能隨便送掉，固執不肯，但他又幾次向我索取，並說我拿了他照像機拍了，送一張也不答應嗎，那時我實無言推却，心想他雖是我妹婿，但亦是我表弟，卽使送一張照片給他，想必也沒有什麼大關係，而況又借他的機而攝印的，因此，也就毫不遲疑，隨手拿照片把紙一包，給他（表弟）拿去了，這樣很平坦地過了一月，突然他（表弟）和繼母發生口角，（因他是過房出來的）一連幾天，彼此，母子間感情，大有變化，而他繼母又是一個貪吝者，因此，他和他繼母，大作反對，但當面是絕不談起，只在背後用言語諷刺她，日後他繼母知道此言語音中，必礙自己，但也不能阻止他，獨自終日愁苦，忽然他（表弟）提起停止結婚，這消息傳人我家母親知道，使老人非常不快，遂命我寫信給妹的對方問問此事是眞還假，（因吾妹怕羞不肯同對方說話通信）我隨卽寫了一封極簡單的信寄給他。據他來信，對吾妹之事毫無關係，不生問題，然而他對他自己的母親（親娘）因我們都是親戚，用了他的利嘴，用了他的妙言，說我贈照片給他，同他通信，更說我在同他戀愛，於是他母親得了他親口說出的消息，向外面胡說逢人就說我不該奪去妹妹的飯碗，這不是笑話嗎？因此頓時怒火上升，我要前去同他們辨個淸正，方出心頭之恨，但母親兄嫂等又相勸我，不准我去，因他們是頗有勢力者，此去定吃虧回來，姑且忍耐，日後旁人終會知道誰的不是，終於我一顆柔弱的心被他們慈悲的勸告阻止了，現在他們的宣佈終止了，外面空氣也漸覺平靜，不過以後如到了結婚日子而停止舉行時，旁人又這樣胡亂說話時，我應怎樣用言語對付他們，辨淸寃事，而況又被他們一口咬住，使我無處下口。故特懇請先生費一些時間，指點我預防對付目標，免得吃他們的虧，如其先生能允許我，給我一個良好的目標，那眞感感不盡了此祝

撰安

愛讀者劍草上

劍女士：

我們以爲這並不是太複雜的問題。表弟不想和你妹妹結婚是他自己食言，不守信。你既認淸他是你的妹婿，又何必怕他造謠呢？

你今年二十二歲，那麽你的表弟和妹妹一定是十多歲，至多不過二十一歲的孩子，能及早解決婚姻問題固然很好，若，再停兩三年也不妨，何必急急於結婚？

要知道，時間是最好的證人，你不必前去辯論，越辯論事情越會擴大。你在家安坐好了，只要心地坦白，日子一久，人們自然看出你的態度來。至於向表弟寫信詢問，爲什麽你的母親兄嫂不肯寫呢？理應你的哥哥出面，這一點連我們都要責備你「多事」了。

簡單說一句，你盡管行之若素好了，不必把它放在心上，以後妹妹再求你，你便請她轉求哥哥去。你自己仍舊照往常一樣，多和你的朋友往來，不再常和表弟在一起便了。

編輯室

餘聲

最近接到一位讀者的來信，信中有一個問題，就是「請告知歌青春先生所作之詩，例如本期所載的『開學』『病中吟』，其好在何處？意在何方」。我們想這個問題的解答不是屬于信箱範圍，而是屬于詩歌批評範圍之內的；但是本刊目前尋不着詩歌批評執筆的人，因此關于「意在何方」這一句我們要求歌青春先生用信的方式自己解答，想歌詩人不會拒絕我們吧！

關于普希金的「吧哈拉以斯基噴泉」一詩，關露女士譯了一半就旅行去了，我們也只好發表一半。在第五期付排時她還沒有回來，現在她回來了，但是沒有工夫繼續下去，因此本期還不能繼載，只好等待下期。本刊的編處不週，望諸君原諒。

發表在本刊二卷五期的一篇韋茵的小說「第一個秋天」最近有人舉發，說是數年前已在「家庭」上發表過，而且有確實証據。想韋茵君乃是一位文人，文人的秉性該是忠實而守禮的，像這種舊稿重投之法似乎不合爲文之道。本刊本疏忽之錯向讀者道歉，並望韋茵君爲着「來日方長」而自愛也！

女聲

工部局警務處登記證（C字第一〇一八號）

第二卷 第六期

民國卅二年十月十五日

編輯發行者 左俊芝

編輯室 上海博物院路一四二號光陸大樓內四九室 電話：一九九一四號

發行所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上海小沙渡路四八九號

印刷者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上海小沙渡路四八九號 電話：六〇一七〇號

每月十五日出版

每月一冊 六元

半年六冊 三十四元

全年十二冊 六十六元

本埠每本加郵資一角 外埠二角

以上價目以儲備票計算。

本外埠總經銷處 五洲書報社

地址：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 電話：九二四七六號

代辦部

漢口	漢口文具社
漢口	中國文具公司
松江	標新書店
松江	大衆教育用品社
嘉興	元大商店
嘉興	嘉華書局
高郵	會文堂
揚州	世界書局
揚州	陳恆和書林
揚州	萬象書局
泰縣	新泰書局
泰縣	業餘商社
杭州	西蒙書店
南通	新民文具社
蚌埠	商務印書館
蚌埠	新新書局
蕪湖	務學文具店
常州	世界文具社
常州	世界教育用品社
常州	中華書社
南京	建國書店
南京	中心書店
南京	新國民書局
南京	野草書屋
南京	大同書局
南京	中央書店
南京	金門書局
蘇州	中央書報社
蘇州	新新書局
蘇州	蘇州文具社
蘇州	新國民書店
蘇州	新青年書社
蘇州	中國鋼筆公司